

新報

地聞

期六十第 卷四十第

- | | |
|-----------|-----|
| 五寄北方青年 | 王芸生 |
| 蘇聯國防之綜合觀 | 曹樹銘 |
| 新羅迦諾公約的展望 | 徐作霖 |
| 『藝術節』 | 張沅吉 |
| 憶西蒙(三) | 長江 |
| 諸子原易論 | 丁易芬 |
| 記楊宇霆(四) | 篠園 |
| 書評：讀清史稿偶記 | 陳登原 |
| 追龍 | 上官豸 |
| 在城市裡(三十九) | 張天翼 |

版出日六廿月四年六十二國民
(記登請呈日三十月十年一十二國民於業報本)
(紙聞新之券立包總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重訂

站名	下行	上行	站名	下行	上行
北平前門	開	到	北平前門	開	到
永定門	開	到	永定門	開	到
豐臺	開	到	豐臺	開	到
黃村	開	到	黃村	開	到
房山	開	到	房山	開	到
楊村	開	到	楊村	開	到
天津總站	開	到	天津總站	開	到
天津東站	開	到	天津東站	開	到
塘沽	開	到	塘沽	開	到
蘆溝橋	開	到	蘆溝橋	開	到
香廠	開	到	香廠	開	到
各莊	開	到	各莊	開	到
唐山	開	到	唐山	開	到
開平	開	到	開平	開	到
古冶	開	到	古冶	開	到
灤縣	開	到	灤縣	開	到
昌黎	開	到	昌黎	開	到
留守營	開	到	留守營	開	到
北戴河	開	到	北戴河	開	到
秦皇島	開	到	秦皇島	開	到
山海關	開	到	山海關	開	到
瀋陽(南滿洲)	開	到	瀋陽(南滿洲)	開	到

北戴河海濱支綫

站名	下行	上行
北戴河	開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到

通縣支綫

站名	下行	上行
北平前門	開	到
東便門	開	到
雙橋	開	到
通縣南	開	到
通縣東	開	到

生黃素與賜保命合行注射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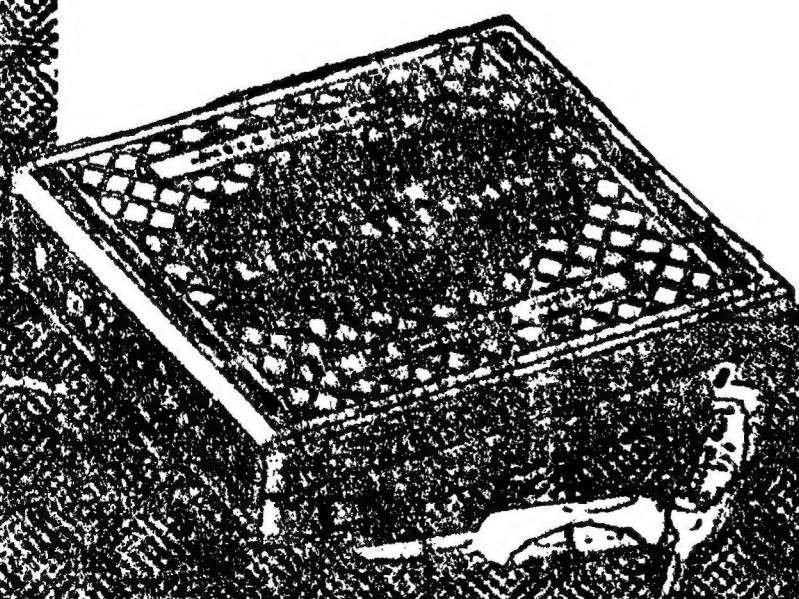
立博賜保命

本品係採取健壯動物之睪丸十字形內分泌結晶體，與鷄卵中提出之純蛋黃素混合製成，不含礦植物雜質，是以毫無流弊，為天然滋補佳劑。

本品之製造手續，極端嚴密，採用貝氏低溫間歇消毒法；故得以不受高熱而保持原有效能。

本品因製造之進步，品質之精良，故功效優異，不論用為滋補或戒烟，均有顯著之功效。

五洲藥房有限公司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十六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四月廿六日出版

插圖

國內時事

(六幅)

國外時事

(六幅)

一週簡評

中日外交 陝甘現狀 川災(一記者)

(一)

經濟談話展望 擴軍新趨勢 西監察計劃實施(素)

(二)

五寄北方青年

王芸生(三)

蘇聯國防之綜合觀

曹樹銘(九)

新羅迦諾公約的展望

徐作霖(一五)

『藝術節』(上)

張沅吉(二一)

憶西蒙(三)

長江(二九)

諸子原易論

丁易芬(三五)

記楊宇霆(四)

篠園(四一)

書評

讀清史稿偶記

陳登原(四三)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 日本「中國通」的對華觀（神戸正雄）……………子修（四九）
日本對俄認識的錯誤（布施勝治）……………紫曦（五〇）
日本大預算成立（大阪朝日新聞）……………楚天（五三）
五強軍備競賽（Hanson W. Baldwin）……………歷樵（五四）
英德殖民地衝突（Augur）……………丹楓（五五）

國際新語

- 托洛斯基的末路（子英）（四九）法國共黨首領——托瑞芝（伯蕃）（五一）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五七）

一週大事日記

（六二）

評論選輯

- 國家治亂緊要關頭……………津滬大公報（六三）
今後之中日外交……………津滬大公報（六四）
四川與廣東……………津滬大公報（六五）
爲四川災民請命……………津滬大公報（六六）

采風錄

國風社選（六七）

凌霄一士隨筆

（六九）

文藝

追龍

上官多（七三）

在城市裏（三十九）

張天翼（八一）

散文：平凡的我……（碧茵）（七四）

文藝新聞：歐洲文藝短訊……（嚴大椿）（七九）

時人彙志（龔學遂）

編輯後記

編者

新新書

〔通用郵票函購〕

國難教育面面觀

胡立民 合編
邢舜田

陶行知題字 張宗麟序言 本書是集合全國愛國志士及熱心教育家關於拯救國難之教育的理論，實地及教材三方面的著作而成，誠全國國民救亡圖存必讀之書。

實價七角 特價：門市四角九分郵售六角二分（連掛號郵費）

震驚一世的名著

林伊文譯

實價四角

從蘇聯歸來 法國紀實

本書是法國當代最偉大的作家安德烈·紀德，於去年遊歷蘇聯後，對該國所作之忠實的描寫；原書甫經出版，即驚動全球，在過去幾月間，已重版至三百餘次。究竟牠的內容如何，這是一般人所渴欲知道的。本譯本係根據其一百〇九版譯出，譯者為譯界名手，深通法國文字，譯筆翔實，自不待言。門市特價三角二分郵售特價四角（連掛號郵費）

美國·杜威博士等編

蘇聯黨獄的

國際輿論

李書勳譯
實價四角

本書為杜威博士等所組織之「政治連繫權保障委員會」所編輯，其中搜集著全世界各大報章雜誌關於莫斯科黨獄的論文，凡幹部派與托派直屬報章的言論，概不輯入。故態度公允，絕不偏頗，而讀者也能從此得到客觀的見解。譯筆忠實流暢，猶其餘事

特價：門市三角二分郵售四角（連掛號郵費）

學文論等斯格恩

趙季芳編譯 二角
本書包含「恩格斯的「論文學」和「論巴爾札克」，伊里奇的「托爾斯泰論」。他倆在文學上的著述非常之稀少，僅存的這幾篇文章，應該受著中國讀者的珍視

門市特價一角四分郵售特價二角二分（連掛號郵費）

太平洋問題叢書

本叢書執筆皆係各國專家，材料充實，內容豐富，為研究國際政治經濟者之最好的資料。首冊有譯者長篇總序，對於最近的國際局勢有獨到的論列，尤足供讀者參考。

太平洋上的爭霸戰	何偉譯	三角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何偉譯	三角五分
日本企業與太平洋戰爭	西流譯	二角五分
中國的經濟情勢	西流編譯	二角五分

特價七折 函購加郵費一成并掛號費八分

西橋小孩創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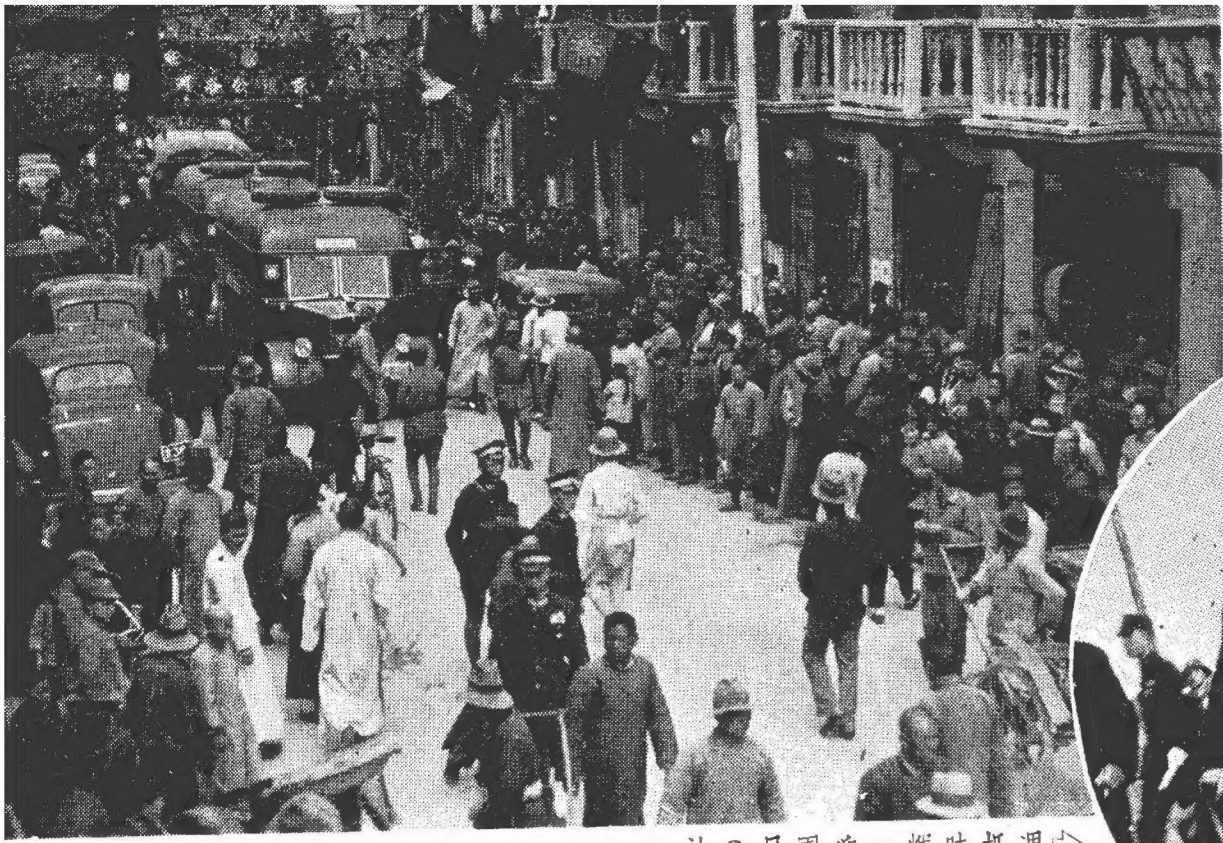
西橋工學團編 三角五分

陶行知先生是我們現在教育界的「通天教主」。他的教育方法和理論實在特別，而「小先生」制尤其是他的新教育政策中一個得意的作品。由西橋發源的小先生差不多比水簾洞的小猴子還多，他們往往請教或報告他們的教主，三番五次，積少成多，於是就成了這部西橋創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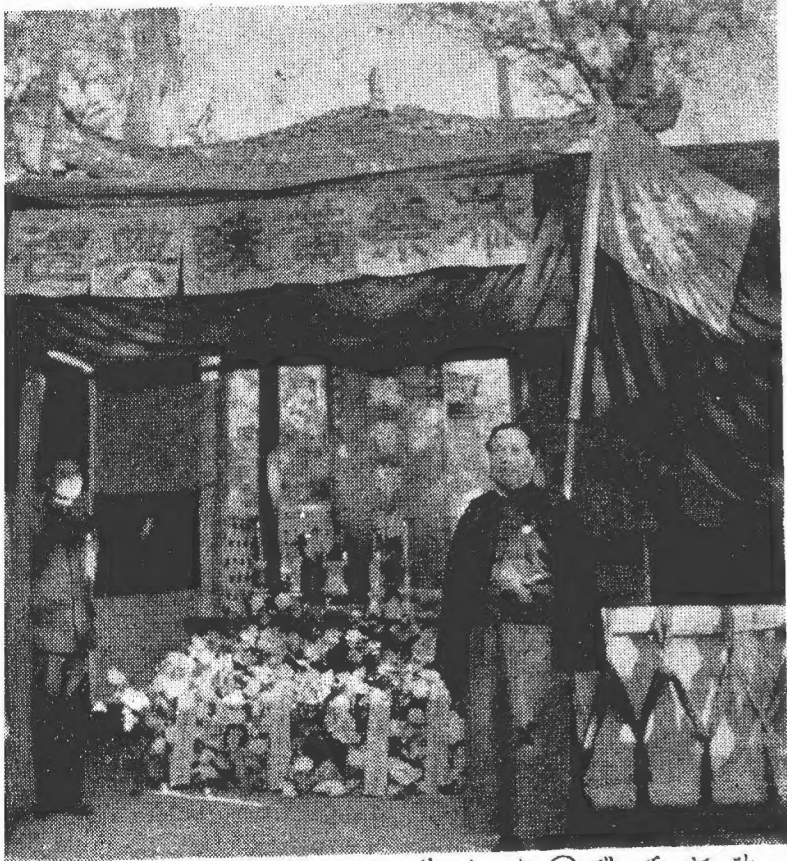
門市特價二角五分郵售特價三角五分（連掛號郵費）

上海四馬路中市

★ ★ 行印館書圖東亞 ★ ★



△京滇公路週覽團抵蕪湖市民歡迎之盛況
△時熊式輝(一)蒞站迎迓與團長緒民誼(二)出



△張繼代表國府致祭黃帝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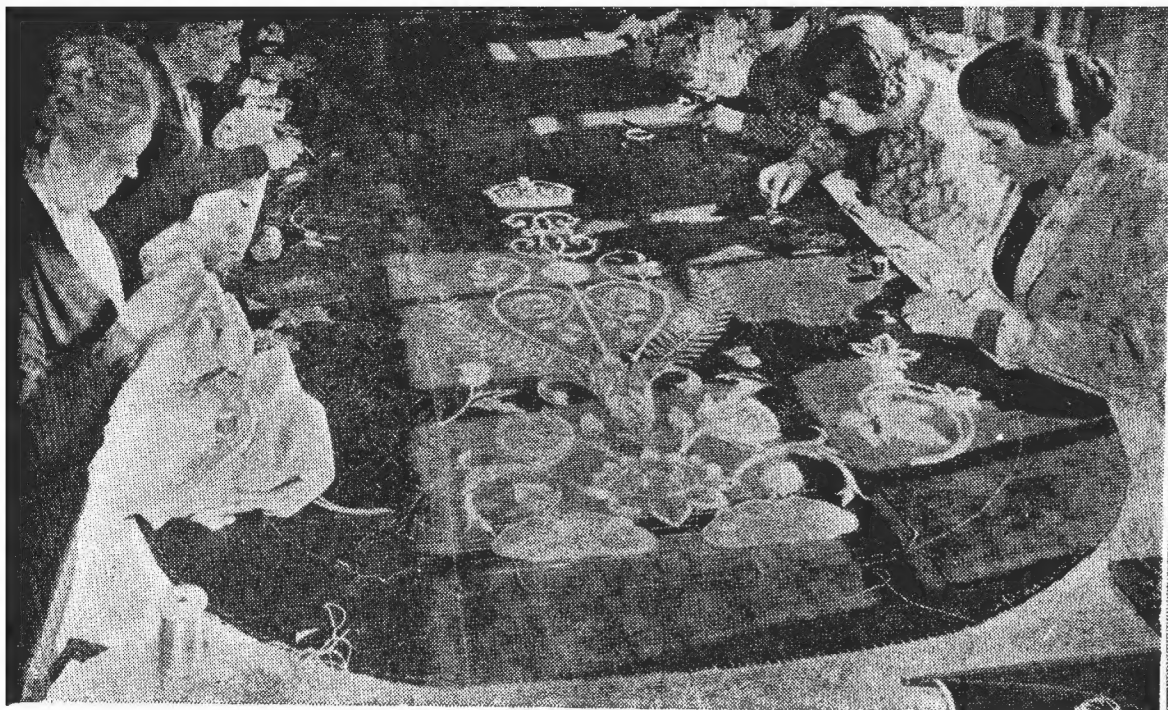
△新任義大使柯賚(×)抵滬

△陝西新省就職禮者爲(×)主席孫蔚如(○)者爲願祝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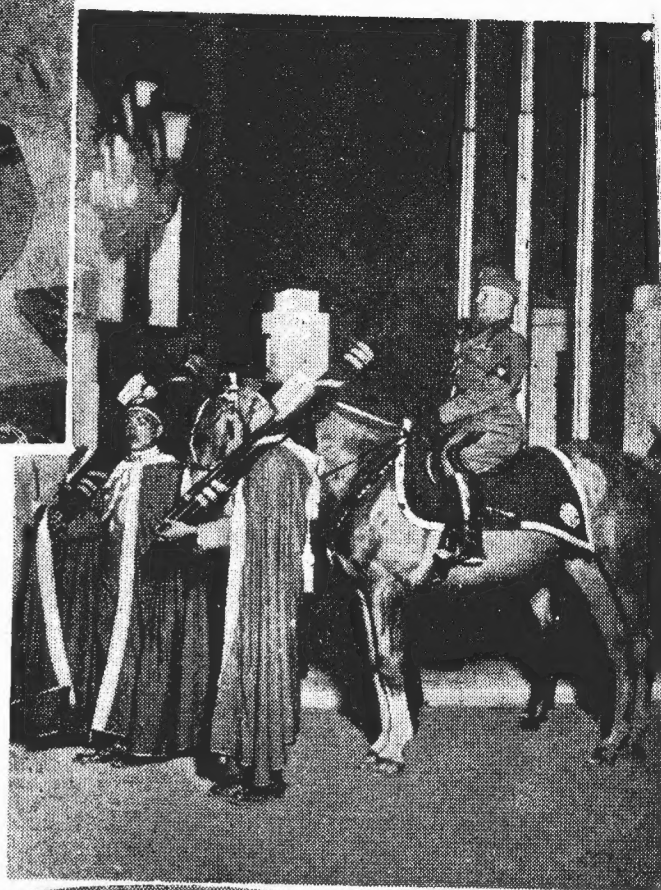


△沙王在西湖靈隱寺求籤閱讀籤文之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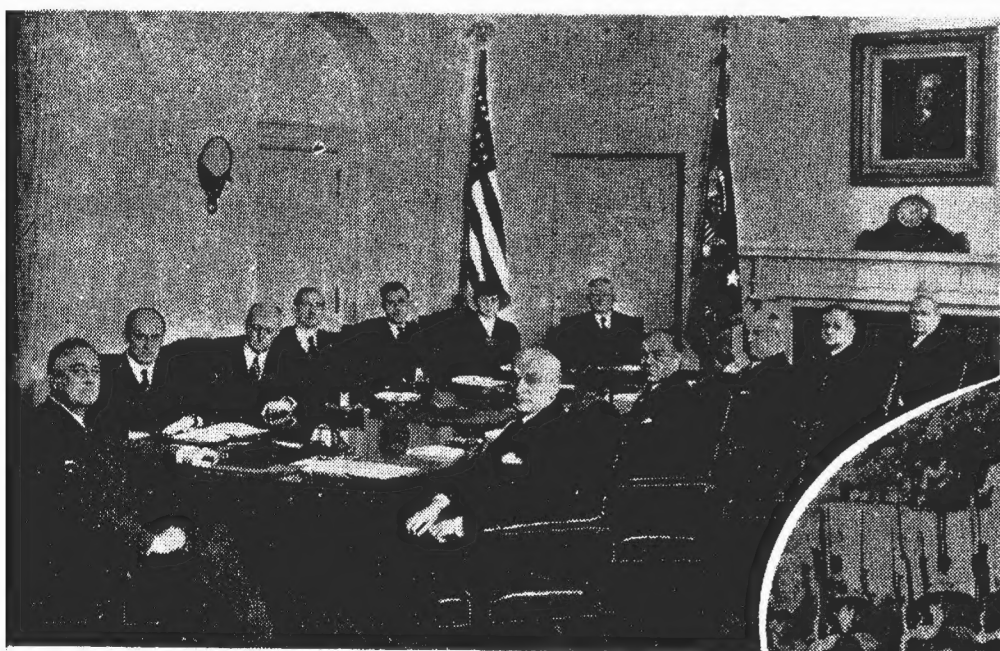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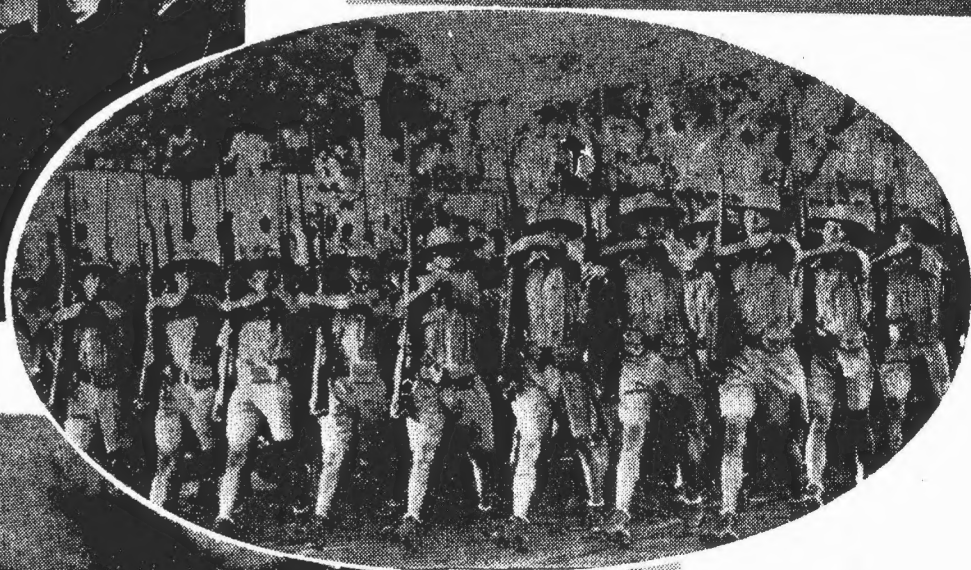
英王加冕禮下月二日舉行，圖為女縫工趕製王后禮服忙碌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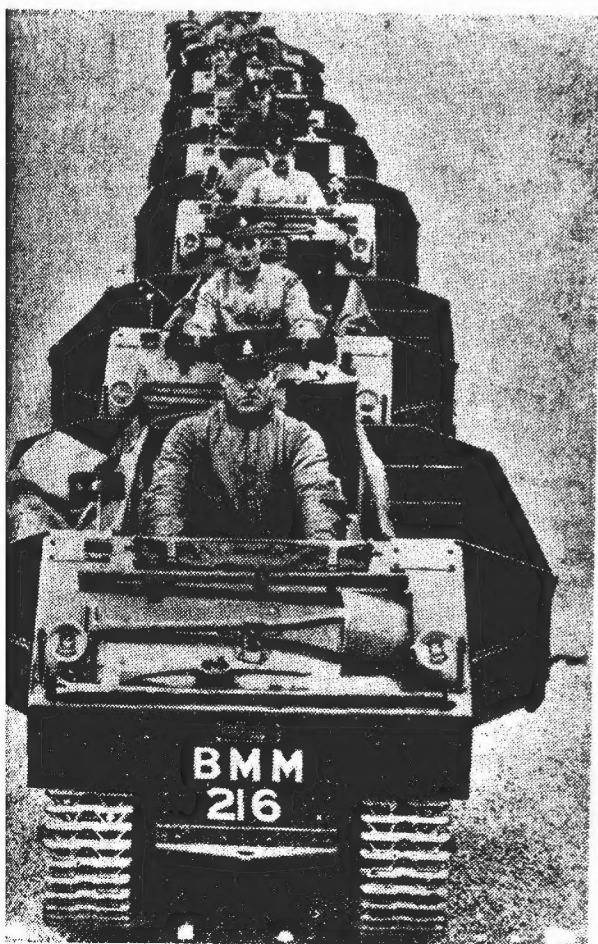
義相在北非之耀武揚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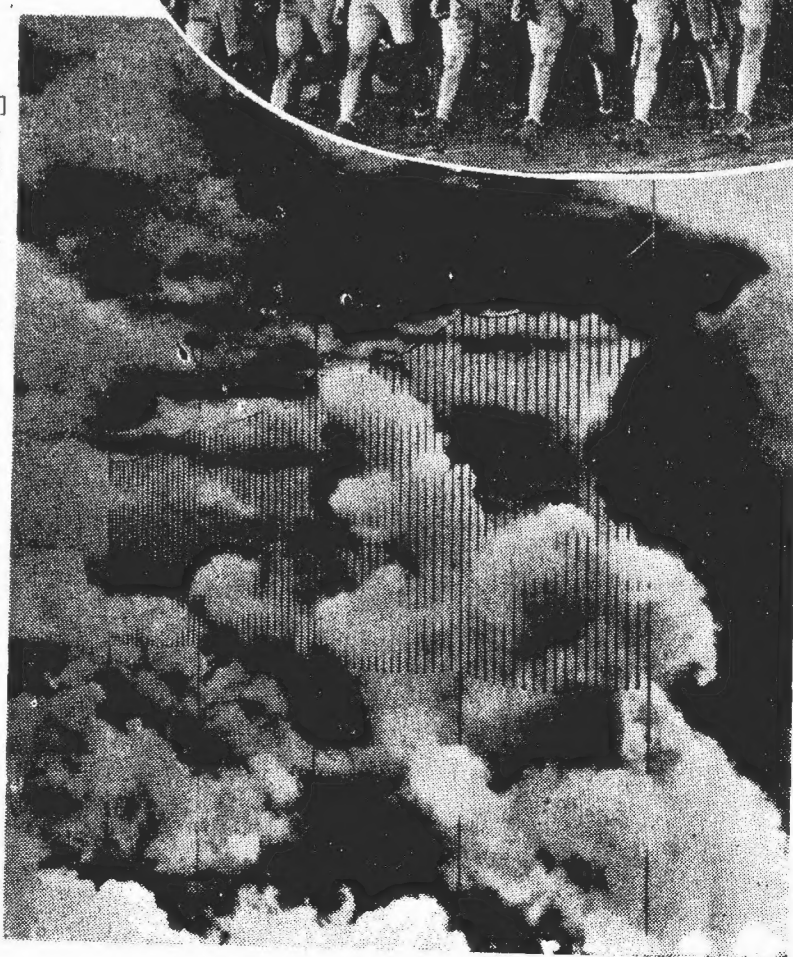
△羅斯福內閣全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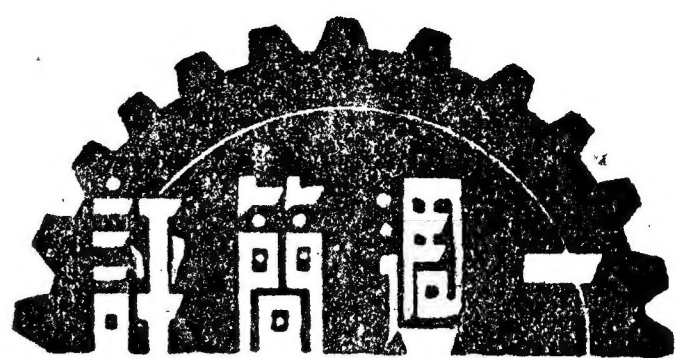
△菲島新編練的陸軍。



△英國最新式的運軍火車，此車僅須一人駕駛。



△倫敦天空的大防空網，此網能升高至三萬英尺。



中日外交

日本近來雖有對華再認識的呼聲，而實業考察團兒玉謙次等回國以後，更公開主張對中國應另定政策，但是彼邦的政局，如此不安，內閣本身運命難測，而且軍部方面反對和平主張者大有人在，所以中日外交究竟有無打開局面的可能，任何人不敢樂觀。川越駐華大使奉召預定五月二日回國，當然於未來的兩國外交，大有關係，不過如果日本的政局不佳，或他的意見不見採用，川越或竟一去不來，也未可知。總之，日本國內情形，實在太複雜，內交比外交難辦得多。我們此時祇有充分警戒，團結一致，以備肆應，萬不能自亂步驟，授人以隙。根據這種觀點，我們主張中國對日外交也須一元化，而對於冀察的外交動向，和天津張市長自忠等之赴日考察，都不能不特別關懷。

陝甘現狀

陝甘現狀，仍舊沒有什麼變動。陝北解決，還未正式發表，一切都在逐漸蛻變之中。甘肅則朱紹良來滬以後，迄無赴甘就職消息，甘省府原本不能支配全省，陝變以後，情形

更壞。政府如果不想放棄西北，至少對於甘省善後，應該再切實籌畫一下纔好。

川災

川災慘重，朱慶瀾已於十九日由滬飛渝，預定二十一日飛成都，即將積極推進賑務。

四川是西南重鎮，國防後府，災民到了三千萬人之衆，前途何堪設想？幸而政府注意深切，省政府也不能再事因循，在全國督促協濟之下，川災當可得充分救濟，這是關係中國全局的一件大事，希望人們不可忽視。（一記者）

經濟談話展望

本週國際經濟談話的空氣，愈趨濃厚。希忒拉在與英工黨前首領藍斯伯雷談話時，宣布如美國等大國發起召集普泛性質之經濟合作會議時，德國準備加入。美總統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最近在汎美紀念會演說，也涉及國際經濟與恢復自由貿易等問題。此外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在北京的談話，以及比總理齊蘭渡美的消息，均引起了國際的重大注意。這種經濟合作的呼聲，很可代表並世政治家的一種清醒的覺悟，假使國際政策果能向經濟合作的這方向走，前途敢說是一定

光明的。

不過要經濟合作成功，第一個條件是要問各國是否有犧牲的準備和決心。我們看此議剛在萌芽，英國金融界因反對減低稅壘，已有悲觀的表示，由此點即可証明，各國現時覺悟的程度，比較一九三四年倫敦世界經濟會議時，並沒有多大進步。

擴軍新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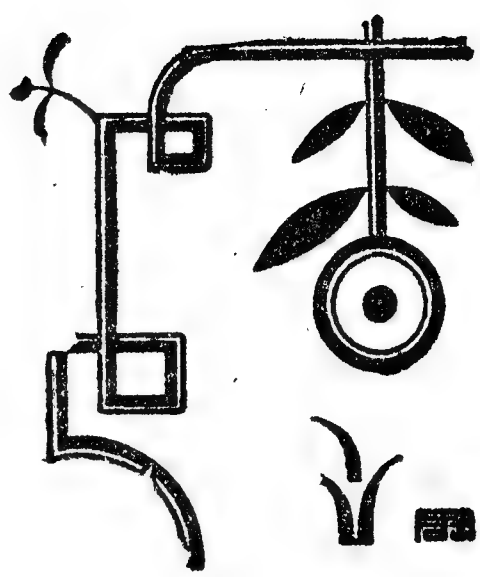
在國際經濟合作實現尙無絲毫影響時，擴軍運動，却頗有日新月異的進展！本週關於擴軍，有幾件可注意的事，與遠東也很有關係。一是荷屬東印度將加強防禦軍力，一是英國將增派艦隊駐新加坡，一是蘇俄企圖獲得法美技術的協助，建築大海軍。這最後計畫，據稱包括（一）蘇俄建造三萬五千噸的戰艦二艘，萬噸巡艦十艘，（二）擬在摩曼斯克港建築海軍根據地，開闢歐亞的新航線。倘使上述消息果確，這真是一個偉大的計畫。這計畫的實現，將令亞洲的全局，根本改觀。不過這是個遠大問題，就目前說，新近返任的駐

日俄大使尤烈尼夫與日本外務當局的開始接洽，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事。

西監察計劃實施

西班牙內亂迄本週已經九月。這歐洲縱橫局勢中的一支插曲，幾幾變成了一根大戰的導火線。因英法等大國態度的持重，目前這危機似已最後避免了。但是這九個月來的大斫殺，在對外對內方面，已造成了不可磨滅的惡影響，這是不能不令人生愴然之感的。

本週西局頗有進步：（一）監察計畫已於十九夜實施，（二）德義兩國對西的態度似轉消極，有放棄干涉的傾向。果爾，西亂的結束或不在遠。英國政界聞人邱吉爾氏在英議會所提的調解西亂的六年計畫，太近理想，似少實行的可能。英政府因對西的政策，本週曾引起反對黨的彈劾。但英政府的一貫不干涉政策，現已証明有效，所以彈劾案的遭遇否決，自是當然之理。（素）



五寄北方青年

王芸生

諸位同學：

這是我寄給你們的第五封信。

在我的第四封信發表後，我又接到許多讀者來信，討論其中所涉及的問題。我現在想擇要的答覆幾點。

馬華先生自陝西淳化來信，他對於我所說的：「『抗日人民聯合陣線』這一口號，原為中共所支持，現在他們已認識這一口號的不合適而把牠放棄了。』表示不同意。他引証了許多共產黨要人的言論，証明中共自九一八以後並未主張過『抗日人民聯合陣線』，他們主張的是『民族統一戰線』。馬先生說我遠在江南，對於西北的真象不大清楚。這話我相當的承認；但是我的話却不是無所根據的。我說：『中共的轉變，我們可以從他們一年來的宣言通電裏見出他們的腳痕。』我說他們主張過『抗日人民聯合陣線』，便是根據他們的宣言通電而來的。中共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表了一個『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那篇宣

言的口號便是『各黨各派抗日人民陣線萬歲』。又在去年冬天『共產黨致國民黨書』中，最後的警句是：『讓我們的敵人在我們的聯合戰線面前發抖罷。』這都是最近一年來的中共主張，自然不是九一八以前的事。我認為目前的局面，共產黨的轉變是一個重要因素，而我對於這個轉變是充分同情的。我所謂：『既動矣，又豈能無所錯誤？』察知錯誤，趕快糾正，便已是值得讚揚的英勇。若謂共產黨是天生聖哲，無往而不正確，那反倒不合分際了。

其次，馬先生對於我所說的標語口號的騙已騙人的問題，表示異議，並謂毛澤東『過境抗日』的口號不是假的，教我去問問曾見過周恩來的人，說那是一種『含有冒險性的企圖，他們的目的在由他們發動了整個的中日戰爭』。這自然可以成爲一個正面的說法，但我敢那樣說，不全憑我的推想，而是我的朋友聽到比周恩來還直接的人物所說的。至於標語口號這東西的作用及反響，包含着很複雜的心理問題，討

論無益，還是請常幹宣傳工作的人冷靜的想一想吧。

呂洪基先生自天津來信，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茲

錄如下：

芸生先生：

你寄給我們北方青年的第四封信，最近業已拜讀，當我拜讀之後，覺得有以個人的感想向你提出反響的必要。

你開頭就說：「這封信和我寄給你們的第三封信在時間的距離上還不到兩個月，我們國家的情形却已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們所顧慮的問題，漸漸的轉變得不存在。」關於你前者寄給我們的三封信裏邊，所顧慮到的問題，固然多而且大，但現在我爲敘述上的便利起見，不妨簡括的說是政治思想的問題，在時間的距離上還不到兩個月，而我們已往所最感煩悶的政治思想問題，於今已經會「漸漸轉變得不存在」，對於你這種樂觀的論調，我很替你高興，如果事實理由充足的話，我也很願替無數的青年高興。

你所以樂觀的理由，據你在這封信裏邊說給大家聽的，大致是這樣：「共產黨的態度轉變到這樣，或會引起一些人的詫異，但却是『團結建國』路上所必需的條件，我們應該毫不遲疑的接受這個態度」及「大勢已定，所剩下的只是些枝節的技術問題」。你更相信「人們的理智業已增高了」，「大家自然被良知驅策着朝着這方向走」；「在這個方向之下，我們國家的統一可以更進一步」。在這裏你認爲「共產黨的『中國人不殺中國人』的主張自然也可以貫徹」。以上便是你所以樂觀的理由的全貌。

你這種樂觀的理由，在直覺上是相當充實的，你這種樂觀的理由是否含有些冒險性？那只有讓將來的事實去証明，姑可不論。現在我們惟一的希望，是共產黨這次的轉變，能够不會又是一種姿式或策略，頂好共產黨也能够和你一樣的老實，能够有一個單純的堅定的信念，走上我們所希望的方向，和所必須的方向。若然，我們毫不遲疑的相信，這樣在理論上是救了中國，在事實上也不會亡了中國。若然，對於你前邊一些樂觀的理由，我完全同意！

根據這個同意，我們要討論到「大家攜起手來共走一條路線」的問題了。自然這是不着懷疑的，你說的很對：「難道只有自家鬪氣要拳頭才算救國嗎？」這裏不問事實上北方青年界是否將有一種新運動發生，但，在理論上北方青年界能有一種新運動發生，這却是很需要的，並且我們極相信這種新運動的第一步工作，便是以「大家攜起手來共走一條路線」爲目標，然後第二步第三步才能談到救國建國的實際技術問題。這也是不着懷疑的了。那麼，現在「鬪氣要拳頭」的北方青年界，以及全國青年界，全國知識份子，都應該平心和氣，把拳頭各自縮回。

這裏我們要再進一步討論的，目前應該平心和氣，把拳頭各自縮回的人，究竟是那些人？閻粵桂問題的國民黨西南派不必提了，閻西安事變的東北軍左派轉變了，高唱「人民陣線」的西北共產黨也跟着轉變了，北方響應西安事變八項主張的青年們也跟着反省了，誰佔便宜誰吃虧，過去的帳一筆勾銷，這都不說了。此外還有沒有人呢？此外的不會把拳頭縮回的大多數在野政治團體，在在有之，大多數無黨

無派的純潔國民，觸目皆是，他們要求開放黨禁，要求實現民主政治，至今日，他們的主張未見實現，而他們又未見放棄其原有的主張，這是不是幾年來內亂的有力因素？這是不是容許我們忽視？

你在「大家携起手來共走一條路線」的前提下，很相信一位青年的話「今日的中國存在着兩個大政黨，都有革命的傳統，我承認國民黨對中國的功績，我不否認共產黨有過賢明而英勇的政策，但是這兩個大政黨都有很大的缺點。我覺得今日的國共兩黨，都還不成爲真正健全的政黨，組織行動的不統一，沒有民主精神，沒有政黨風度，都是國共兩黨應該覺悟的地方。我覺得這兩個政黨的進步與否，也是中華民國建國途中的大問題，國民是應該督促他們進步的。……」這段話是你借作了結論的，這裏你當然也願意負這個結論的全責，雖然你開頭說過「所顧慮的問題，漸漸的轉變得不存在」，算是丟開了你前三封信所談的一些問題，但我仍然覺得你在前三封信裏邊發表的意見，有不應由你自己放棄之點，你在「再寄北方青年」的末尾，曾爲國民黨「打了一個寒戰」，但那時你並不十分悲觀，你希望國民黨「更開明的走上民主的路」，你也很主張「三中全會應該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至今日，你如果不曾放棄你這種希望和主張，那麼你這封信的結論却有了毛病，而且這個毛病還相當的嚴重。

國共兩黨的覺悟與進步與否，關係中華民國的建國前途很大，這是不會錯的，本來打算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是須要培養健全的政黨的

，並且越是民主化的國家，政黨越容易健全，政黨也越多：極左也好，極右也好，不左不右的中立政策也好，在多黨並存的國家，政府有傾圮，國家無破裂，這自然不消細說，我相信你要許比我知道的多些，那麼國共兩黨能不能負起這個救國的重担？在事實上國共兩黨「攜起手來」，「縮回拳頭」，能不能就建立成功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中國現存的政黨是不是就只國共兩黨？其餘的政黨勢力是不是可以完全忽視？這都是希望你重加考慮的問題。並且希望你在政治思想問題上，對於煩悶而消極着的青年界，尤其是北方青年界，多予以更開明的指針。

用這一點點不客氣的回響，藉以報答你對於北方青年的熱忱，頗不相稱，惟希原諒！

再談！祝你筆健！

呂洪基拜啓，三月二十九日。

我讀了呂先生這封信後，很感愉快，他很周詳的考慮了當前的國家問題，同時還給我一個進一步說明我的意見的機會。

我應該特別聲明：我過去寫給你們的四封信，在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在那四封信中的意見和主張，我絕未放棄，而且覺得還有引伸貫徹的必要。

我在第四封信所表示的樂觀氣氛，是爲了共產黨的轉變

，尤其是爲了在這個轉變中所出現的思想上的國家路線。一般人儘管對共產黨不放心，我却始終抱着一種不可挽救的樂觀成見。我以爲共產黨轉變過來固是國家之幸，即使共產黨再轉變回去，而這條思想上的國家路線也已建立，共產黨非但不能用違反國家利益的手段來破壞這條路線，反之，共產黨如不忠實的話，則必將爲此路線所粉碎。

呂先生的信中，充滿要求民主的氣氛，那正是我所信仰的。我雖不大願意講「各黨各派」，但却始終相信民主政治是我們的建國通路。我在第四封信中所引述的那位青年朋友的話，我同意他對於國共兩黨的責望，但他的意思並未說國共兩黨之外便沒了人。

在這裏我願意鄭重聲明：一黨專政不是最理想的辦法，當然我也不贊成由兩黨來包辦。雖然實際上國共兩黨之外，我們還很少其他有力量的政黨，但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國民是不容摺在政治圈外的。

我們目前的路線是「團結建國」，其方式是以國民黨爲中心，由其他政團及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國民共同培植並督促這個中心一同走上民主化的大路。

國民黨雖以憲政的保姆自居，但她的訓政是有期限的。

國民大會現已確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開會，國民大會的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正在研討修正之中。我們要注意這是目前政治上的一條路，我們雖不敢幻想由這個大會中出現一個完善無缺的憲政，但這却是走向民主政治的一個階梯。我們要把握住這個階梯，不要放任得使牠變成一個四肢不靈意志不全的東西。

現在無論是誰，只要是中國國民，都有對修正中的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發表意見的權利。我以爲要實現一個真正民主化的國民大會，除了在立法技術上注意之外，最根本的是觀念問題。在觀念上，應該根本洗刷掉包辦的思想。這一點是應該由國民黨來放大襟度的。

我所指出的觀念問題，實是一個要點。我們能在觀念上加以適當的估量，則國民大會的組織以及憲法的產生，均將面目一新。例如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國民，大體上表同情於國民黨，並且對國民大會寄有很大的期望。但是，我除了在口頭及文字上喚起大家的注意之外，至於如何實際參加這個政治運動，把自己的意見直接貢獻給國家，便根本無從考慮

起。因為我們要參加國民大會的選舉，須先取得中華民國公民的資格；如何纔算一個中華民國的公民，須經過一次公民宣誓。我從各方面來審查我自己，或尙勉強够一個公民的資格。我誓願盡忠國家，永不違反國家利益的事；但是叫我舉手宣誓信仰三民主義，却躊躇了。我不反對三民主義，並且在原則上是贊成的，但若一定叫我舉手宣誓，承認不折不扣的信仰，最低限度，還得給我一個充分的時間再把三民主義仔細的讀幾遍。這是第一道門坎，遲留在這個門坎外邊的，想來當不止我一個人吧。

由這個觀念出發，便形成「憲草」上的「三民主義共和國。」我想在一個尊嚴的國家之上，還是少加些形容詞的好。

國民黨應該澈底認識她的地位的重要，在一個恢宏廓大的新態度下擔任起「團結建國」的中心使命。國民黨應有以孫中山先生十三年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的精神，在這次國民大會之中，給國家樹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基礎。我願意借用本月十七日大公報社評的幾句話，以當我這封信的結論：

「吾人衷心祈禱黨國領袖，宏其襟度，堅其定見，以開放政權爲鞏固政權之賢明手段，領導國家入於新階段。」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於上海。

再版出書

當代國際名人傳

葛喬編

搜羅最豐富

勝過一部當代國際名人小辭典

敘述最詳實

讀之無異讀了一部當代世界史

二十世紀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時代也必然產生許多偉大的人物。不管這些人物之歷史的評價如何，但是，他們之成爲現代國際的名人，却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我們生活於歷史的現階段，對於這些人物之了解與認識，實是非常之重要的，我們不僅可以在某些人艱苦奮鬥的生活中去求人格上的陶養，而且，因爲這些人是左右目前世界歷史的人，所以，我們更不能不加以注意。

本書取材，以現在生存的國際名人爲主要對象。這些人都是我們每天在報紙上所常見的人物。編者用簡潔的文字，忠實描寫，使你讀了之後，會感到和世界政治舞台上活躍的人們如處一室。

書中搜羅最豐富，舉凡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無論英美日法俄德意，以至許多的小國，都在敘述之列，總數共達一百餘人，每人皆附精美插圖，備置案頭，無異等於一本現代國際名人小辭典。凡愛讀名人傳記及留心國際問題的人，都不可不備此書。

定價一元 特價七角

上海大公報代辦部發售

福州路四三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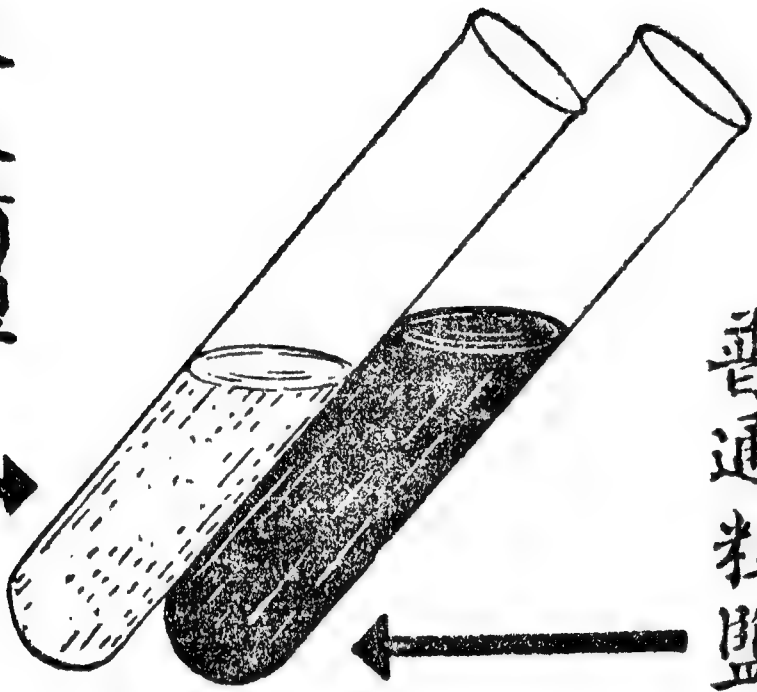
生理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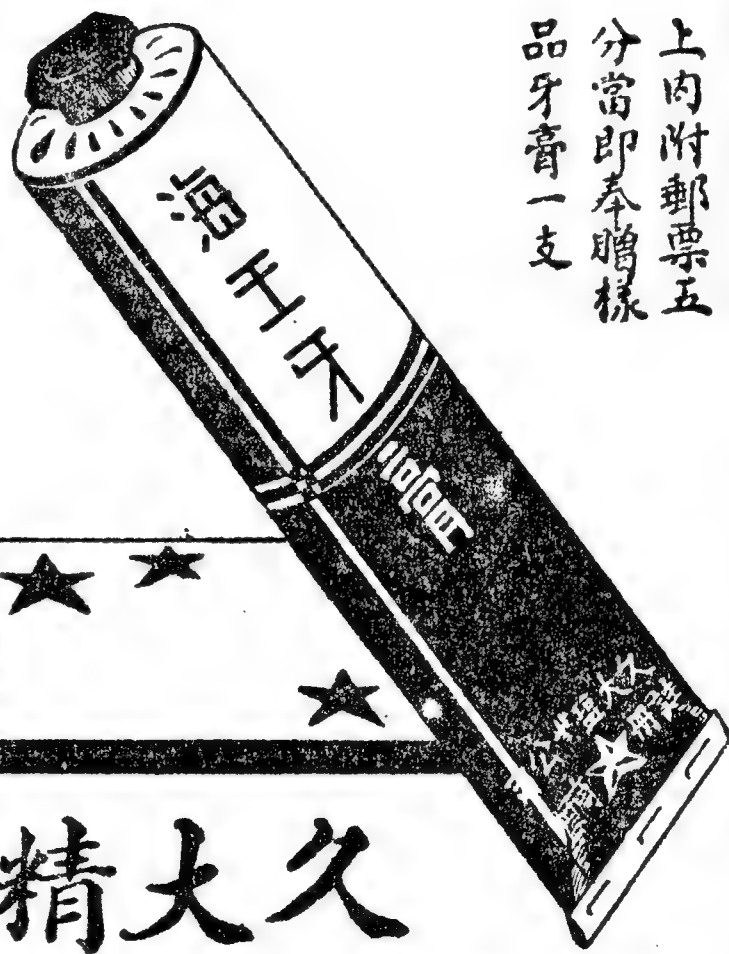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攪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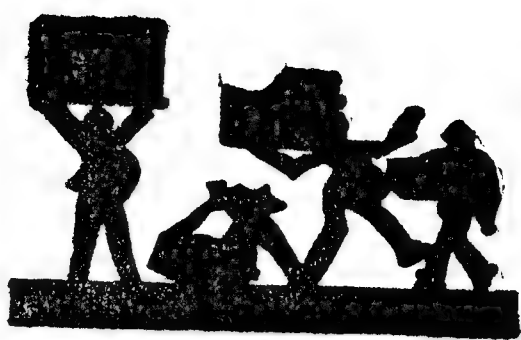
贈品券

上海愛多亞路
中匯大樓二二一號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由省縣寄

公司天津法界
工廠河北塘沽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總代銷處 華南總代銷處
電話 七五八 馬路 三〇五 中電 報掛號 一四一 樓號 一五一 號 〇一八



蘇聯國防之綜合觀

曹樹銘

蘇聯建國，不過近二十年間事，當其建國之初，乘大戰之餘，國計民生，凋敝已極，內有戰爭，外有強敵，卒於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之下，屹然生存，浸假至於磐石之安，爲世界上大而且強之一國，其國防之道，頗足資吾人之參考，爰作此文，以餉讀者。作者在本文可能範圍內，避免一切數字之統計，以及專門技術上之內容如電氣機械等事，因數字統計至爲繁複，非本文所能詳盡，故從略。

考蘇聯之致強，蘇聯紅軍當然爲其因素之一，然使蘇聯只有紅軍，而不具備近代國防之其他要素，蘇聯必不能躋於今日之強大。要知近代國防，軍事當然爲其要素之一，但國防不止於軍事，舉凡立國之要素，無一不具有國防上之重要，爲國者必對於國防面面顧到，然後始有國防之可言。今言蘇聯之國防，分爲軍事（包括工業及交通在內），政治，外交，法律，金融，對外貿易，教育及社會等八項言之，蘇聯之國防尚不止此八項，今茲所欲言者，僅係其要點。

軍事

言國防當然不能離軍事，換言之，軍事居國防上之第一位，蘇聯之國防當亦不能例外。吾人研究蘇聯之國防，不只應注意蘇聯紅軍之力量，吾人所應欽佩及研究者，乃在蘇聯當局對於重工業尤其是軍需工業之非常建設。兩次五年計劃使蘇聯國防之基礎，能以建立。

（一）所有蘇聯軍用品，如槍，砲，子彈，坦克，轟炸機，驅逐機，潛水艇等等皆係自造，自給，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此種供給僅

在量的方面有相當之注意與成就；如今已進一步在質的方面力求其精善美，並已大有成就。

（二）因軍事上之設備，大如槍，砲，坦克，戰機，小如炸藥，螺絲；均各有其重要性與秘密性，如此等物品悉購自外國，未必能購得極精與極新之品；同時出賣軍火之某一國或數國便可以知其國防上之秘密與夫其國防上之實力，從極低限度言之，即不能防禦出賣軍火之某一國或數國。蘇聯當局深知此點之重要，故所有軍需用品，皆係自造自給，一面保守軍力之秘密，一面不受任何外國之牽制。不唯此也，蘇聯因發展重工業之故，實際上造就大批專門技術人材，並解決大部份勞工問題，此在國防上不獨有永久真實之意義，且係根本辦法之一。

（三）就國防觀點言，交通與軍事亦有密切之關係。蘇聯當局深知此點之重要，對於交通方面之建設，不遺餘力。以言鐵路：則於已築鐵路之處，敷設雙軌，如西伯利亞鐵道；或於已築鐵路之處，另築平行鐵路，如與西伯利亞鐵道相平行之貝加爾，阿穆爾鐵道；於未築鐵路之處，添築鐵路，如土西鐵道連絡西比利亞與哥薩哈斯坦，中亞細亞。在鐵道技術方面並力求改造，其最著者，如強力機車之製造，車廂客貨量之增加，輕軌與重軌之加強，新鐵路站之建築，複棧與堆棧之設立，裝置自動銜接止動信號等機，及在重要地段採用電氣與煤油推引機，諸如此類，在平時僅具有

交通之價值，但在戰時則於軍事上調度之便利，所關至鉅。以言汽車公路：蘇聯亦在力求發展。蘇聯現有一百五十萬公哩之公路，其中百分之六十適於行駛汽車。抑有進者，蘇聯對於修築汽車公路在技術上亦力求精良，為訓練築路人材起見，曾特別設立築路學校一百五十所。以言內河航線：蘇聯總水線長四十萬公哩，其中十一萬公哩可以通航。蘇聯正在展長已有之運河，或另造新運河，其目的不獨在聯絡水上之交通，併在縮短航程。以言民用航空線：蘇聯當局深知民航為軍航之補充，故民航線之延長與開拓，亦在不遺餘力的發展之中。以言有線無線電：蘇聯不獨厲行國營，並在竭力展拓。總之，蘇聯對於交通之建設，一日千里，其進步之速，其成就之大，為交通而言交通，固值得吾人之欽佩；為國防軍事而言交通，更值得吾人之注意與研究。

(四) 蘇聯當局對於軍事不止於軍需工業及交通之建設，對於軍人本身頗有值得注意之處。蘇聯軍人之入伍也，在體格上必先經過嚴格之檢查，合則入伍，否則不予收容；如此，所有軍人均有強健之體格，然後可以成勁軍！迨至入伍以後，蘇聯一面施以嚴格之訓練，使其不致只有軍人之名，而無軍人之實，此言教也；蘇聯一面在立法上將軍人及軍人家屬另列專條，予以特別之保障及特別之待遇，如此，每一軍人及其家屬在生活上不成問題，軍人之專心國防，效忠主義，固為必然之事。此點在國防上有極基本的重意義。

(五) 今再一言蘇聯軍備之本身，茲就蘇聯當局所已公開者擇要言之。蘇聯軍備，因地理上之關係，以陸軍為第一位，空軍為第二位，海軍為第三位。蘇聯地跨歐亞二洲，擁有世界上六分之一之土地，蘇聯按照地域分為十三個軍區，現在雖是有一百三十萬大軍，但因土地面積之大，平野之多，仍只是勉強敷用；空軍是近代戰爭最後決定勝負的因素，故蘇聯力求多多製造，併且在製造的技

術上力求改良，現在蘇聯擁有軍用飛機七千餘架，飛機製造廠有十七所，發動機製造廠十所；蘇聯不僅製造飛機，並力事訓練航空人材，因有飛機而無飛行人材，飛機仍為無用之物。在全蘇聯有航空俱樂部一千三百所，駕駛員訓練班一千五百所，全蘇聯學習飛行的人數在一百二十萬人以上，至於蘇聯民衆以練習降落傘為流行運動，更為養成飛行人材的準備；至於民用航空線是軍航的補充，所以蘇聯的民航也很發達，截至一九三六年蘇聯民航線已達七萬餘公哩之長。以言蘇聯之海軍：蘇聯按照領海分為六個艦隊，其主力艦集中於波羅的海，自從「一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遠東風雲日亟，蘇聯對於太平洋的海防，也引起相當之重視，據一九三六年之報告，蘇聯在太平洋之艦隊已有潛水艇五十餘艘，及最新式高速度魚雷艇百餘艘；蘇聯在海軍製造方面，對潛水艇特別發達，此表示蘇聯只在準備發生海戰時之一種防禦工作。

總之，蘇聯軍事防備，截至現在，已有相當之雄厚實力！一面在繼續邁進中，一面蘇聯當局以和平，以武力捍衛和平之口號在國際間相號召，因和平並非空洞之諾言，要以實力為準備；實力充足，然後言和平始有力，和平始能實現，此正蘇聯一面力事整軍，一面高唱和平之微妙作用。

政治

蘇聯之政治在國防上有極大之意義。吾人均知蘇聯係以共產主義立國，今在蘇聯政治上只有在列寧與史丹林指導下之共產黨把握政權，此外，任何政黨，或任何派別，不獨在政治上不能立足，並不能在蘇聯存在。過去，蘇聯在建國過程之中，曾經過若干次強烈之內戰，卒在列寧與史丹林指導之下，完成「安內」之工作。唯其如此，故蘇聯之政治始有重心，始有牢不可破之基礎。

外交

外交根據於內政。蘇聯為要求國內建設之發展與鞏固起見，不得不求和平。蘇聯自建國以來，即以和平外交為號召。當蘇聯建國之初，為保持當時極脆弱之革命政權，曾不惜苦心孤詣，努力和乎，遂開始蘇聯和平外交之第一階段。此階段包括整個革命暴亂

時期以至內戰之結束爲止，蘇聯爲安定內部之秩序及鞏固初定之政權起見，不得不採用和平外交。在此階段內蘇聯以對外締結和約及特派商務代表之協定，爲其和平外交之工作。此爲第一階段。

蘇聯自內戰結束以後，在國內實行新經濟政策，在對外政策方面，在力求與列強間之和平共存。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在蘇聯內部爲實行新經濟政策後之經濟恢復時期，列強鑑於蘇聯國內之日趨安定，因此，在對外關係上開始列強正式承認蘇聯之紀錄。在此時期如英，義，挪威，奧，希臘，瑞典，中國，丹麥，墨西哥，法，日本等國先後正式承認蘇聯，互派使節。自此以後，蘇聯在國際間取得法律上之地位，同時因互派使節之故，更可以增進彼此之認識與了解。此爲第二階段。

蘇聯自一九二八年施行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以後，國力日見充實，不獨軍備之力量日見偉大，即經濟文化各方面均有一致之進步。蘇聯爲維持本國之利益，爲希望繼續發展其工業建設起見，不得不繼續其和平外交。因此蘇聯之和平外交政策遂有更進一步之表現，如加入國際聯盟，增強國聯之實力，維護集體安全之組織；同時，與列強，尤其鄰近列強，訂結若干不侵犯條約，侵略定義專約，及互助公約等。李維諾夫曾曰「和平乃是整個而不可分割的」，李氏一面堅持列強完全軍縮之主張，一面努力維護集體安全之制度。史丹林曾曰「蘇聯不取寸土，不予寸土」，在土地完整原則之下，採用和平外交政策。蘇聯的對外關係，截至現在，仍在力求和平，避免戰爭。

法律

蘇聯的法律在國防上亦有極大之意義。就其最要者言有二，即

- (一) 間諜罪 蘇聯對於間諜罪在執行上毫不苟且。外人如在蘇聯實行間諜工作，一經發覺，便毫不猶豫的按照刑法，立即審判。關於間諜罪，不論犯罪者屬某外國，只要犯罪事實確證以後，即一樣依法執行，有時因此停止貿易關係甚到斷絕邦交亦在所不惜。
- (二) 通間諜罪 蘇聯人民如被發覺有通間諜之嫌疑，即得依法審判

；不論犯罪人之地位如何，必得依法判罪，毫不姑息。

- (三) 曾經有間諜嫌疑者及反對蘇聯嫌疑者之入境問題 蘇聯在法律上規定，凡外國人請求入境時，所有經辦護照機關，必先請示中央護照機關，奉准之後，方得給予簽證；不論所請求之簽證屬何性質，均得依此手續辦理。如果蘇聯當局發覺此請求入境簽證者過去曾有間諜嫌疑或反對蘇聯嫌疑，便不准其入境。

金融

一國之金融與一國之國防有極密切之關係。蘇聯之金融在國防上具有以下各要點：

- (一) 金銀悉歸國有。現在蘇聯人民不能私藏金銀，如違背此原則，一經查出，不惟沒收，並且坐罪。金銀均集中於聯國庫之內，國庫充實，所有國防上一切代價均能有著。根據最近莫斯科之報告，蘇聯藏金之富，僅次於美國。於此，更可見蘇聯國力之雄厚。
- (二) 蘇聯之盧布，不得帶出蘇聯境外，亦不得帶入蘇聯境內；如違此原則，不惟盧布沒收，並且坐罪。唯其如此，蘇聯的盧布才能流行國內，不受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
- (三) 外國貨幣不能從蘇聯自由帶出（除依法手續者外），如此，蘇聯的金融不致外流。外國貨幣不能在蘇聯自由使用，凡帶外國貨幣入蘇聯境者，必得依法兌換盧布使用。如此，故外國貨幣不致紊亂蘇聯的金融。
- (四) 蘇聯之盧布自去年與法國佛郎發生聯繫，用一定比率兌換以後，蘇聯幣制更進一步而獲鞏固。

對外貿易

蘇聯對外貿易的意義，不只是做生意和賺錢。蘇聯的對外貿易與蘇聯之國防有極重要之連鎖。蘇聯對外貿易爲國營之事業。列寧與史丹林均曾曰「蘇聯對外貿易之國營，爲蘇聯建國之第二道防線」，於此，可見其重視。

蘇聯國營對外貿易爲建國以來一貫之政策。一切進出口事業，不論其性質如何，數值若干，全由蘇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之指導，從事經營，

蘇聯人民絕對無個人經營輸出入之自由。所以然者，因蘇聯實行計劃經濟制度，每年貨物之生產分配消耗必循預定之計劃而行；爲實行此項計劃以期達到造成蘇聯社會主義之自治國家起見，便不得不竭力避免外國經濟勢力之侵入；欲避免外國經濟勢力之侵入，便不得不厲行國營對外貿易。蘇聯對外貿易之最高機關爲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其主要任務爲（一）適應全國利益，統制對外貿易並促其發展；（二）編制全國對外貿易計劃；（三）實行對外貿易計劃；及（四）研究關稅問題併管理全國關稅事務。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乃至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對於外國貨物之輸入，採取之方針爲（一）絕對禁止奢侈品之輸入；（二）儘量減少消費品之輸入；及（三）增加機器及原料之輸入。其目的消極方面在避免奢侈品之無謂花費，以及消費品之過量花費；積極方面在促進國內工業之發達，與夫生產之猛進。蘇聯由外國輸入之物品，除消費品之必需者以外，必爲可以生產之機械，與可供生產之原料，雖一文之微，蘇聯當局無不思用之於生產方面。一九二八年以前，原料與半工廠品在蘇聯入口品中，尚佔大半數；自一九二八年以後，在輸入方面，半工廠品與原料日漸減少，可供生產之機械日益增加；同時，蘇聯因爲國內生產日進，在輸出方面，工業品日漸增加，農產品及原料減少。

因國營對外貿易之故，蘇聯不獨可以自由選買物品，並可自由選買某一國或數國之物品；於此，蘇聯不獨享受經濟上之利益，且嘗因此影響於蘇聯與某一國或數國之邦交，使其正常化；反之，使蘇聯與某一國或數國之邦交惡化時，蘇聯可以不選買該某一國或數國之物品。

同時蘇聯可以自由選賣物品，並可自由選賣與某一國或數國。要知一國之剩餘物品，出賣雖可賺錢，但有時在本國國防上利於出賣，或在對方國防上不願其有此供給。如買賣權操之人民，勢必唯利是圖，國家不能控制或不能全部控制，如今蘇聯國營對外貿易，便無此弊。

因蘇聯國營對外貿易之故，蘇聯對外貿易得保持純淨均衡之原則，使蘇聯與任何國家之貿易均衡；進一步言，整個蘇聯對外貿易，蘇聯有全權

使其平衡。如此，蘇聯之財政便不致受對外貿易之影響。雖然，蘇聯對外貿易在實際上未必完全平衡，但此種不平衡之狀態乃緣於蘇聯之需要而來，如果蘇聯之需要超過蘇聯可以或願意供給之數量，則蘇聯之對外貿易便不必求其平衡，因此種不平衡實有利於蘇聯。

教育

蘇聯之教育在國防上有極大之意義。

（一）蘇聯的教育爲國有之事業，各級學校皆以政府創辦及政府管理爲原則。蘇聯教育之目的在養成社會主義之繼承者及造就生產的勞動者，故對於工農專門技術方面及政治啓發方面，多所注意。就立國的主義言，蘇聯各級學校全在主義的支配，指導及監督之下，在文化建設與思想統一方面有極大之意義。

（二）蘇聯當局對於肅清文盲工作，不遺餘力。根據蘇聯駐華鮑大使之報告，十月革命之前夕，俄人中不識字之文盲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七；一九二六年間，蘇聯文盲之百分數減至百分之四十八點七；第二次五年計畫開始之際（一九三三年），蘇聯人民之不識字者僅佔全人口百分之十，其中大多數爲老年人民；今者蘇聯當局厲行此項工作，期於一九三七年間肅清文盲。此項工作，驟視之，似只爲一種教育工作，殊不知此與國防有極密切之關係，何以言之？文盲不知有國，不知愛國，更不知如何愛國，無論在思想上乃至行動上，均易受不良之影響，盲從附和，勢所難免，肅清文盲正爲國防基本工作之一，蘇聯當局之加緊努力，良有以也。

（三）蘇聯當局對於各級教育，均在力事發展之中：如延長全國強迫教育自四年至七年，如規定全國兒童均得免費入校訓練，如多設學校以應需要，或分日夜班以應需要，如師資之訓練，如教育職業化——工農化，如專門技術學生於免繳學費之外並發生活費，如政治啓發工作之緊張，如俱樂部，圖書館，技術館，國防館，衛生教育處等之設備，其目的無一不在求蘇聯之人民能受相當之教育，爲社會主義之生產者，而不爲社會主義之消費者，此亦國

防基本工作之一端。

(四) 蘇聯各級學校之教育綱領及所用教材，皆由蘇聯國家頒佈。吾人深知在教材方面，不獨政治一項可以影響學生及閱者之思想乃至行動；即在科學的教材之內，於舉例說明或發問題時，亦可有一種潛意識之作用，於無形中刺激思想。要知某一國之教科書係為該國之國民而設，初不必適合於其他各國之國民。故蘇聯各級學校之教育綱領及教材，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及宣傳部的指導之下，經過詳密之審查，由國家頒佈，由國家印行。在蘇聯各級學校內，無外國版之教科書，不獨政治教材如此，科學教材如此，即外國語文之教科書，亦係自行編印。如此，在思想上乃至文化上的防禦工作，已有堅強之基礎。此為蘇聯教育在國防上極重大之意義。

社會

蘇聯之社會組織，在國防上亦有相當之重要。蘇聯之國家警察，在內政人民委員會的指導之下，對於蘇聯之整個社會，無時無刻不在嚴密的保護與監視中。唯其有此組織，故蘇聯於建國以後，始能於內憂外患重重壓迫之中，掃蕩一切反動勢力，揭穿並破壞一切間諜之工作，始能得今日安定之局面。此僅為一種消極的工作。

蘇聯政府在另一方面，積極的實行農工政策。在工業方面，蘇聯近來不獨重視重工業，同時且竭力發展輕工業，以適應民衆的需要及改良民衆的生活。在農業方面，除國營農場之外，更大規模的推行集體農場，積極使全國農業機械化，工業化。同時對於工農補充教育亦在竭力發展之中。此皆為解決民生問題之機本關鍵。民生問題得其解決，則社會之安寧秩序可以維持，此在國防之後方有極重大之意義。

此外，在蘇聯，舉凡俱樂部，演講會，討論會，圖書館，鄉村閱覽處，工廠與集體農場之紅角，均在蓬蓬勃勃的發育着，差不多每個工農，在

工作之餘，每天皆有參加及接觸之機會。如此，蘇聯之工農在工作之後，一面有增進學識之可能，一面不致走入歧途。同時，蘇聯政府對於歌舞，音樂，話劇，電影及公園等，又竭力在提倡改良及加緊建設之中。如此，使蘇聯之勞動羣衆能於工餘有正當之娛樂，凡此皆蘇聯社會安定之因素。社會安定即國防之後方安定，其意義之重大為何如！

總之，近代國防不止於軍備，必能作全國總動員之準備，夫然後有國防之可言。蘇聯之國防面面俱到，觀於上述各節，概可想見。雖然，一國有一國之背景與環境，故國防建設之辦法，不必強同，要在能適應背景與環境。本文在表示蘇聯國防要點之所在，供我國研究國防者之參考；而最要之點有二：國防不只限於軍事，必兼及其他部門；國防之建設必在統一與安定的局面之下，始能敏捷完成，而無所阻撓。

黃尊生著

讀史一得

(中國歷史上之民族問題與亡國問題)

此書見解新穎對於民族精神開發甚力凡留心歷史問題民族問題者不可不讀

每冊國幣三角 外埠郵費一角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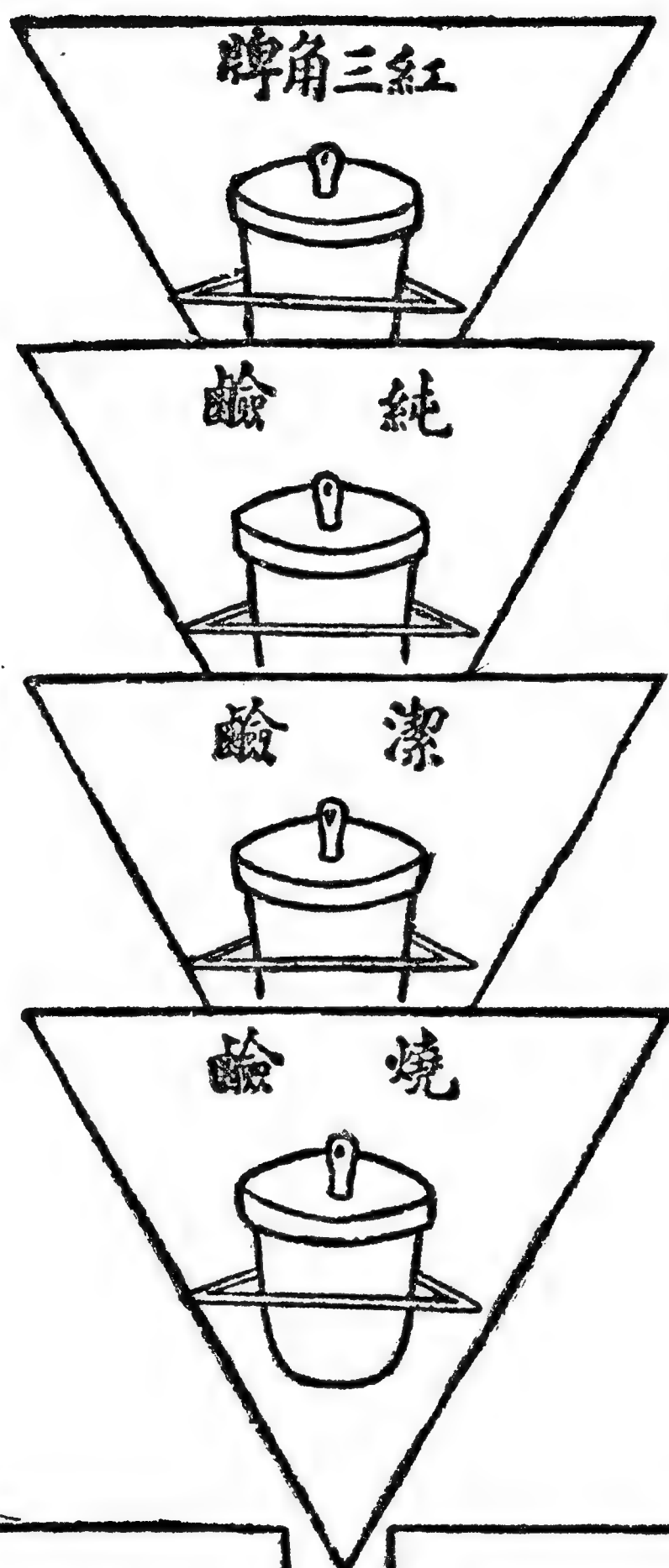
總代售處

天津法租界大公報出版部
上海福州路大公報代辦部

各地大公報分館分銷處均可代購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vay Process* 製造
 純鹼 潔鹼 燒鹼 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
 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
 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
 貨同業幸賜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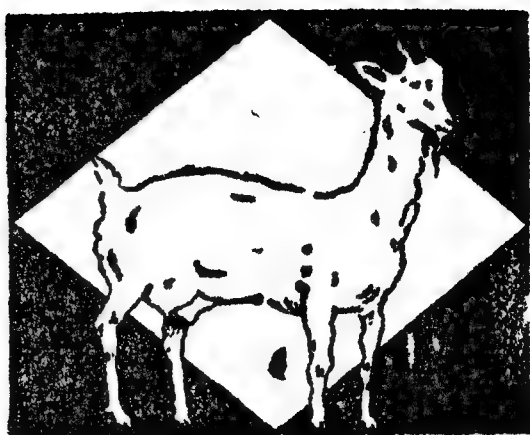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總店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
 電話 話三〇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江蘇省卸甲甸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
 香港長沙重慶
 福州南京遼寧
 及全國各埠國
 外日本南洋均
 有專行經理

Ash Bicarbonate Caustic

MANUFACTURED BY
YU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TIENTSIN. CHINA.



新羅迦諾公約的展望

徐作霖

歐戰後保障西歐和平者，概有三約。一爲凡爾賽和約（第四十二與第四十三條）規定萊因區左右兩岸五十公里以內爲中立地帶，禁止軍事設備；二爲國聯盟約（第十條及第十六條）保障會員國間現狀之安全；三爲羅迦諾公約保證德法比三國邊疆之現狀。其中尤以後者爲最要，蓋出諸德國主動，願棄其「失地恢復主義」，（Irredentism）而重入歐洲協調之內，此約消除法德戰後之猜忌，及英比之隱憂，於和平貢獻甚大。

但德國自希特勒秉政以來，西歐局勢大變。先則廢止凡爾賽和約軍備條款，重整武備；繼則退出國聯，避免盟約下規定之義務，而爲所欲爲。及至去年，又復廢除羅約，進兵萊因，故凡保障西歐和平之協約，均成廢紙。羅約國善後談判，復因德義與英法主張之對立，五強會議遲遲不能召集；加以比利時中立與西班牙內戰干涉等問題之糾紛，益使西歐風雲，呈劍拔弩張之勢。直至最近德義兩國遞交去年英國二次照會之復文後，局勢稍形好轉，新西歐公約之締結，又舊事重提。吾人只就實事而論，預計新公約之前途。

一 新公約之醞釀

德國廢除羅約之原因，對國內則爲挽救其經濟危機，藉收復失地，而謀擴充軍備，由軍備擴充，而刺激軍需工業之繁榮，並藉此轉移人民之視線與減少內政之反感。對國外則爲其外交投機，其時義亞戰爭，正陷於僵局，英義爭持不下，英法貌合神離，國聯禁油制裁，又遲遲不行，德國洞

察內外虛實，遂藉口法國批准法蘇互助公約，而宣告廢止羅約，若以手段論，德國此舉，堪稱得時矣。

羅約廢止後，該約各簽字國態度不一。法國鑒於本身安危，關懷最切，亦抗議最力，國會特准海陸空三部部長相機應變；英國則居間調停，在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上重開新約談判，注重和平解決，實則暗中袒德；義國則明爲德聲援，拒絕參加羅約國會議，並視爲奇貨可居，向英法作種種之要挾。其他諸小國，惟英法馬首是瞻，無關重要。因此羅約國迭次會議，均空無所得；同時國聯行政院召集非常會議討論，亦苦無結果。

雖然羅約國與國聯會商，均先後宣告失敗，然各國對此問題之意見，已充分表示，且德法尤多具體之建議，對於西歐新安全公約之產生，不可謂無醞釀之功也。茲將羅約廢止後，上述兩項國際會議經過情形，臚述於次。

（一）羅約國會議之停頓 法國拒絕德政府三月七日之備忘錄建議後，旋於十日上午召集羅約國會議，此會之目的，一乃在交換情報，並確定時局真相，但在十三日國聯行政院集議之前，不欲提出決議案或作決議。」並擬定該各國代表，於十二日在倫敦繼續開會。此即羅約國行動之開始。

羅約國會議自三月十二日起，與國聯行政院非常會議同時在倫敦舉行，旋於十九日發表公報，謂英法比義各國代表已在原則上成立協定。該項協定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羅約各簽字國所當採取之措置，計七條，重要內容如第四條：「德國軍隊駐在萊因區域者，當以該國政府通告之員

額爲限，此外國社黨軍事團體，航空團體之員額，亦以現行數目爲限，」及第五條：「法比兩國邊疆以東二十公里以內地帶，當撥歸羅約各擔保國所組織之國際軍隊駐守；」協定第二部分乃係國聯行政院所提出之建議案，內容爲國際會議所應討論之問題，及盟約第十一條暨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七日行政院決議案之實施辦法。斯項四國協定，當即送交德國政府。此次會議，乃爲處置萊因之緊急狀態，免事件擴大，猶未言及新約之產生也。

希志拉以私人名義，於二十四日發出四國協定之覆文，拒絕該項協定，並附帶聲明德國於三月二十九日國會總選完畢後，將有具體之對案。國社黨果於褐色選舉中，大獲勝利，德政府乃於三月三十一日正式發出覆文，內容冗長，大抵與三月七日之備忘錄相同，並提和平建議十九條，主張締結法德比三國之安全公約，在過渡期間，由英義及一局外國組織委員會，担保德國軍隊不再開入萊因與法比兩國邊疆。此項建議，頗受英國好評，但法，比，蘇聯以及小協約諸國，則均表示反對。法國於四月八日答復德政府之覆文，一方駁斥德國備忘錄所提廢約之理由，一方另建歐洲和平計畫，注重於歐洲聯盟委員會之組成，與國聯軍隊之設置。德法之意見，愈趨愈遠，而英法主張，亦微露破綻矣。

第二次羅約國會議於四月十日在日內瓦舉行，英法比義四國代表中，義代表以觀察員資格列席。此次會議係討論羅約第七條之付諸實施，並議決由英政府向德國詢及三月三十一日復文所提互不侵犯公約之解釋。英法比三國旋於十五日在倫敦，由參謀人員會商軍事互助辦法，規定英法防區之分配，英軍援助之員額，以及法比間之合作等等，蓋備德國於萬一也。

英法意見之分歧，至第三次羅約國會議而益顯，二國對於邀請德國參加問題，各執一見，因此由比京而改在倫敦召集，於七月二十三日開會，並以「談話」方式出之。此會之目的爲定期召集羅約國五強會議，與邀請德義之出席。九月十八日英政府照會羅約有關之五國，聲稱商訂新約，以代替羅迦諾公約。德國於十月三日答覆此項照會，內容係向英政府詢問能否贊同其新提出之四項建議，最重要者即未來公約只限於英法德義四國。

比利時復文亦於十月二十三日送遞英政府，對其宣告中立後之外交立場，有所解釋。英國綜各國復文內不同之意見，再於十一月四日擬具照會，分送法義德比四國。德義兩國對英政府二次照會，遲遲不覆，直至今年三月十二日兩國方發出復文。在此期間，羅約國會議遂陷於長期停頓之中，新公約之締訂，更無從言及矣。

(2) 國聯行政院之延會 國聯應法國之申請，三月十四日於倫敦召開第九十一屆非常會議，到有行政院理事國各國代表，德代表亦附有條件的被邀出席。當時會議與同時舉行之羅約國會議，取得聯絡，四國協定既被德國拒絕，國聯會議中之德法態度，亦各走極端，行政院乃無繼續開會之可能，遂於二十四日午後，宣告無期延會。此次會議除通過遣責德國片面廢約一議案外，概無所得，其原因一則爲德國業已退出國聯，二則爲英法主張緩急之不同，且國聯會員亦即羅約簽字國，兩者實二而一也。

吾人縱看羅約國對付德國廢約之措置，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德國宣告廢約後至德奧協定成立止，其時羅約國之英法比陣綫，猶能合作以對德，英國每多俯就法國之處，義國亦不爲德國過作聲援；第二階段由德奧協定締定後至比利時宣告中止止，英國鑒於德義在中歐妥協而合作益密，不願法國要求過甚，使歐局之「有」一「無」兩集團，對立尖銳，或由西班牙內戰干涉之導火線，而引起歐洲二次大戰，故英國多方曲從德義之意見，俾能召集羅約國五強會議，另訂新約，以穩定時局，倫敦三國「談話」，最能反映英國此項政策；由比利時宣告中立直至現在爲第三階段，在此期間，由於西班牙問題之影響國際政局，法國與德義之動向，更分道揚鑣，比利時之中立，又分散羅約國英法比陣綫，無形加強德義集團，英義雖成立地中海君子協定，然對西班牙干涉，態度仍不一致，德法爲摩洛哥自願兵登陸問題，幾引起兩國之直接衝突，局勢之緊張，一如歐戰前「二十日」之來臨，羅約國會議在此情形之下，召集遂更遙遙無期。

二 締約前途之暗礁

國際政局，頃刻萬變，自德義兩國於三月十二日發表去年英國二次照會復文之後，羅約國情勢突現好轉，締結新約之呼聲，又重見於各國外交家之口；然新羅約之前途，若以歐局現狀而論，猶未許樂觀。關於新約之性質，制裁，保証，及範圍諸問題，英法與德義之觀點，尙立於兩極之地位，對談判之進行，波折又多，吾人茲就其重要者，討論於左。

(1) 比利時中立問題 比利時雖屬小邦，然地勢重要，立國於四戰之地，實爲英法之屏障。歐戰以還，比國在凡爾賽體系之下，其外交政策，唯英法是視，與法國又締法比同盟，邦交尤密。但自羅約廢止及比國宣告中立後，比利時乃發生兩大問題，一曰羅約既被廢止，將以何約保障比國安全？二曰比利時中立政策，是否因英法之反感而有所變更？茲分述之。

吾人按羅約有兩部分涉及比利時，第一部即德比法英義間互障協約(Treaty of Mutual Guarantee)或稱萊因保障協約(Rhineland Pact)締約國擔保比國領土之現狀，及德比間相互擔保無論如何，決不相互攻擊或侵犯，或興兵，如有一切爭執，凡不能用尋常外交方法解決者，應提交司法裁判或調解委員會；第二部分係德比仲裁協約，規定用尋常外交方法及公斷程序，或由國際常設法庭，和平裁決，兩國間之爭執，並設立一永久調解委員會(Permanent Conciliation Commission)處理之。上述兩項協約，由德國進兵萊因後，已無形成爲廢紙矣。

德國廢止羅約後，迭次表示對比利時安全保障之態度，贊成另訂新約，以代替羅約之比利時部分。初則提訂二十五年德法比三國互不侵犯公約，繼則提結德法比三國安全公約，而以英義爲擔保國，復謂未來羅約之簽字國英法義德，相約保障比利時與荷蘭兩國安全。自比利時宣告中立後，德國又向羅約國建議，聲稱比國中立應由德法英義担保，並包括下列數點：(1)四強應對比國作同樣之担保，(2)參謀協議苟非四強參加，則不能舉行，(3)法國無運兵經過比國之權利，(4)比國不得在國聯會章下援助法國或任何他國。但上項德國建議，已完全被英法先後拒絕，蓋

英法對比利時之觀點，與德國適立於相反之地位也。

吾人在未述英法對於比利時新保障主張以前，須了解比國中立與英法有何關係，由此方可論及兩國所出之態度。比國宣告恢復戰前中立，影響法國國防至鉅，一則使軍事意味之法比同盟，無形消滅，一則使防禦工程「馬奇諾防線」，展長至海邊。如英法空軍無權越過比國境界與利用其飛機場，則德國由北海根據地而來之飛機，予英法以莫大之威脅，在戰略上言，英法已處於不利之地位。反言之，德國則可藉比國中立，以遮斷英法進攻德國之路線，與減少英法軍事之力量。故英法均不滿意於比國之中立。

比國忽宣告中立，其故大別有二：對外而言，比利時感於侵略國之氣餒，對法國軍事優越之地位失去信仰，認英法自顧不暇，無力保障比國安全，故不得不變其外交方針；對內而言，比國國內法西斯勢力膨脹，弗拉曼民族協會與萊克斯法西斯主義者均倡「遠離法國」之口號，而鼓吹傾向柏林，比國中立，顯與德國有利，此二者即比國宣告中立之來源。

但比國本身亦有矛盾存在，比國雖宣告中立，但不敢不顧及英法之關係。比國與英法在歷史上有悠久之邦誼，甚至其現狀之安全，亦有賴於英法之保障，尤其在非洲之殖民地，倚賴更殷。因此當比國宣布中立外交時，即分頭向英法當局解釋，謀作補牢之計，比王此次之赴倫敦報聘，即與英國當局商談中立問題，英比兩國間，實際上業已成立協定，蓋英國對於比國解除羅約所規定保障國義務之願望，已予以接受矣。

同時，英法比三國間亦盛傳成立協定，其要點大抵有三：(1)比國中止援助英法之義務，(2)比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應由英法兩國加以保障，(3)比國承諾任何國，倘有侵犯比國中立地位之行爲時，即加以抵抗。吾人對此三點而論，尙有疑問存在，即比國既解除羅約下規定之義務，是否影響其國聯盟約第十六條規定之履行，英法報紙並無明文登載，以常理推測，比國恐不能與國聯盟約發生脫節，所謂中立者，絕非戰前

之永久中立，而又有新的解釋耳。

(2) 東歐保障問題 西歐與東歐僅地理上之劃分，政治上有密切之關係，故言此者必及於彼，西歐安全問題勢必引起東歐保障問題，兩者不能單獨解決。羅約國英法德三國對此問題，各有不同之主張，大抵英國折衷德法之間，茲略言之。

法國對於東歐保障問題之重視，不減於西歐，法人自歐戰以後，始終認為法國之安全，不僅繫於萊因非武裝區，而有賴於東歐之聯盟。吾人可於法國戰後外交政策一端以見之，一九二一年法國與波蘭訂有政治協定，約定一方如被攻擊，他方即出而援助，一九二四年與捷克訂立同盟條約，一九二六年復與羅馬尼亞訂定友好仲裁條約，次年又與南斯拉夫亦締結友好仲裁協約，由此而組成之「小協約」(Little Entente)，實即法國安全之衛星。一九三五年，法國與久視為敵之蘇聯，攜手言歡，兩國締結法蘇互助公約；去年又與波蘭恢復同盟，並予以財政上之援助。凡此種種，均係法國感於德國之威脅，使東歐同盟國鎮懾德國之後，使其不敢西向而已。

溯羅迦諾會議時，東歐保障問題即為重要爭執之一。德國初未言明保障波蘭現有之境界，僅提案中有：「德國並願與其他國家亦訂立和平解決政治的及法律的爭議之仲裁條約」，為此大遭法國之抨擊，後經白里安與張伯倫之折衷，改由法國採單獨方式，另與波蘭及捷克斯拉夫各訂一互保障約，相互保障德國遵守同日訂立之東西歐仲裁協約，雖不與萊因保障協約成一「整個系統」，但實質與之發生連繫也。在此吾人可見德國對於東歐問題，欲留行動之自由，而英國則限其担保義務，僅止於西歐，因英國不欲保障東歐，以加強法國同盟，而助長其歐陸霸權也。

及至德國廢止羅約，又復引起東歐保障問題。初時德國猶表示願與東南及東北毗鄰諸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以一九三四年簽訂之德波十年互不侵犯協定為藍本。但過後德國則僅提西歐保障新約，對於東歐，不復及

隻字，且德政府建議新羅迦諾公約，只以英法義德四國保障比利時與荷蘭安全，不容第五國加入。甚至建議將關於法國與東歐國家間訂立之公約，由未來西歐公約兩保障國之英義，加以批准。按德國之用意，即欲將東歐與西歐兩保障問題，分開解決，一則為其東進政策獲得行動之自由，一則隔絕法國與東歐諸國之密切關係，又隱隱焉以反對法蘇互助公約為媚英之餌。

但法國自一九三四年希志拉廢除凡爾賽和約軍備條款之日始，其外交政策已有重大變化，由於英國抑法扶德之結果，使法國戰後之倫敦路線改為莫斯科路線。法蘇互助公約之締結，實為近代歐局劃時代之頁，羅迦諾之反蘇陣線，國聯體系之反蘇集團，均因此約而風消雲散。時至今日，法蘇已為歐洲和平陣線之柱石，與東歐諸國亦連繫至密，況德國野心未已，英國態度模稜，法國之倚重東歐同盟者更甚，故新羅約中之東歐保障問題，法國必堅持其十年前之態度無疑。

(3) 國聯連繫問題 法總理伯倫 (Leon Blum) 於一月二十四日在里昂演說時，曾謂德法兩國之主張，完全不同，德國主張雙方進行談判，而法國則主張對於歐洲問題作一整個解決；又謂法國所謂之安全，與「和平不可分割」之理論，未可分離，亦即以「國聯為柱石」之法國政策，不相關云。德元首希志拉旋於同月三十一日發表重要對外演說，詞中所提和解歐洲之八項辦法，無一與法國吻合，關於西歐問題，除承認荷蘭和比利時中立以外，新羅約與東歐問題，未涉一詞。由此可見德法解決歐洲問題，觀念上即根本不同，一以國聯與集體安全為政策中心，一以獨行與突破現狀為侵略張本，兩者難以協合。

由於德法觀念不同，而影響新羅約之性質問題。關於新公約之例外問題，即遇某項問題援引新羅約條文，而與國聯盟約條文不相符合時，則應作為例外，不適用公約條文，此項法國贊成，英國亦主張，而德國加以拒絕；英法又主張新公約遭違犯時所採取之辦法，應提交國聯，加以仲裁，

而德國亦表示反對。德國又建議組織國際仲裁法庭，有管轄各項協定之權，不啻否認海牙國際法庭存在，甚至新公約簽定後之比利時，不得在國聯會章下援助法國或任何他國等等。總之，德國欲使新公約之性質，不與國聯發生連繫，而為英法運用也。

三 新約展望

最近羅約國英法德義之政治關係，如與去年情勢相較，已略見好轉；而各國均有同一之趨向，即於西歐需要一個暫時的安定，此項趨向，實為談判新羅約唯一之動力。吾人前已言之，比利時中立問題，係未來羅迦諾會議中最難解決之暗礁，但現在實際上業已解決，英法比陣線，復歸於好，此乃英法外交之勝利，而對於新公約之進行，又大有裨益也。新羅約之有前途者，此其一。

英義締結地中海君子協定，有兩大意義：一則英義劃分地中海之新勢力圈，一則英國謀與義國妥協。此項妥協，含有懷柔之作用，欲開疏德義關係，而重整「斯特萊薩陣線」(Stresa Front) 同時，吾人亦須了解德義間之携手，並未能消除兩國爭霸中歐之衝突，此種矛盾關係，往往為英法所乘，由親義而孤德。英國鑒於羅約國中義國支持德國之暴行，使新公約談判無法進行，因是自英義妥協以後，英國不斷拉攏義國，而使德國孤立，先與義國進行新約談判，而後使德國就範，此項政策，已有效果表現，據本月二十日路透電：義外長齊亞諾與英駐義大使德魯蒙，已在羅馬秘密進行新公約談判云云，故英義邦交之轉變，實即羅約國兩個對立陣線之和解，此其二。

德國在目下猶無向英法挑戰之野心，故對西歐問題，亦需要一安全保障，所爭議者，唯代價而已。在英義地中海妥協以後，德國亦加緊拉攏意國，戈林輩之迭赴羅馬，無非為要求義國對於西歐新公約問題，取得同一

立場，而為德國聲援。但德義在中歐之矛盾，又復益加甚，因此兩國共同對英法陣線，已見動搖，吾人可於奧國政治變動以見之。最近奧總理舒斯尼格將內閣中代表國社黨勢力之公安部長司徒默(Herr Newstaeder Sturmer) 免職，按司徒氏於德奧協定締結後就任斯職，以示對德好感，近被免職，不啻將德奧協定實質上宣告死刑。奧國此舉，顯與義國有關，因此德義邦交，大有惡化之趨勢。吾人不問奧國此次舉動將有何結果，但德國在中歐之打擊，則毫無疑問，而德國將急起以應付此問題，亦勢在必然。如德國多事於中歐，則必先求安全於西陲，如此或謀與英法妥協後談判新約，此其三。

英國之對法對德政策，已有轉變。自德廢止羅約後，英國對德藉法蘇互助公約而廢約一舉，實為深獲其心，僅於片面廢約之行動，加以倫理上之譴責，而對法國之措施，則始終不甚合作。但德義在中歐妥協與兩國干涉西班牙內戰以後，英國于德國之擴張，將危及其地中海西部之勢力，由此乃轉而與法國合作。如德兵侵入西屬摩洛哥問題，英國即支持法國之強硬抗議，迫使德兵退出，再如比利時中立問題，英國亦與法國立同一立場，而終得解決。英法合作，為西歐唯一安全之途徑，亦新公約進行之一大推動力，此其四。

綜此四端，乃係新羅約締結之可能性，由可能轉為現實性，猶難乎言之，西班牙問題如不迅速解決，則新約前途未許樂觀。若幸能談判順利進行，而新公約之性質，亦不過彼此保障現狀暫時之安全，若干年前樹立之對蘇陣線，已成歷史上之陳物矣。

全國新書彙刊

(第三十七週 民國廿六年三月十日)

本報前為便利讀者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新書介紹。能詳盡調查。深蒙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特自六月一日起。每星期一。在廣告欄內。編列一會。促進文化。之勞。特自六月一日起。每星期一。在廣告欄內。編列一全國新書彙刊。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選。並加鑑諒。為盼。

學術

人間詞話講疏
飲水詞箋

許文雨著
李昂著

一元二角五分
一元四角

心理學

民族心理與國際主義
實用學習心理精要

陳德榮譯
高山譯

一元四角
二角

哲學

忠的哲學

楊繡譯

六角

宗教

基督教史略
祈禱的科學

鄭啟中譯
陳茂如譯

五角五分
三角五分

國際外交

白浪滔天的太平洋問題
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
門戶與開放中國
藍辛與秘約
東北抗聯軍第四軍

錢亦石著
錢亦石著
李祥麟著
明耀五譯
王亞著

一元四角特價
八角
四角
一角二分

政治行政

各國地方政治的中心工作
責任政治的中心工作

張水懋譯
朱劍石著

三元特價
七折
二角

經濟

中國財政之病態及其批判
農業倉庫經營論
所得稅原理及實務
遺產稅
價格統制論
中國茶業

孫懷仁著
侯哲昇著
彭師勤譯
潘序倫等著
金國寶著
薛海譯
朱美予著

四角
七角
七角
一元二角特價
一元特價
七折
八角
四角五分

法律

二十五年輯印中華民國法規大全 徐百齊編輯 精十四元平十二元特價七折

教育

邊疆教育
職業教育
現代各國青年訓練

自然科學

算術解法指導
物理實驗
觀賞植物圖譜
長江流域的鳥類

有機化學實驗法
家庭的化學家

藝術

藝術的起源
樂理與作曲

文藝論著
文藝復興期之文藝批評
約克翰·利斯克夫(第一冊)
小說

生還(長篇)

貴族之家(長篇)
第三部(第二部)(長篇)
航線(短篇)

慶邦存底(短篇)

崇高的母性(短篇)

戲劇

春風秋雨
小學教員
茶花女
復活

阿英著
鄭延毅譯
陳綿譯
陳綿譯

四角五分
六角
六角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為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均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為廉，因其目的祇在為社會服務，營業利益，非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劉曼卿著
江恒源著
張德培編著

三角
五角
八角

蕭秋朋編
王維康譯
沐紹良譯
王開時等譯
國際貿易局

一元四角特價
一元特價
七折
四角
四角

余天希譯

六角
六角

蔡慕暉譯
金仕唐譯

一元二角特價
七折
六角

孫偉佛譯
傅雷譯

一元四角特價
七折
八角五分

鬼工著

報紙
道林
七角

蕭軍著
蕭軍著

五角
九角

沈從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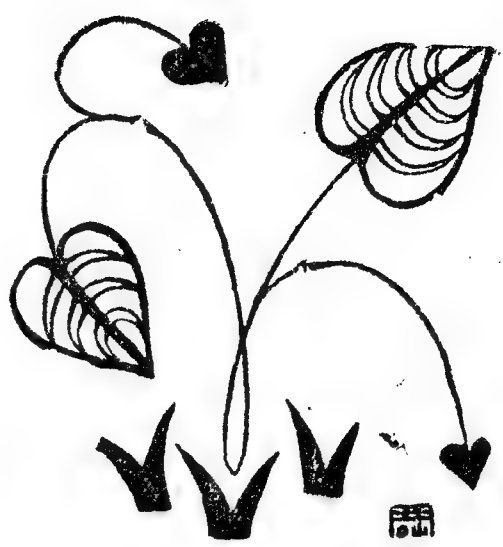
三角

黎烈文著
李劫人著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阿英著
鄭延毅譯
陳綿譯
陳綿譯

四角五分
六角
六角



『藝術節』(上)

張沅吉

全國美展及音樂演奏評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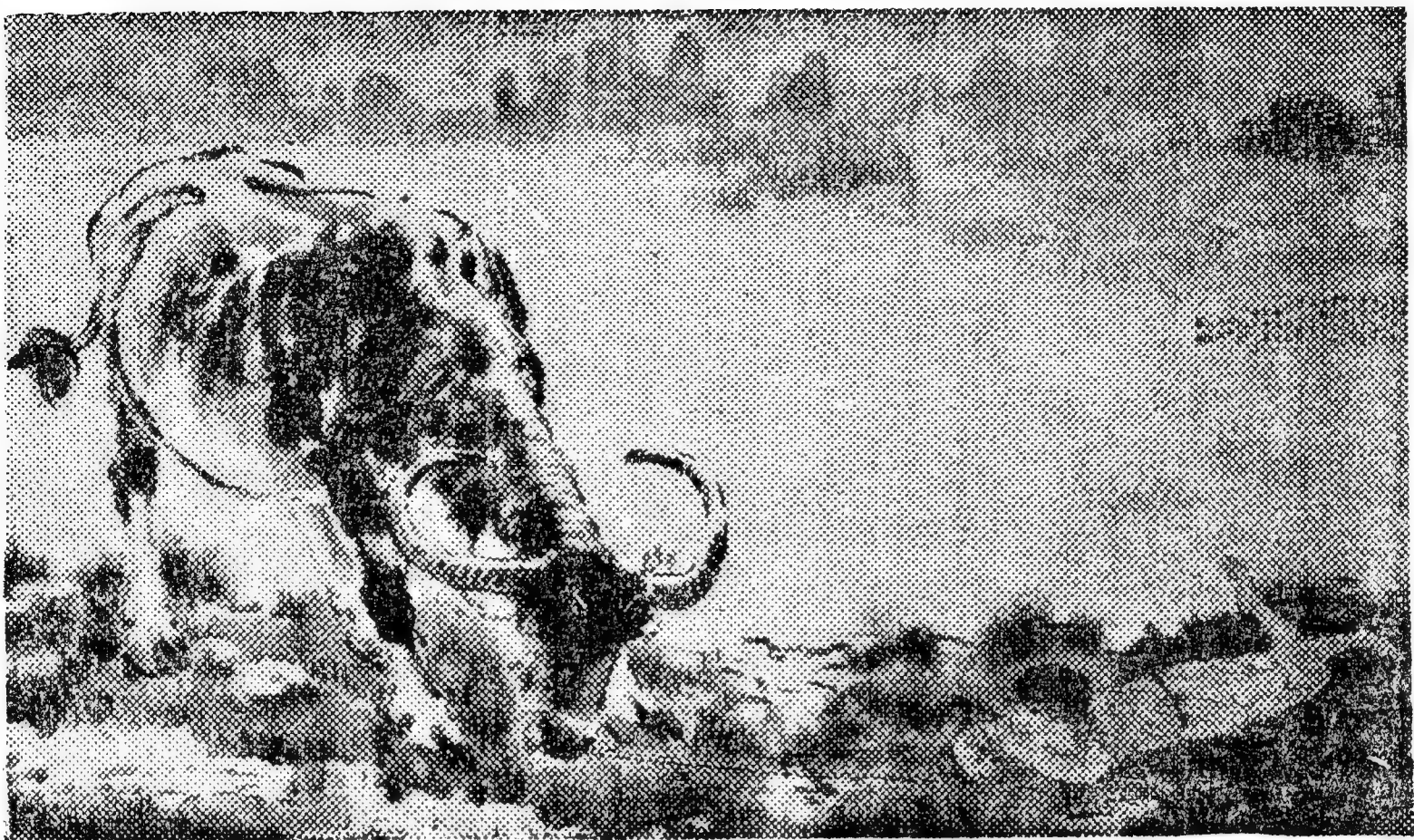
畢竟我們這古老的國家是在活躍的奮進着，回顧十八年的一屆全國美展在上海舉行，只是光光的美術展覽而已，可是現在二屆美展確實有些不同，別說熱鬧的空泛形容詞，至少，他們已經在八九個分門別類的藝術領域裏，同樣地注意到空間藝術，時間藝術，甚而之于綜合藝術——美術，音樂，話劇——，以形成有如古希臘的藝術節，這正是多麼值得稱賀的一件偉大事業，我們單看每天盤桓于新都國府路二所高聳的大廈的羣衆——國民大會堂和國立美術陳列館——便可概想到他的在中國近代藝術史上是佔了何等重要的一頁！筆者恭逢其盛，極願意將觀聞所及，稍微作系統的報導和加以簡單的批判：

涉及全國美展的話

▲一些籠統的疑問 當籌備委員初成立時，記得有一條決議是極關重要的：便是這二屆全國美展是以表現現代精神為主，可是，如今所開得烏烟瘴氣的還是在這問題的核心

，因為陳列古代美術品，必然地發生與現代美術品的比較，因此，一般學究都高唱着：『今不如古』的貶語，那也是他的形成的內在必然性，我們這裏簡單地答覆主持者一個要點：就是古代美術品早有固定的陳列場合以永久展覽，使後人觀摩探微像故宮博物院之類的，那末又何苦來湊熱鬧，這湊熱鬧的結果非但沒有增助全國美展的盛果，反而引起成見的爭執。再說，因會場的狹小，竟使陳列的空間地盤亦大受影響，這一點似為主持者的失策。因此，結論是：全國美展此後必須吻合他們的立場，不必包羅萬有，但使每一參觀者了然于胸襟的是一個整調的概念，而不是走過百貨公司的蕪雜的浮念而已。其次，人事的複雜，在他國既鬧得多少有點弄不清楚，在中國，不消說更會使人頭痛，可是如果具有誠意的想公開一下，那末至少也不至于像這次的局舉一隅和那些不相干的非專家來硬為踏足其間的吧！所以我們不得不惑於這內幕的究實，但求此後更能獲得圓滿的前程，我們虔誠地希望一切公開。

▲關於審查委員的爭執 全國美展開幕快半個月，截至寫稿時全國報章雜誌還找不出一篇從畫幅本身的技術的或藝術的批判，這可見國內藝術批評家是如何的缺少和提倡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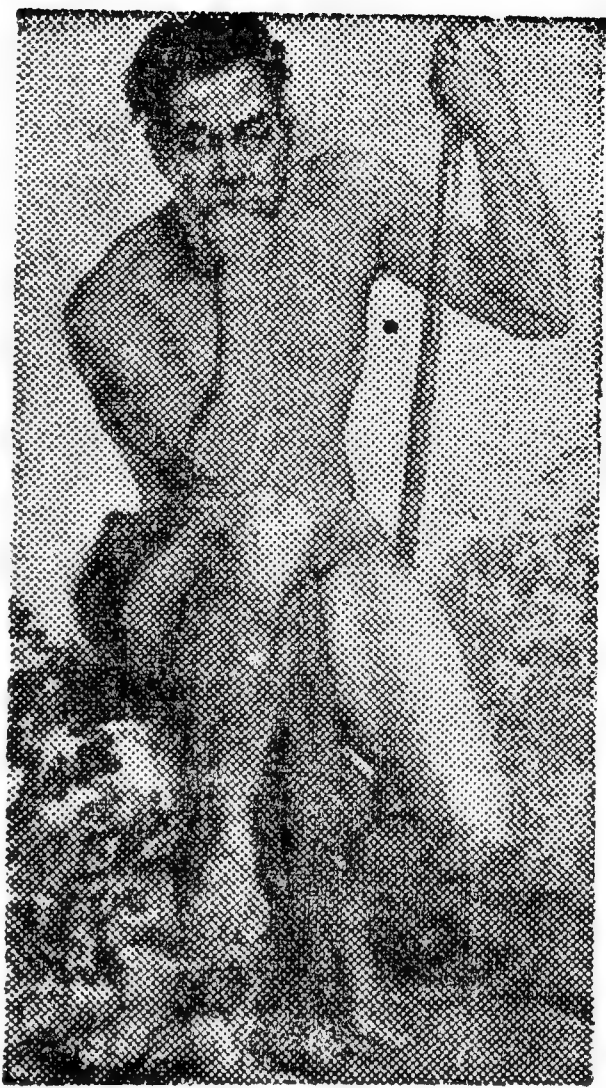
鄭「歌」徐悲鴻作

的整個運動中還忽略了一個基本陣容。但是，報章連篇刊載的倒有些指責人事問題的，特別是有關審查委員之支配和資格等的爭執，好像問題有些爭執得白熱化起來，我們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可以同意那位李竹子君所提出的代表一般的意見，「反對此次全國美展竟以研究年限相當者審查研究年限相當者，同學審查同學，甚之後進審查先進」！（原文載四月十三日中央日報）這直截了當的反對聲，大概基于西畫出品的局部事實，那末，我

們姑且來探討一下，這原則是非常合理，可是應用這原則在我們這新興藝術——西洋畫——較落後的國家，在事實上碰將碰壁，筆者因為在編『西洋藝術流傳中國史料』的關係，探求這所謂西洋畫目前的幾個老作家，似乎都不能符合資格，便是技巧好，藝術思想好的一元化理論，因此，儘有十年二十年前的前輩西洋畫家，可是請他們審查起來，所得的結果一定是不堪設想，我們舉例說！劉海粟的先生那位周湘，聽說還在嘉定的黃渡鄉下，如請他來審查，或將陳列大掛新舞台式的佈景了，此外，武漢的西洋畫老前輩蔣蘭圃氏，我們見他的作風便可知道如來審查是如何危險的意中事！此種種，我們唯有盼這全國美展在其他事務上的完整，而這審查員的要比擬法國國家沙龍，或日本帝展，或英倫皇家畫院等的老前輩來審查作品，那末唯有期待今後能造成更豐富偉大的史實，才能自然的達到目的，否則，合理的原則，必然地因特殊環境的關係而一定行不通的。

▲幾個具體原則的探討 有關這次全國美展的論文所附建議，我們可以從十幾篇文字裏找出幾個極合理的建議：1. 固定的會期：我們回首查一下民國十八年的第一次全國美展籌備會組織大綱那第六條：『本會展覽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其展覽時期及地點，第一次由大學院（教育部前身）決定，自第二次起由本會接直決定之』。這張空頭支票，誤期達八年之久，也着實反映了這動盪下的新中國所影響的事實了

。所以固定的會期是連帶解決出品內容，準備，和要創造一個大運動的基本信念的必具條件。2.事實上表現現代精神。



「者命亡」畫粉
作士女良玉潘

為什麼要說『事實上』這三個字，因為這次全國美展也說表現現代精神，可是一般觀眾心理因陳列些古董書畫之類而大有今人決不能望古人的項背，甚且現代藝術家簡直一無可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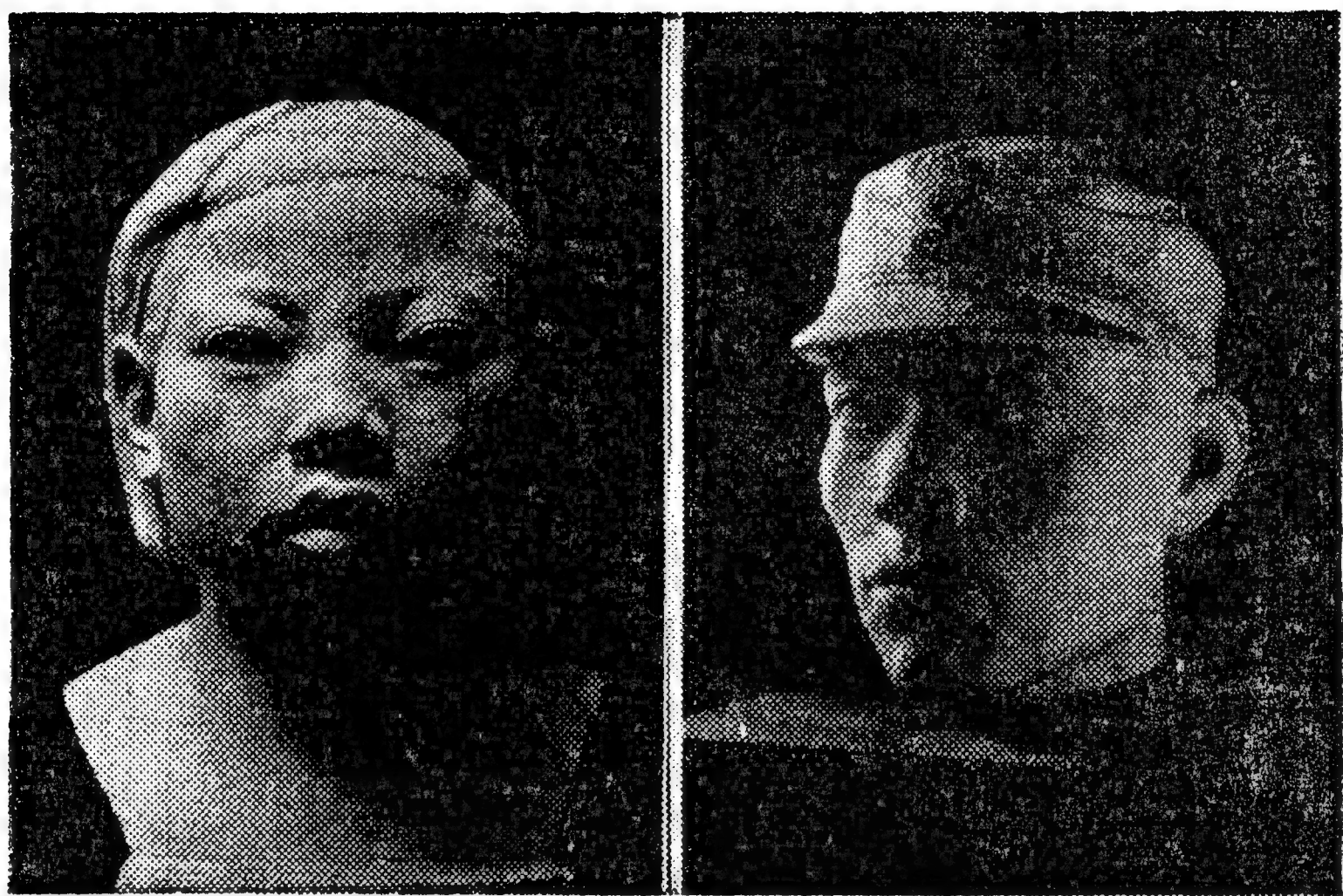
作百斯呂 畫油「代時去過」

的歪曲理論，致失自尊心的否認現實，我們要努力創造一個新時代，只能儘量由現代人去實際體驗出來，決不能從思古

幽情中幻想的。3.要獎勵，這是直接間接根下百年大計的光明要求，我們別說那些該獎的理論，當每一少年作家捧起西洋美術史來，多麼懷念于那些大家們在少年期的獲得羅馬獎，國家獎，榮譽獎，可是回顧我們的祖國，難道這一點都享受不到，我想要做近代國家的話，這種合理的獎勵是多麼該頒發的，聽說這次本來決定是有的，可惜主持者有怕打開頭——某籌備委員兼審查委員語——的危機而臨時取銷了，那又多麼可惜的事呢！這三項原則的實現與否，完全可表現這美術運動的進行正常與否，所以，有充分的理論根據還須有充術的事實去完成它！

▲書畫出品問題的核心 日本所爭辯的邦樂洋樂，邦畫洋畫，乃是三五十年的事，可是這爭執在中國好像始終沒有解決，非但精神文化的國樂西樂，國畫西畫等，連科學的醫藥事業也要鬧國醫西醫之優劣，那末何怪單是一團糟，這問題的爭辯連綿二十多年，照例也該解決，可惜事與願違，我們一讀北平晨報的社評：『中國美術的傳統理想為甯靜淡泊，其影響所及，與其說是鼓勵人努力奮鬥，毋寧說是引誘人隱逸避世！』繼而提出：『我們現在需要健康的美術，即是簡朴有力，而又接近實際生活之作品，歷來傳統的作品，多有不合此項健康之標準者！』（四月三日）讀上列社評，似乎可以解答一部份目前中國畫家所表現的美術，多少是不合乎這原則的，我們再看僑居中國極久的收藏家福開森

Dr. Ferguson 博士，在北平公開演講裏指出中國繪畫自唐迄今絕少變化，現代畫法上所能知道的在唐代亦都知道而應用，據他的建議：中國畫家一定需要以新的方法來表現中國的



「青年軍官像」雕塑

「少女」雕塑 劉開渠作

品性，哲學，理想等。

好，我們這

裏具體地說

明：如果第

三次全國美

展純粹以現

代出品為中

心而舉行的

話，那末，

是否還是如

目前國畫洋

畫出品數量

的比例：（

國畫入選應徵出品為百分之二十四，洋畫入選應徵出品為百分之三十），而國畫與洋畫之入選占全部出品為百分之二十一與百分之九之比，這不是單純的要求擴充西洋畫在數量上

增加陳列，乃是實質的反映，國畫之隱逸避世的發揚和普遍，以及近頃復古思潮的透露的片斷，致有這大量自造山水，理想人物等的題材作品出現。所以下屆全國美展，如果限以現代出品的話，便可給這所謂利用二種不同的東西工具，來儘量發揮我們的現實，然後可以直接的比較所獲得效果是怎樣一回事！這一點其實非常重要，也可以說是要如何來創造中國新文藝復興運動的先決條件之一——工具的取捨——。

▲西畫出品作風的批判 法國國家沙龍和秋季沙龍已經是畫下一條鴻溝，前者表示古典的學院風，後者則較自由的現代作風，可是還有獨立沙龍的更奔放自由的所謂新派作品，在日本也同樣，帝展，二科之外，還有獨立春陽展等，這種具有悠久歷史所劃分的系統的表現，是先進國家的有條理的精神的反映，我們當然是不能比，因此，在全國美展裏，單就西畫出品來究其內容，則自嚴格的學院風的寫實主義起，一直到近代最新的構成派和超現實主義的作品都有，可說極盡包羅之能事。這不去說他，簡單地劃分的還是在於一種是根據於客觀的寫實條件而表現了畫面的內容的，反之另一種是自我的個性表現而放棄客觀條件的描寫，而形成大別的二種作風的分野，因此互相為立論而鬥爭起來，我們分析地研究這二種主張，而找出一個共同點：便是在題材上，除掉一些習作而零碎的觀感外，都想表現現代新中國的少年精神和正處在這顛沛流離的大時代中！這一點不論基于寫實的和

但求個性表現的——暫且給他們戴上這二個勉强的新名詞——都有同樣題材的作品陳列，除了這一點共通點外，便有二種不同點：幾乎也是爭執得最利害的，但求個性表現的系統裏他們放棄嚴格的基本訓練，所以在素描功夫上幾乎是學了一點皮毛，隨即開始宣揚天才而努力想在畫面上打破現實和成規，這種創造精神誰都不能否認他的革命精神，可是在不穩固的根底下只有膚淺的放縱吧了！所以二十年來創導新派的作家，除在他們的刊物上和口講指劃的說盡了動人的理論外，但，不論識者與不識者都不能同樣地在他們的畫面上動容，這好像是沒有過份的誇大吧！至于那基于寫實的系統裏還有寫實程度上之嚴格與否，可是在客觀的描寫手段上都一致地想把畫面表現出來，傳達大衆，我們將這理論來適應事實，那末大約可分晰如下：如果以出品者地域來分，北平和蘇州二個系統裏，幾乎是最嚴格的寫實，前者由常書鴻爲中心，後者顏文樑爲導師，次之，在寫實的境地裏參雜略含自由的作風，是南京和武漢二處，前者是徐悲鴻爲領袖，後者由唐一禾爲師範，此外，便是放縱的個性表現以及新派作風，那便是杭州上海廣東三處，由林風眠劉海粟李東平等所領導的，當然這種劃分還不是絕對的精確，單看廣東的著名前輩畫家馮鋼百，他的凝練沉着的作風，確是例外的，而北平却有龐薰琴的新派構圖呢！這不過爲方便起見所分拆的，總之，個人以爲東鄰的日本因受盡剛自大戰後的動盪的歐洲

畫壇，傳染了那破碎的雲霧裏所表現的縱枉，而一些沒有實助于他們自身的表現，中國正在那時轉輾販自日本，致蹈一發不可收拾的局勢，我們此時很可以反省了，怎樣以認識這時代所賦予的責任，而如何應用你的偉大智慧，再加上你的凝練技巧，來完成這創造一個新時代的前夕！

▲西畫出品的個別討論 如果從畫面本身要找尋豐富的情感，我們立刻指出一幅顧了然的『女像』，因爲作者本身的修養是很清楚于他的過程，而所描寫的對象也是頂熟悉的人物，所以，勾引起無限熱情的流露，至於筆觸和敷色之佳，可以說是少見到一幅傑作，我不是說這幅的技巧是如何了不起，最要點還有內在的生命力的表現呢！同樣他的大幅『守望』是富于戲劇型Dramatico的描寫，而使人略感缺少畫面的統一性。徐悲鴻的『眺望』大幅，不論在技巧，內容，都是第一流的傑作，可以爲無數後學的師範的一幅偉構，我們常常感到新派畫家的手腦不相應，而有說教般的敷淺。徐氏因技巧的熟練而發揚出來的思想，便立刻合而爲一而成了一幅名作。青年作家張安治的力作『后羿射日』是一幅以歷史題材來暗示現代人生的前進的進取精神，作風由幻想而變成圖案型的構圖，尚不失其爲一幅力作。常書鴻的『人體』是極可爲楷模的作品，並且顯示了一種堅固確實的作風，將常人所用濃厚的堆砌的敷色方法給以重大的打擊，他用了只不過薄薄一二層的油色，很正確地大筆的下去，而結果一起

到家，表現力的強是驚人的非所預料，不愧為歐洲人所稱道而能入選法國國家沙龍的。他的另一幅靜物亦是精到之作，可惜他的第三幅自畫像因過于着重細部描寫，倒反而有些呆板，但，不可忽視在這一幅畫的他的女孩的臉部，着實可以成功一幅單個的肖像傑作。

有一個固定的理論是：同一教師所傳授的總有在作風上顯露其共同傾向，所以吳作人，張充仁，周圭三氏，在色調上受比國大師 *Pissarro* 的影響非常顯著，幾幅風景畫上亦可體驗出來！另外，田園詩人呂斯百，這次沒有詩一般的鄉村景物，嚴格的肖像畫二幅外，只在一幅『汲水者』裏才可呼吸着他的陽光的霧霧。他的柔軟的色調，筆觸，反映了作者的本身性格是非常清楚的。武漢是被認為華中的中心點，由唐一禾，莊子曼諸氏的努力，在他們的出品上，也正在打下了一個堅強的基礎，唐一禾的『武漢警備者』是一幅應時代的力作。

這裏再混通地談幾位水彩畫的前輩，李毅士，孫青羊，周玲蓀等除周氏有如老弱殘兵外，李孫二氏都可以看出他們的素描根底極為嚴格，水的份量也很適當，作風極純正，題材也富於意義的，只不過色彩上單純一點吧了。這次展覽會裏有好幾幅出品可以示人以水彩畫的正常方法，因為，號稱水彩畫專家的王濟遠，他的水彩畫面重疊和滯色所引起的惡劣感想，影響後學青年極多，那末可以因此而給他一些糾正。

我們以不捧不罵為客觀立場，必需對現代二位如大師般的劉海粟和林風眠二氏的作品，提出來討論，林氏只有一張靜物，滿幅粗筆滿塗紅綠對照強烈色彩，因為靜物，沒有辦法談他所表現的思想，可是技巧上決計不會使人受什麼感動的，其他先進國家的國立美術學校校長，往往是學院風的官派。藝術，到我們這古老國家裏却相反，非但不正則，反而大胆放肆，莫名其妙，其影響于整個中國藝壇是多麼的淒慘。而且林氏回國後的作品，終沒有一幅超過他剛回國的幾幅油畫大作，非但如此，類似的作品都沒有，在畫面上的程度有如相隔十年前後的幼稚。其次，劉氏的西畫三幅，那三條腿的牛早有定評，比較得還是『泰晤士落日』的一幅似乎有些風景畫面應有的表現。不過，放在旁邊的多少風景作品，儘沒有人讚美為『東方獅子』『文藝復興大師』等類的街頭，可是着實要強得多呢！

為篇幅所限，決計不能盡量單獨個別提出，但是使我們可以安慰于萬一的，還是那些從不為我們所熟識的名字的許多作家，可以使我們流連於他們畫面前，盤桓良久而不忍率去的，像斐莉的一幅靜物，馬如騏的『溫泉土舍』，袁留萃的『荔枝灣』，劉競生的粉畫，俞雲階的『人像』，趙春翔的『乞丐』等，決不因他們平日沒有宣傳或要人為他們主權開畫展而喪失他們的優美作品本身的評價，可惜筆者並不熟悉這幾位作家，惟有在這裏向這些無名青年作家致敬。

▲幾位出品人的談話 籌備委員兼審查委員而且是出品

人的吳作人氏，在會場中無意的碰見，除開頭以驚訝的態度來問一句：『您怎麼沒有出品』？和好像認為遺憾般的唏噓一聲外，經筆者要求簡略地答覆幾個問題：

問：全美感想如何？

答：想來比第一次總來得整齊吧，不論內容的，精神的，技術的，都似乎是有進步。

問：審查時有何困難或衝突？

答：沒有吧！不過會場上陳列幾幅中國風味的畫，許多人恐怕有所誤會，那二張用金銀漆來畫蘇武牧羊等等的作品，是一位遠從南洋的華僑特別鄭重的來參加，所以常務委員囑不必以畫的質來估量，讓牠陳列，另外幾幅大的裱好的畫題：『惡夢』，『大同世界』，『華清池』等幅，常務委員也囑不必以畫的技巧藝術來談判，因為他用中國工具來畫西洋畫的作風，乃是一種值得提倡的嘗試，所以一般參觀者，或許對我們還有審查眼光的正確與否為質的，其實倒是一種特殊情形。吳氏說到此，指着『惡夢』一幅詳剖每一人體的來歷，這是說他是東湊西拚的抄來的，這種作畫的態度多少是不值得一顧的吧！

問：這次說明有獎勵的辦法，可否告訴一二？

答：喔！獎勵金嗎！這是打開頭的事，常務委員已經決計取銷這計劃了，說起來一言難盡……。

「唔」。在這句使人失望的回答後，我們的談話便告一段落。

隔了三四天，在第三次的去參觀時，在會場中碰見另一出品人王顯之氏，經瑣碎的叙言之後而答覆的是：

問：全美感想如何？

答：似乎現代作品太少，非但此，全國美展應當以現代作品為主，現在有倒行逆施的結果，此外，人事方面當然很多不週到，尤其是在佈置上！

問：對於審查意見怎樣？

答：這問題可以奉告的是廣東方面友人胡善餘氏來函，述及審查委員都是些同輩出身只能審查自己學生；却不能放肆地審查前輩吧；這一點影響出品的量是極顯著的呢！我又和另外一位籌備委員也是出品人的呂斯百氏談話，

我們的問答是：

問：請你發表些意見？

答：自問站在這地位上不容易說話，罵人不必，捧人也非所願，大體上說來，這次全國美展是有正常的進步，可是沒有能做到迎頭趕上去的躍飛猛進。單看八年前出風頭的畫家，現在看起來正是相差太遠了，可是最重大的一點，在會場上盤桓了十幾次始終不能使我們發現一位了不起的大天才呢！

是的，大天才確是不容易產生，我們談得高興時又碰見一位

知名的青年作家張安治君，好像也徵求了他的意見：
問：請你也來些意見？

答：我不想多說話，因為這種批判都不能討好人家的，這裏，我單提出一點意見，認為是遺憾的是：這次全國美展宣傳方面正是太無成績，除官報上寥寥的一張特刊外，簡直不容易找到有價值的文字，甚而至于專刊要賣人家三毛錢，也不見得如何精彩，這一點足以影響全美效果極多，你以為如何？

是的，這些有關人事方面的事務，我們在篇首便指出來種種尚未完備的實情了！

尾巴

與其寫下了一大堆如何超事實的期望，還不如重覆摘錄籌備委員滕固氏的三點希望：

1. 希望全國美術家趕快把精心傑作送來！
2. 希望全國搜藏家趕快把有價值的搜藏品送來！
3. 希望全國藝術批評家準備以文字幫助我們，闡明中國前代藝術的價值，指示今後藝術家的出路。

這僅僅的三點希望，在這次全美裏已經達到實現的如何程度，也非常明顯，那末，我們唯有期待明年的全國美展在質與量上都有充分的長足進步，同時還須在精神上符合這三點簡單的合理的期望，每一個美術家決計不能坐視這少年中國的另一大時代的來臨，而束手坐待，這奮鬥進取的革命精神我們必須貫徹，以奠定中國新文藝復興運動的磐石！

大公報記者長江著

第五版 中國的西北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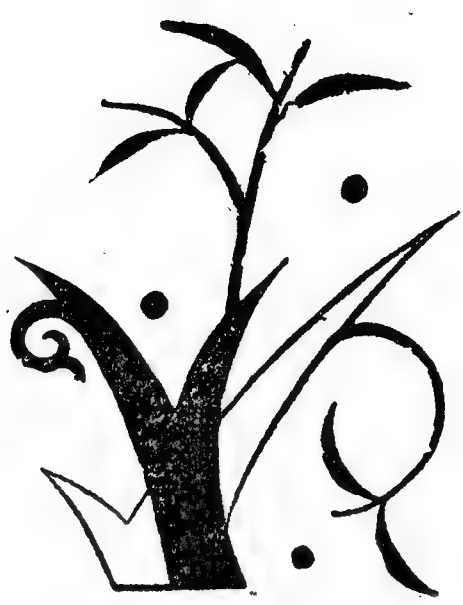
定價每冊壹元

郵費一角三分

本報記者長江先生所撰西北紀行，內包容括成蘭紀行，甘陝形勢片斷，祁連山南的旅行，祁連山北的旅行，和賀蘭山的四邊各篇，附有詳細地圖及西北各地景物照片多幀，自刊印單行本以來，各界爭購連印四版，未及三月，即已售罄。此書銷行之廣，為空前所未有，現第五版已出書，即日發售，印行無多，惠購從速。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啓

上海大公報代辦部發售
北平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漢口黃陂路大公報分館
杭州國貨大街大公報分館及各地大公報分館分銷處
國聞周報分館分銷處皆有代售



憶西蒙 (三)

長江

七 內外蒙邊

傾覆的車子，原來是我坐的。我的行李完全在那輛車上，都被拋壓得粉碎不堪。車子的四週，東一個破箱子，西一個散布包，破碎的玻璃，零亂的貨物，車箱四週有許多殷紅的鮮血，水箱和油箱漏出來的液體，浸潤了一塊一塊乾燥的沙灘，鞋子，帽子，餅乾筒，……完全和敗了兵的戰場一樣。

輕重的傷者，雖然有許多人看守着，然而緊急治療傷病，卻沒有醫生，九年前我做看護兵的經驗，正好勉強來使用。初步消毒，止痛，和綁紮，都是我一個人下手，此時我儼然作了戰後的救護工作，內心籠罩着無限的淒涼！

緊接着我們全體的問題來了。這兩個重傷的，決定不能再前進，必須送回包頭，而且當晚必須在蒙古邊上渡過一宵，萬一被外蒙兵發覺，扣解庫倫，問題可真不小。這裏沒有水，還是小問題。

終於這樣商量定，如果外蒙古兵來了，我們請會蒙古語的人去交涉，如果俄國人來，請會俄語的某君和某女士去對付。談話原則，是我們乃被東鄰壓迫，不能生存的人民，我們要到新疆去，準備我們回到東北的力量。假使他們是同情反對侵略的，也許不為難我們。

有經驗的旅客，抱着槍，離開車輛和帳幕去睡覺。理由是，蒙古人如果夜間來襲擊，一定對準車輛帳幕來。

發生慘劇的地點，叫做銀根。兩位受傷者單獨住一頂帳幕。老年人已

經不能講話，年青的吐血非常多，看來情形很嚴重，他倆的家屬和親友都圍着他們的相關係人發愁。我自己也感到事情不好辦，只好強為鎮靜，說過去如何遇到多少次和這裏同樣的現象，如何如何沒有危險，休息一晚就可以有辦法。他們發愁也無用，只好聽我這一套聊以自慰的說法，去抑制他們暗淡的心情。

當天晚上，每個人都迷迷糊糊的過去，除了無知的小孩，誰也不敢安心。作晚飯舉火的时间很短，因為同行的內行警告說，戈壁夜間舉火，可以被百數十里以外的偵察者發現，銀根距外蒙邊只有數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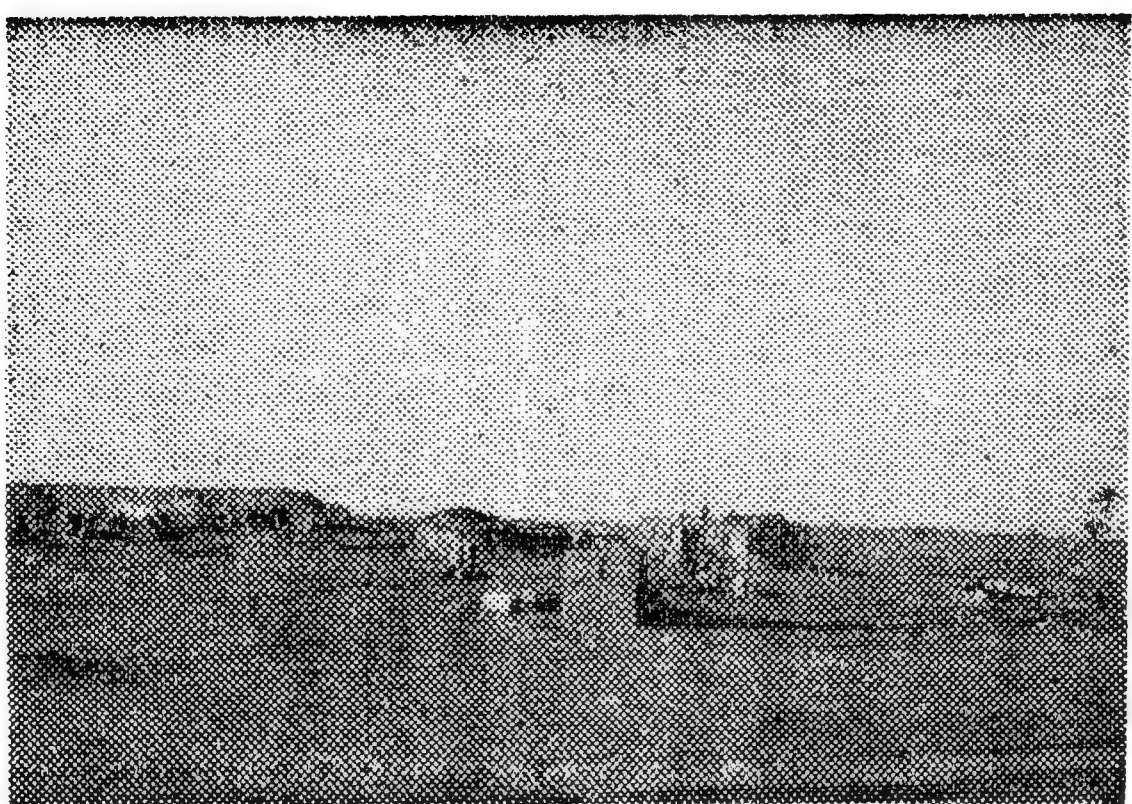
僥倖過了夜間，四日的清晨，人們的頭腦才開始清楚，所謂銀根地方，是一片荒漠無人影，昨夜飲水還是用汽車取自十數里之外！

旭日東昇，戈壁的沿邊發現一匹快步而來的駱駝，沒有戈壁經驗的人，心弦開始緊張，以為有什麼意外襲擊事件的來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突如其來的異客上。距離近了，目標大了，駝上騎着一個女子，和一個小孩，沒有武器，這團人的心緒才鬆弛下來。她離我們二三十丈遠就下了駝，用驚異的眼光來看汽車，把我們拋棄了的破布敗紙，香烟筒，罐頭盒，都當作珍奇而收拾起來，甚至於昨天慘劇後的血衣血紙，她都一並重視！她的髮辮和服飾，說明她是未嫁的閨女，但是她已經生了孩子，為了表示她的得意，她特意把她小孩的小小陽具，指給大家看看，誇耀她是男性！生育者。

不過她這一來，使司機們起了相當的戒心。因為他們有了這樣一次新

奇的經驗，不能不有相當警備。某次一輛汽車壞在戈壁裏，等後方的零件到了才能修理，內蒙古一位鐵匠，看上了汽車的鐵料，夜間乘人不備，放火燒了汽車，希望得剩餘的鐵，來發展他的業務！

傷者的形勢判明了，兩位重傷絕對不能前進，因為前去額濟納沒有醫院，再西至哈密仍沒有醫院，只能到迪化再說，然而還有差不多十七八天的戈壁汽車行程，五六千里的遠方！回去只有一千多里可以到包頭，平緩路上比較方便多了。



庫倫定遠營間車路要地班定陶來蓋

切皆成夢想，只落得滿身創痛，仍轉到毫無希望的東方！

專車送走傷者之後，我們繼續前進。銀根東距松樹嶺三百餘里，西距班定陶來蓋一百餘里。班定陶來蓋與銀根之間，為純粹之大戈壁，戈壁中一無所有。北面係內外蒙古分界之小小山梁，東南西三面皆一望無際。

班定陶來蓋亦在戈壁中，有小山形如喇叭之帽。北去外蒙邊五六十里

在傷者方面，他們是

不願回去的。年青人幻想着在新疆看新的事物，在新的環境下生活，新疆接近蘇聯，也許能知道許多蘇聯的事情，新疆有許多民族，可以學會許多不同的語言，將來西北問題，大大開展，正可以在西北作一番事業。老年人是想去看看自己久離東北的兒子，詳談數年闊別情緒，並且從此可以暫時生活在新疆。誰知利那風雲，一

界山中富森林，內蒙古人常有偷入砍伐者，外蒙卡兵對此稽查甚嚴，如被逮着，則所有竊盜用工具，亦皆沒收。

此地北達庫倫，南達定遠營轉寧夏，可以勉強通行汽車，馮玉祥先生經營西北時，若干人員和蘇聯由庫倫接濟之軍械，皆自此道輸入。

現在有十數家商人住此，因為稅卡林立，逃稅的事情很多。我們經過時，正有商人私走少數皮毛，被處十倍罰款，經多方面來出求情，才罰款五倍了事！

這個稅卡，是由寧夏最肥的稅局「磴口」派來，只是「分局」下面的「小卡」，每年這一分局包徵稅額是十二萬元，而二十四年却收入一百餘萬！每一個稅兵月餉本定十二元，但是年終分紅，每人得四百餘元！稅局如此豐收，而一般貿易却每況愈下，顯然的，豐收文章做在不可想像的地方！

經過班定陶來蓋的日本偵察隊，從這裏分為兩起：一隊西去額濟納，一隊南下定遠營，據土人談，測量工作，做得相當詳細。

四日晚下雨，不能露宿，借宿在一家蒙古包裏，把蒙古包頂拉開，月光從包口射入，一切惡空氣從頂上出去，四週有厚厚的氈牆，風沙都不能侵害，睡起來亦相當舒服。

看看許多旅客，經幾天風沙的洗禮，漸漸有了煩惱的表現，秋天的天氣，日間中午熱得燒皮膚，夜間非重裘不暖，吃就是幾碗麵片，睡就是戈壁為床，弄得婦女和兒童慢慢的狼狽不堪！

自此西行，離額濟納河已僅有四五百里。五日午尖於察汗迭里素。計行二百餘里，途中陷車處甚多，客人時下車推車，撥沙，亦甚有趣。

察汗迭里素有與班定陶來蓋大致相等的蒙古包，聽幾位商人的口氣，綏遠包頭來的人已經是大可羨慕。更西行的戈壁，我坐那輛車車輪炸了內胎。車上原來預備的準備材料，已經用完，前面的車子早已跑得看不見。沒有法子，我們只好下車，在戈壁上睡覺，專等前面車子帶零件回來打救。因為他們久不見我們，必定找一個地方等，久等不到，一定會派車

來援救。實在他們不來救，除了等死以來，我們尚無很好的自救辦法。

已經睡了一覺，營救的汽車才來！修理竣事，已近黃昏。趕宿至一有井無人之盆地。駝糞遍野，而寸草不生。地名「好來宮」。掘地爲竈，吸水煮菜。飯後，露宿戈壁，滿天星斗，四大皆空。晚間只見月亮追太陽，早晨又是太陽追月亮。杜詩有：「日月還相鬥，星辰屢合圍」之句，披必有星戴月經驗者，始能了悟。

六日晨間，大風驟作，被中熱氣漸散，沙隨風自頸部入被中，駱駝糞塊往嘴鼻孔裏填，到此始知蒙人一定要用蒙古包和帳幕的一大原因。

八 到了額濟納

好來宮西去約二百里，即到額濟納河，中經幾大海底形戈壁灘，有數段沙窩，推車至苦。轉過一個山頭，即看到傾斜的戈壁灘那面，鮮明的存在着灰黃的沙山，叢樹和溪水。我們大家所切望的額濟納河，瞬息之間，已陳列在我們的眼前。

車停在額濟納河東岸戈壁灘上，西岸過來了許多的久已不見了的內地裝束人物，中山裝，馬褲，襯衣，學生服，皮鞋，馬褂，他們看到東面來幾十位內地客人，我們看到戈壁圈裏出現幾位共同習尚的伙伴，彼此皆異常興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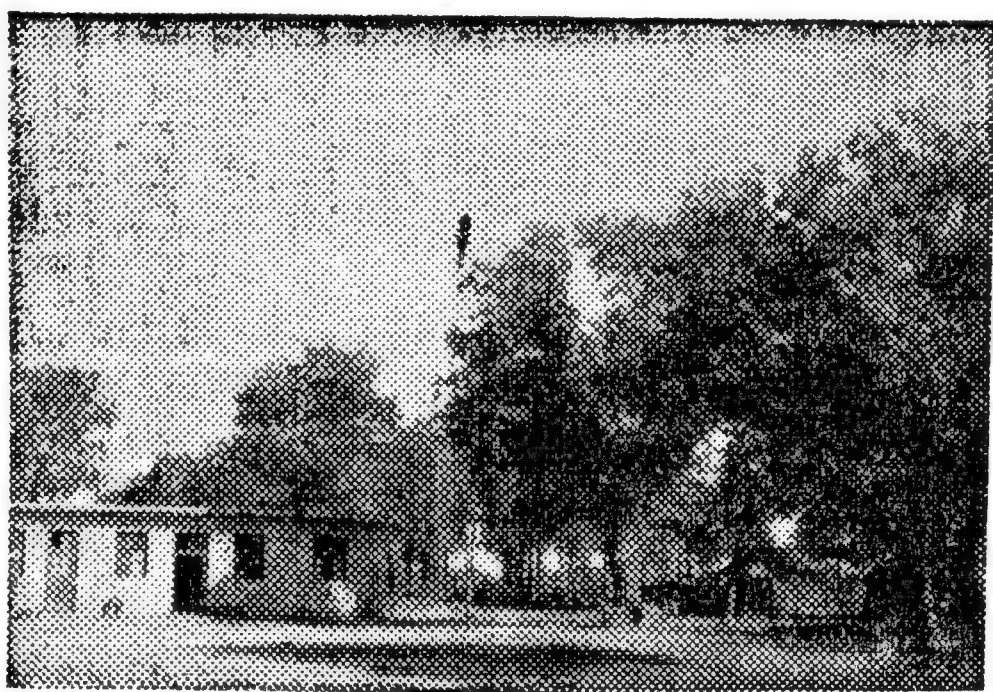
誰也料想不到，額濟納有這樣多的森林，森林裏建造起幾間新式的房屋，還有新綏汽車公司車站和交通部設立的小型無線電報局在這裏。這幾間白粉塗飾過的房屋，而且是三面森林，前面河水，風景佳妙。英國駐華大使館參贊台克滿由北平取道新疆回國時，曾在此留駐一宵，譽此爲「沙漠的白宮」。蓋飽經荒涼遭遇之後，對此僅有最初步設備之人類住所，亦不禁致其滿意之思。

電台和汽車站的工作人員，他們常年枯燥的生活在戈壁裏，根據於調濟生活上的需要，他們根據可能的物質條件，製造一些娛樂的工具，他們前面有河水，站上有汽油木箱和鐵桶，於是有一位技士就把木箱併合改造

成小艇，外蒙以鐵箱皮，行駛水中，輕快靈活，不減北平北海中划船。

森林和肥沃土地在河西，河東是戈壁，所以車站和電台都在河西，東西岸的交通，從前是過小船，後來也架成木橋。河邊有高下的沙山，有樹林，有深草，駱駝羣和羊羣自然的麝來驅去，看不見人在照料。

七日休息一天，青年男女旅客盡情的享受這自然和人工的美景，騎駝，過橋，划船，在森林裏散步，用河水洗手巾，各處照像，唱歌，使死寂的戈壁平添青春的活躍。



額濟納（二里子河）電台

社中給我的任務是到額濟納爲止，然而同伴們彼此發生了感情，非約我上新疆去不可。他們不知我是新聞記者，只知道是某公司下級職員，無論如何勸我入新疆，願意負責和我維持工作，特別是一二朋友追問得非常殷切！不願意讓大家失望，我只好說：「晚上考慮再說！」，給他們留相當希望。實際上我的行李已經慢慢運下汽車了！

這隊汽車定八日清晨三時

續發新疆，我已經不能和他們同行，七日晚間，是我門最後盤桓的機會。然而他們那裏知道呢。

黑幕覆蓋了戈壁，森林和沙山，老年人小孩子和一部份行車工作人員，漸漸入睡，我們這羣充滿熱力的青年男女，在戈壁裏舉起火來，圍着火堆四面坐着，戈壁臨時同樂會又行開始。每個人把他最好的技巧都使了出來。每一節告完後，我們總來一次狂呼。碰巧一對青年外蒙夫婦也來看熱鬧。

，我們強迫他們跳舞唱歌，還是那位美麗少婦開明些，用燦爛的歌喉，唱了許多外蒙有名的情曲。最後我唱一曲「潯陽琵琶」，意在對朋友惜別，有人却在「名士多情，紅顏薄命，潯陽月夜，兩聽琵琶聲，……」幾句上和了上來。唱到「淪落音同調，商賈別離輕」處，讓我們不忍多聽，因為我實際並非「商賈」，然而却終年飄流，「別離」自「輕」。這有什麼法子呢！

深夜，火盡光殘，人已漸散。朋友問我：「決定了沒有？」我遲疑的答道：「決定了！」一雙黑眼與奮的注視我，很久才再問，「決定怎樣？」。「決定……決定不去新疆了！」這是我的答覆！

昏黑的清晨，幾輛車都開了，我獨自站在戈壁壁上，向去路上揮手，最初模糊了人影，繼而看不見車身，最後連聲音也聽不見，才重新轉入無人的帳幕！

所謂額濟納旗，管轄着外蒙科布多以南，新疆哈密以東，甘肅酒泉以北，阿拉善旗以西之土地，而旗內最好的地方，就是額濟納河的下游。其餘大半為戈壁，雖廣而無用。

中國古代史的記載，對於這裏，只有一個「居延海」，漢唐時代，只見有一條「弱水」的名稱。現在這條河在張掖酒泉區域內，大致保存從前的形態。出酒泉石峽入蒙古後，分成好幾條河往下流，更分注於兩個死水湖，一個叫東海，一個叫西海，（索果諾爾和嘎順諾爾），酒泉以北金塔鼎新各縣之後，中有一段荒瘠地，過此直至東西二海，南北長三四百里，東西廣約一百餘里，皆為肥沃地帶，水草豐美，森林暢茂。

漢人習稱此肥美區域為「二里子河」，對外間人言，習稱曰「河上」，似乎沒有正確的根據。此區中，蒙人就自然現象，隨地命名，車站與電台所在地，曰「白音泰來」，「白音」蒙語，義為「富」，「泰來」義為「樹」，即謂此地富於森林也。

額濟納蒙古民族的組織成份，計分為兩部，一是基本民族之舊土耳扈特人，一是外來的外蒙古難民。兩者人數大致相等。而知識與經濟力量比

較富厚的，仍要算外蒙古的流亡。

外蒙古人來額濟納寄居，完全是外蒙古獨立革命以後，公王喇嘛等統治階級站不住了，不得不逃來，這裏地美人稀，大可以生存繁殖，十年以來，已竟成了額濟納人。

舊土耳扈特人的歷史，却相當複雜。蒙古盛時，定都外蒙古之圖拉河畔，在新疆天山北面設牛，馬，羊，駝四牧場，各置牧官管理。其後裔繁衍，分為四部，曰，準噶爾，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曰杜爾伯特。準噶爾強時，土爾扈特族避入俄境，游牧於窩瓦河流域。後歸屬於俄帝，仍保其一汗位。其後俄欲強其信奉基督教，並不承認其「汗」號，心漸不滿。滿洲民族入主中原，土爾扈特乃遣人入貢。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酋長渥巴錫率衆內附，次年及伊犁，乾隆分其部為新舊土爾扈特二部，分駐天山北路及阿爾泰一帶。後舊土爾扈特部酋長名阿拉布珠爾者，常赴西藏謁達賴喇嘛，每往必假道準噶爾，後準噶爾道不通，阿拉布珠爾被滯留嘉峪關外，不得已上書清廷，請求內附，清廷乃賜額濟納河附近為牧地，以至於今。

所以額濟納的政權，永遠在舊土耳扈特人手中。扎薩克和王位完全由舊土耳扈特人世襲。同治年間，西北回亂，額濟納的舊土耳扈特人，被回軍屠殺極慘，若干喇嘛廟亦被焚燬，此事給舊土耳扈特人以極壞之印象，故「反對回回」之思想深入每一個舊土耳扈特人心中。同時「反外蒙古」「反蘇聯」，為這些被迫流亡的外蒙人自然的意識。在四面戈壁交通梗阻之條件下，額濟納蒙古人的政治意識，不會再知道其他。

蒙人的社會經濟，完全在游牧狀態中，冬季比較南行一二百里，即在額濟納河上游去游牧，夏秋才到下游來。除了喇嘛廟外，這裏蒙古人沒有一家固定房子。

他們不許漢人在這裏造房子，不許砍伐樹林，不許開墾，車站房屋之修成，還會大費交涉。電台自裝有電燈，蒙人初見，還向王爺報告，謂油燈太大，恐怕失火燒了森林！

漢商勢力，深入蒙古，此地商業經濟權，亦完全在三四十家漢商之手，本地蒙人叫他們做「買賣家」，他們已漸用蒙古包形狀，建造固定住房。他們商號的名稱，如「天盛長」等，遂成爲所在地之名。

我住在所謂「戈壁之白宮」裏，米麪菜蔬的來源，主要的來自東面的綏遠，和西面哈密，相距皆二千餘里！南距酒泉亦一千里以上！所以這裏的工作朋友，雖有不斷的肉類可以補充，而蔬菜却異常困難。頓頓吃肉，真使人感到萬分痛苦！

九 老林嘆荒謬

我到額濟納時，這裏的政治形勢已經不好。日本的偵察隊已幾度來到這裏，現在還有一隊人住在王府。日本飛機每禮拜飛下一趟。蒙古人震於日本飛機之聲勢，態度有些動搖，「戈壁白宮」裏的人也相當發愁，漢商更常來打聽消息，似乎有什麼大事會來臨。

十一日我借了一個題目，說是代表某公司，向王爺送禮，租了一匹蒙古小馬，帶一個翻譯兼嚮導，直奔王府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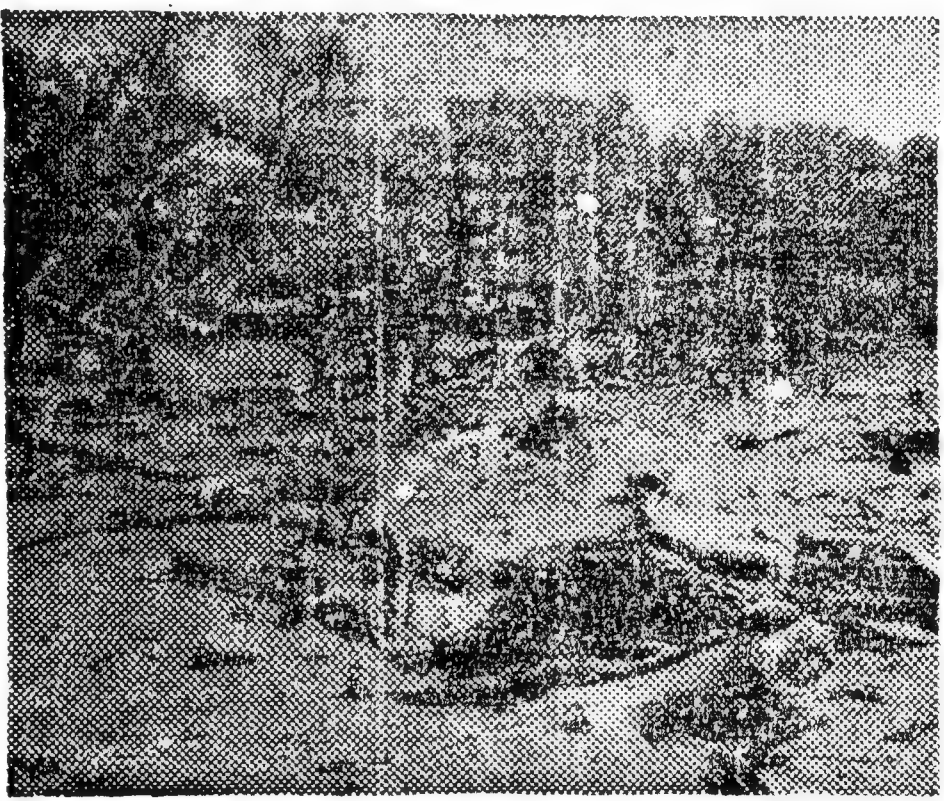
現任額濟納王爺兼扎薩克，名叫「圖布僧巴也爾」，王府所在距白音泰來之北九十里，在東西海隔離處之南。斯文赫定西北科學考察團到額濟納時，還是上一代王爺當政。赫定並曾用此間原始森林巨木，挖爲獨木舟，飄蕩額濟納河，並曾冒險泛遊東海（索果諾爾）。

兩匹小蒙古馬，開始走進原始紅柳和梧桐林。紅柳是叢生的植物，和梧桐相反的是獨幹聳峙，柳叢的普通高度，能遮蔽馬上騎士頭部以下的軀體。枯老的紅柳林中，各叢柳枝上大致成水平的掛着帶泥的枯草，看起來好像若干年前，這額濟納河下游發過洪水模樣，右面一塊空場上，搭了兩個蒙古包，蒙古包前豎着兩根大木桿，拴着三匹小馬，左面柳林裏不知什麼原因，驚動了一匹青春活潑的駱駝，搖擺着駝峯和起落着腦袋，向蒙古包跑去。

柳林完了，進入梧桐林。這裏的梧桐，可不是大葉，而樹幹也不很高

，樹皮也不如內地的光澤美麗。不過，這裏的梧桐林，却完全在原始狀態中，生長的疏密，完全沒有人工的支配。枯死倒地，被風雪侵蝕，脫了樹皮的桐樹，呈露着黃白色樹身，好似大戰後的場地，滿山滿谷的尸身，露出發酵了的手臂，大腿，和肚皮。

道路是沒有開闢的，只是隨着森林裏的人跡和獸跡走。在梧桐稠密的



額濟納森林之枯樹

地方，日光透不到地上來，四望都是陰森。有幾處密林旁邊，蒙古人用小的樹枝編成捕馬的圍牆，破舊的蒙古包偶爾可以看見。羊糞，馬糞，牛糞，駝糞以及破羊皮等是表示有人家的特徵。蒙古包是可怕的，森林裏的蒙古狗更是野性猖狂。我們遇有蒙古狗區域，總是挾緊了馬

，提好了木棍，慢慢的通過。因爲我們希望能不驚動這些兇猛的東西，偷偷走過。萬一被牠們發現，只要防着馬驚了把我們掀下來，一根結實的木棍，足夠對付他們向馬上的猛撲。

森林裏有些巨藤式的樹枝，穿錯在陰暗的林間，有些像巨蟒。嚮導還引我穿過許多草叢，涉過許多小溪。人類對於這裏自然加工的痕跡，可以說絲毫沒有。這是南美亞瑪遜河的上游，這是未開發的非洲剛果河腹地。到了蒙古地方，不會騎馬是不成的。我們兩匹小馬，跑得真不慢，森林裏溫度不高，所以不很吃苦，午尖在一家漢商家裏，好好的吃了一頓羊肉饅頭，在他，已是待上賓之禮了。

額濟納旗對於外蒙古的經濟關係，早已正式斷絕，但是寄居在此間的

外蒙古人，憑藉他們對於外蒙道路的熟悉，往往避過關卡，偷運貨物來此貿易。外蒙的新政策是不許外蒙古經濟和內地發生關係。假若被捕，則沒收貨物，對人罰相當徒刑。因為處罰很輕，偷着作買賣的人相當的有，所以額濟納河下游，還有一部份外蒙產物的市場。

我們數千里戈壁奔馳所要探訪的額濟納王府，却是索果諾爾西南紅柳林中幾家蒙古包。半方里寬一塊紅柳林中的草場，靠西邊並列着幾座比較高大而且比較堂皇的蒙古家屋，也有一個小而舊的蒙古包夾在西南角上，鹽場上是王爺所有的駿馬和駱駝，午後三時左右，我們飛馬趕到這林中王國的首府。

蒙古包區域內這時沒有什麼人在來往，只有小蒙古包外有一位穿學生裝的青年對我們瞭望。繫馬下鞍，我直奔這位青年人而來，他益加驚縮的注視我，使我不得不揭開帽子一揮說：「還認得麼？」他沒有回答，只是更驚惶的看。臨到最近，他才伸手出來和我握手，把我請進蒙古包，一句話還沒有說，首先是眼淚奪眶而出！

他是我們愚昧的民族政策下的受難者！他不會相信在民族危危的時候，會有非政府機關人員的新聞記者，冒險來看他。他以爲又是日本人來了。日本人直奔他的蒙古包，當然值得他的重視了。他是南京蒙藏委員會寧夏組分派出來的調查員。一個人從寧夏騎駱駝到額濟納旗，薪水路費，少得難以令人相信，活動費更談不到！他呈請蒙藏委員會發三十元買馬，上面的答覆是「不必」！光光一個帶了些無關痛癢的公文到額濟納來，既無權，又無錢，一個人當然不會有什麼力量。不過，最初因爲「中央」的紙老虎，蒙古人對他還相當恭敬。不過，紙老虎還是紙老虎，蒙古人看他的生活沒有什麼富厚的力量作後盾，不管他如何努力，蒙人仍看他是一「聊備一格」的本質，所以對他慢慢淡了起來。接着兩個事實逼來，紙老虎的真象遂完全敗露。

額濟納王圖布僧巴也爾是不甚問事的人，很沉重的花柳病妨害了他的行動。他一切政事，多半是他的義子蘇劍嘯主持。蘇本滿洲旗人，落戶酒泉北之金塔縣。因地接額濟納，故後又入蒙古籍，以機警能幹，見信於圖王，終至收爲義子，權傾全旗。

額旗爲新疆綏遠間商務交通必經之道，故旗境內稅收，至爲可觀。過

去蒙民知識簡單，商務過境稅完全由酒泉方面派人徵收，蒙民不習政事，無所可否。蘇劍嘯因曾走內地，知識較豐，乃鼓動圖王，主張額旗過境鴉片商貨等稅，由額旗徵收。此事與酒泉所駐回軍，發生重大之衝突。蘇因此被酒泉駐軍捕去，押解酒泉，毒刑拷打，勒索五千元，而對中央則報蘇劍嘯爲漢奸。

圖王既失左右手，惶恐不安，乃求救於中央唯一駐旗人物之調查員，調查員當轉電南京上級機關，請求迅速解決回蒙衝突，以免事態惡化，而一再急電，皆如石沉大海！或則回電謂：「電悉」！或則謂：「已轉呈行政院矣！」再三敷衍因循，蒙民乃對中央大爲失望，對此空無實權之調查員愈覺無崇敬之必要矣！

第二重大事件爲日本偵察隊之西來，此種外來侵略先鋒之到達，使圖王亦不敢輕於接受，然而日人所送禮物異常隆重，某偵察隊長送圖王一件自穿之貂皮大衣，價值千金。此外珠寶等不計其數，不久日本飛機亦到，額旗蒙人之觀飛機，此尙爲第一次。飛機爲在額旗之日本人送白菜，大米，肉類等來，其氣派比我方調查員，不知大過幾萬倍。故圖王對日人之待遇，與調查員大不相同。日人所住爲大而新之蒙古包，有專人伺候，每日供給全羊一隻，每人送駿馬一匹，王爺以下重要官員，常往陪談。而對我方則小蒙古包一個，四面舊氈牆，好幾處漏風，自雇漢人之通蒙語者爲通司兼聽差，除自己初來時所帶食物外，則視蒙人廚中所有者而共食之，欲出門，則託值班者臨時抓民馬一匹。

兩相比較之下，我方人員工作，至爲困難，從前比較能作翻譯，及力主服從中央之蘇劍嘯，又被人捕去，進言亦無安人。南京却一再空電令調查員轉飭圖王驅逐日本人，並制止飛機活動。而蒙人之答覆却爲：「我們沒有法子驅逐，最好你們自己來主持！」有一次這位調查員命旗政府當事者，檢察日機的護照，他所得回答是：「天上來的人，還要檢察什麼護照嗎！」

這位在蒙古孤軍獨戰的青年是江蘇南通籍的王德淦君，我們談話過程中，只見他流淚。他的蒙古包後面不到二十步地方，就是日本人的特務大本營，他們夜間常於包外施放手槍，使他更感到環境的惡劣！他雖然在如此艱難情形下，仍不離去說圖王，曉以大義，而望他始終服從中央。圖王却這樣問他：「你天天說『中央』，中央到底在那裏呢？我當然服從中央，然而我的蘇劍嘯被肅州回軍捕去了，肅州軍隊，不是服從中央命令的嗎？爲什麼我們已幾電中央請求主持，連確實的回電都沒有呢？」

這位近代班超，太難做了，既無民族理論可以折服蒙民之心，又無力量可以屈服蒙人而不叛，而所恃之後盾，則虛與敷衍，似忘其事，身當其衝者，當感無限悽愴了！然而王君仍忍辱負重，作詳盡之情報工作，不知空談邊事，而在內地過高等享受者，亦知此中之辛苦否？



諸子原易論

丁易芬

一 引言

易之爲書也：探頤索隱，鉤深致遠，察來彰往，顯微闡幽：是卽以其彌綸天地之大，固已卓然高出乎諸家；況乎伏羲畫卦，遠爲文字之原，「連山」，「歸藏」，出自炎，黃之世；計其年歲，蓋亦如百家之長老。試稽其義：則五經莫不通乎易，而諸子實易之流裔：此可詳述之也。

二 本論

甲，易經中之諸子學

夫易之爲道，固含宏光大——以順時爲當位，以中和爲歸宿，而深析其義，則渾然之中，又各有其體，諸家濫觴之跡，可得而言：

(1) 儒家 儒之爲名，蓋權輿於「周禮」；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四曰：「儒以道得民。」實爲儒名之濫觴；然考鄭君之注，曰：「以六藝教民曰儒。」而禮記儒行目錄又曰：「儒者濡也：以先王道德能濡其身。」是則儒之爲名，初非孔門所專有，自文王蒙難，得易之真，周公承之，神道設教，「孔子習周公者也，」(揚子法言學行語)而身當亂世，諸家傾軋時起，于是墨子著非儒之篇，墨者夷之稱儒者之道，莊子有北儒之號，韓非別八儒之分；儒之爲孔門專號，由是傳之勿替；而要其原本，無非得易之傳，故孔聖五十學易，韋編三絕，會通精妙，作成十翼；(近人疑古之甚

，謂十翼非孔子作，殆皆無稽之談)。曾子繼之，述爲大學，繫矩本末，本自損益(註一)，齊家，治國，原出家人(註二)，正心，修身，權輿恒，睽(註三)，止于至善，良開其先，子思作中庸，「致中和而天地位；」(中庸原語)中和之義，實爲易序，卦之原則，大地名位，實肇始於乾，坤；且「至誠無息，」(亦中庸原語)卽出於乾卦之「自強不息」，「命」「性」「道」「教」，(註五)基於繫辭之「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與「觀」之「神道設教」，孟子當名世之運，而性善之說，首本易經，(繫辭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卽與易相通，性善說之所本)爲平旦之氣，出自剝復；(以上諸與易相通之義甚衆，此特其大略)歷觀於此，則儒之原易，信而有徵矣！

(2) 道家 夫黃帝爲道家祖，而歸藏之易，(註六)，推本伏羲；是道家出易，已顯然可據；且易言「效天法地」，設爲謙卦，而漢志說道家之旨，亦謂：「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艮卦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我無人，又正道家之所修養；再如老子爲微藏之，故人言道家出自史官，然聖人言易，亦屢言史學：如「箕子明夷，」(明夷)「文王蒙難，」(同上)「帝乙歸妹：」(歸妹)諸如此類，皆史學之敷；(是以于寶楊萬里皆以史言易)故道家原易，亦歷歷可証！

(3) 陰陽家 陰陽之學，出自義和，推其最古，卽重黎之後；此余另有論重黎爲史官之祖(註七)，陰陰家乃史官之流裔；今史官既出于易(見前)，則陰陽家無論已，且義，

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註八），而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升曰：『王用享於岐山，』『利用禴；』則皆敬順昊天之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臨曰：『八月凶，』復曰：『七月來復，』『先王以至日閉關，』解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革曰：『治歷明時；』則皆歷象日月星辰之事；然則陰陽家之說于易，亦豈虛言哉！

（4）法家 漢志于諸子略法家言：『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法家原易，班氏原已見其緒：『乎蒙之初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正法：『豫之大象曰：『刑罰清而民服；』皆寄法家之旨！且法家出于理，理官由訟而設，故易特設訟卦，如噬嗑之『刑用獄，』豐之『君子以折獄致刑』，旅之『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中孚之『君子以議獄緩死；』亦莫不明理官之學：法家之原易，此又可證矣！

（5）名家 「當名辨物，正言斷辭，」載自繫辭；蓋古聖立言，無非名學；況名出於禮？（註九）而易次『履』，『節』二卦，實爲『禮義』『禮數』之原；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節之象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則禮非本易，其將安本？名家出易，明可徵矣。

（6）墨家 墨家本出清廟（註十），而易之渙，節二卦，皆曰：『王假有廟；』易乾卦言『義』，曰：『義者利之和，』而墨子經說，亦言『義，利也；』且易之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交相愛，』墨子之言『兼相愛』，殆亦以此爲濫觴；象辭曰：『聖人法天地鬼神而謙謙』，『法豫之順動而行刑罰，』（豫卦）『法天地之養萬物而養賢及萬民，』（頤卦）又皆爲墨家『天志』『明鬼』之所本；然則墨家原易，亦可驗歟？

（7）農家 農家之學，始自神農作耒耜，而繫辭謂『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農家出易，此亦可見其端，況乎无妄之『不耕獲，不○畲，』又著農家之學？

（8）兵家 五兵之制，以威不服，故雖聖人當世，誰能廢兵？蒙之上九曰：『繫蒙禦寇，』實已開兵學之先；而聖人復次訟以師，兵學之興，又自此始矣！更如豫之『建侯行師』，謙之『利用甲兵征不服』，『利用行師征邑國』，復之『用行師終有大敗，至於十年不克征，』同人之『大師大克相遇，』晉之『晉其角，維用伐邑，』解之『角且乘，致寇至，』萃之『君子除戎器，戒不虞，』升之『南征吉，』漸之『利用禦寇』：則兵家之學，又隨處可見：故上古用兵，必用卜筮，而後世兵家之學，又常以通易爲高。

（9）縱橫家 縱橫之學，蓋出行人之官（註十二），行人得詩教之遺，詩教爲吉者言語之學（註十三），易中孚之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則又爲古者言語學之始；故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諸如此類，著于易者至衆；則縱橫之學，亦當原於易經。

（10）雜家 雜家之學，在諸子中成立最後，秦時呂覽，其雜家首出者乎！然考其書，周易之說，亦時或間出：仲夏紀大樂篇曰：『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而復合，合而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其復反，莫不成當；日月星辰，或徐或疾，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寒或暑，或長或短，或剛或柔；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此謂其脫胎於周易，可無疑義，故無錫錢子泉先生亦嘗曰：『所謂太一者，太極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剛柔相靡，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著於繫辭傳者，豈非呂氏稱『萬物之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者乎？呂氏又稱：『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成當；豈』非易所稱『復其見』

地之心，「而欲明易道之出於天者乎？」（註十三）觀此：則謂雜家原出於易，非誣妄也。

綜上諸証，則諸子之學，原本易經，已可謂推諸東海而準，推諸西海而準，推諸南海而準，推諸北海而準矣！惟易道神化，而各家之學，時反中庸，故易能周流六虛，上下无常，无適不可，至大道既裂，後生末流，一察自好，一曲自通，窮其偏激，于是無往而不滋弊，吁！世之盛衰，即亦具于此矣！

乙，近人論諸子本原之失

近者人言諸子，而源流欠清，以訛傳訛，糾紛萌起，既明吾義，不得不有以辨正之，庶使知斯文之在茲也：

近人之論諸子本原，概可分爲二派：

（甲）主諸子出於玉官說者 自劉歆七略，首列諸子一略，而六藝，兵書，術數，方技，並不以類相屬，猶然獨立一門；及班固漢書藝文志承之，則總別十家，而統名諸子，謂某家者流，蓋出某官：王官之說，於焉創始，近世主其說者，有數支焉：（1）龔氏定菴，承餘杭王守仁，會稽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說，謂：「六經者：周史之宗子；諸子者：周史之支孽。」（註十四）如「易也者卜筮之史，書也者記言之史，春秋也者記動之史，風也者采於民，雅頌也者采於士大夫，而皆編之竹帛，付之司樂，亦史之事，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樂：故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註十五）「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繫萬事之盈虛，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考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爲農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謙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弛，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爲法家祖。博觀羣言，既述其所終始，又述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舐，使王

政不淆，庶物好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刊；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近文章，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戰，儉而不奪人：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備：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祖：故曰：「諸子者周史之支孽」。（註十六）蓋「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史之外無有文字，史之外無人倫品目：」原子于史；此一支也。（2）章氏太炎，篤信漢學，獨承班氏之說，以爲「古之學者多出王官。」（註十七）「古來學問都在官，民間除六藝外，便無學問；周衰而在官學問散在民間，或傳子孫，或授徒衆；」故「老子本徵藏史，」（註十八）「墨家先有史佚，」（註十九）且受業於史角（章氏據呂氏春秋說）；王官之說，觀此則信而有徵矣！然而九流雖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是以滋長！」（註二十）是章氏惟據諸子之本原，尙未究及諸子之流末；惟推輪爲大輅之始，故其終爲篤守漢志之說：此又一支也。（3）江氏山澗，實承章太炎之說，而更暢其義，原本道家。（按章氏太炎論諸子的大概中曾云：「九流裏頭，老子不過是一流，但是開九流著書的風氣，畢竟要算老子，況且各家雖則不同，總不能離開歷史，沒有老子歷史不能傳到民間，沒有歷史的根據，到底不能成家：所以老子是頭一個學派。」）蓋言其末流之所分，諸家之說，並聯鑣，而「溯其初起之源，諸家之說，實統於一：一者何？即道家是也。」（註二十一）「道家者：上所以接史官之傳，下所以開者百家之學；」（註二十二）「諸家之學，皆起春秋戰國，而道家之學，獨源於有史初。夫史官之初設，所以制文字，掌文書，然文字之興，肇於黃帝之世；而黃帝固道家之始祖，是時百學未興，道家即巋然獨立；然則謂有史官即有道家可，謂有

文字即有道家亦無不可。」（註二十三）——此以道家年代之

獨長也。「道家之學，無所不賅，徹上徹下，亦虛亦實，學

之者不得其全，遂分數派：名家陰陽，得道家之玄虛；儒家

得道家之實踐；法家得道家之刻忍；兵家縱橫得道家之陰謀

；墨家得道家之寓言；雜家則得道之慈儉；農家得道家之齊

萬物，平貴賤；小說家得道家之寓言；雜家則傳之不純，更

雜諸說，」（註二十四）（同上）——此言道家內蘊之獨備也。要江

氏之說乃由史官而復推宗道學：此三支也。（4）柳氏翼謀

，雖以「諸子發源，當從七略，」（註二十五）而議論之發，並

斥章（太炎）胡（適之）：謂「章氏好詆孔子而篤信漢儒，

故論諸子源流，猶守七略之說；胡氏之好詆孔子與章同，而

於諸子出於王官之說，獨深非之。」（註二十六）夫王官之說，

當遠指虞夏，藝志所列，實則非僅限於成周；而宗之者，以

爲至成周始備諸官；（如龔自珍章太炎二氏）非之者，以周官所限

太小，不能當諸家所出：（如胡適輩）以柳氏之說論之，實已皆

屬無的放矢！故柳氏謂：「諸子之學，發原甚遠，七略原文

，正未專指周官；如義和理官農稷之官之類，皆出虞夏，但

據周禮（係指章氏）未足以証其發源之遠，而周官之僞撰與否，

更不足論矣。」（註二十七）至如「義和治歷，故有陰陽之學；

理官典刑，故有法律之學；農稷治田，故有農家之學；」

「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而司徒掌教，自唐虞至周皆然，不獨周

有十二教鄉三物也。」（註二十八）是謂王官遠指

傳其家學，以開墨家，適有確証」：（註二十八）是謂王官遠指

虞夏，校具卓識：此四支也，（5）陳氏鐘凡，獨出心裁，

作諸子通誼，原百家爲禮教之支與流裔；而首明「六經皆古

之典禮。」（禮經者：六籍之大名）；其言概謂：「三易爲

周官太卜所掌，詩爲大師所教，樂爲大司樂之職，尙書春秋

又爲內史太史所書；故觀于太卜大師大司樂太史內史皆宗伯

之屬，則其所掌易詩書樂春秋皆先王之典禮，昭然若揭！」

次言「道家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其學本於周易；陰陽

家信賞必罰，名家正名辨物，其學本於禮春秋；墨家貴節儉

，右鬼神，禮經恭儉莊敬之學；小說家街談巷語，道聽塗說

者之所造，大師陳詩觀民風之旨；諸子學本六經，即本典禮

；故曰：諸子者禮教之支與流裔。」（註二十九）陳氏據王官之

說，而推溯其原，終歸典禮：此又五支也。

凡茲五家，學各有本，持說雖異，同歸王官！殊不知道

之大原，先備於易；庖犧畫卦，文字始形，道家即出於史官

，而文字又必先於史；史官至黃帝始備，而文字在伏羲已形

：故原于史，此須辯者一，王官所掌，不論成周，虞，夏

，總不能廢棄文書，（如周官所列饕餮人饗饗獸，皆莫不有史：蓋史

者掌文書也。）而易道與文書俱來，文書苟無，何官之有？至如

三易爲大卜所掌，正爲大卜取法於易，而非易出周官：故原

于於官，亦似未當：此須辯者二。道祖黃帝，而易卦創自伏

義，黃帝雖亦有易，名曰歸藏，而探溯其原，猶本伏卦，故

原于於道，猶有可議：此須辯者三。禮雖起於太古，而易經

次卦，履居其十（履者禮也），可見人類初聚，先亂後治，易入

卦（由需而訟，由訟而師，皆亂之事），「人見飲食之必有訟」，

（註三十）故由經驗而制禮，初非有禮之一物，昊天諱諱然即

以命於人也。惟易道廣遠，即禮前之事，亦莫不具備，原故

于於禮，亦復可議：此須辯者四。要上五家，別爲四辯，（章

柳二氏之說可相併合）諸家之失據可得而審，而諸子之原，實本

於易，亦自可明矣！

（乙）主諸子不出於王官說者。王官之說，雖非最古，

而諸子學說，必有原本，此理不可移，勢不可易！故自漢迄

今，班志之說，數千百年，因莫之敢議；而近儒譚研古籍，

人好創見：以新異爲矜眩，以疑古爲標榜：（1）胡適始肇

其端，獨敢舉班說而非之：「以彈說彈」，誠未見其是！胡

原諸子，謂莫不應時而興：一則曰：「自老聃孔丘至於韓非

，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王官

無涉。」再則曰：「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變所產生

，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

學，翻成無用之文，於是後起之哲人，乃更張新幟。」（註三二）此殊不知時代背景，固不可廢，而家學必有淵源，若謂爲盡屬憑空而來，安有是理？故「胡氏論學之大病：在誣古而武斷，一心以爲儒家託古改制，舉古書一概抹殺。」

（註三三）此宜章氏太炎譏爲：「一切稱爲僞託，亦奚不可？」「轉益充類，將謂我生以前，無一事可信，無一人是真，胡氏真近來學術上之怪者：此一說也。」（2）近有林科棠者更暢胡說，作諸子不出王官續論。（註三三），以王官之周禮，已成贗品，而漢志之「蓋」字（如「蓋出于某官」）蓋置疑辭，且爲志中所列道家著作，遠出老子，非王官所能概，故總其結論：以「儒家出於契，法家出於皋陶，農家出於稷，陰陽家出於羲和，雜家出於龍，」去與於時變之說而不講，獨別出于漢志而上推遠皇，其與胡氏之疑古同，殆未見聞柳氏所謂王官不專指周官之解釋，然亦不得不辯之，亦爲一說。（3）

蔡氏尙思，作中國學術大綱，推信康、梁，疑經僞託，其原諸子，不信王官；綜論家旨，以「諸子出於古代聖哲者，爲各家之自假託；而激發於當日之時勢者，極爲明顯。」（註三四）此與胡論雖同，而更標假託書經；又一說也。

總之三說；持論雖異，而終以疑古爲標，學欠虛心，每趨新異，似未易得其真確？較之柳章之說，殆猶不及也歟？且胡氏應時之說，實本周易，考繫辭上傳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斯說殆已啓胡氏之先；况淮南要略，最爲胡氏所信，而要略實亦云：「易之乾坤，足於窮道通意；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然而伏羲爲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溯淑清之道，而攬逐萬物之祖。」（若更案其末，則言太公而追本文王，言儒學而追本文武周孔四世，言墨學而探原儒術：亦足以証諸子必有淵源所自，而不可一以時代爲說）胡氏曷不思及諸子原易之理，卽在於此邪？

要上所述，諸子原本，自有多因，「王官」「時代」，兼不可廢，一經一緯，其功互有，淵源背景，各有其分；然

諸賢探原諸子之深淺不同，獨不知「易」實爲諸子最遠之原，以學術爲天下大公，故不敢不辯也。

（三）尾語

庖犧畫卦，仰觀俯察，開物成務，立極萬世；爲諸子之原本，事理原極顯明！茲余首稽其內蘊，次更外延他說，反復辯白，一則固竊心得于易，而淮南要略之說，亦可當啓我之功；世之通達，幸垂教焉？

（註一）（註二）（註三）（註四）損，益，家人，恆，睽，艮，均屬易中卦名。

（註五）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註六）歸藏之易，黃帝所作。

（註七）此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註八）此實漢志本尙書之說。

（註九）漢志亦言「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

（註十）見漢志。

（註十一）亦見漢志。

（註十二）論語：「孔子謂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註十三）錢著周易解題。

（註十四）翼著古史鈎沈論。

（註十五）（註十六）古史鈎沈論二。

（註十七）章著諸子學略說。

（註十八）章著論諸子的大概。

（註十九）同註十七。

（註二十）章著國故論衡原學。

（註二十一）江著論道家爲百家所從出。

（註二十二）（註二十三）（註二十四）同二十一。

（註二十五）柳著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

（註二十六）（二十七）同上。

（註二十八）以上所引，均見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

（註二十九）以上所引，均見陳著諸子通誼。

（註三十）見序卦。

（註三十一）皆引胡著諸子不出于王官論。

（註三十二）柳翼謀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中評胡氏語。

（註三十三）大夏季刊第三期。

（註三十四）蔡著中國學術大綱第四章諸子之產生。



記楊宇霆（四）

篠園

自濟案發生，奉系新派中人，懷於閱牆禦侮之旨，開始與南中謀妥協，慫恿作霖，拍發五月佳電，提議息兵。此電鄭謙屬稿，學良主持最力，宇霆亦與聞焉。（其反對之者，惟潘復一派之怙權固位者已）乃自閻馮兩部，奄有京津。奉系交通阻絕，政治進行，一時中斷。迨六月廿四日，張宣（湖南人，日本士官畢業，宇霆系人物，前交通部電政司長兼東三省電政監督，）得某方援助，始在日界私宅裝置無線電，交通始行回復。其時學良已被推為東三省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首先擬派何雪竹（成濬）出關與學良商

良立命于珍（奉天人，士官畢業，宇霆系人物，前北京衛戍總司令，）赴灤面詰宇霆，是何用意。宇霆答覆，謂曩者吾等與南中謀妥協之時，曾經約定，他日奉軍東撤，以何處為終點，須與前敵商洽，吾今在前敵，是以約何先晤也，云云。宇霆雖如是辨解，而學良終未能釋然。何因此不來。月餘乃有劉光方本仁兩氏次第抵瀋。劉小住即去，方留瀋較久。迨是年年終之易幟，即由方監督。方與何為同鄉，聞其直接於何，而間接於蔣者也。據于珍語人，宇霆寄何一電，為致死原因之重要者。此一事也。

易幟。何於成行之先，以電抵張學良道意。事為宇霆所聞，亟電何，謂兄若東來，請過灤下車，先與弟謀面，然後始可往見漢卿等語。此電本極離奇。又不知何人以洩諸學良。學

維時北京方面之勢力，除閻馮兩部外，則有桂系第四集團軍。其後馮部之韓復榘已退出，閻部之商震亦赴天津。坐鎮北京，主持軍政大計者，惟桂系之白崇禧。崇禧饒智略，

而尤富於政治興趣。聞有日崇禧微服至灤，與宇霆會晤，作一度之深談。密勿中作何語，非外人所得知。然崇禧此行，固先未聞諸學良。即宇霆亦未嘗先以是關白學良而得其許可者。律以人臣無外交之義，宇霆此舉，甚足啓學良之疑。有說謂崇禧之來，出於倉猝，即宇霆亦非預知。此特爲宇霆解釋之詞，何足置信，蓋崇禧與宇霆，初非舊好。加之彼時和局未定，兩方之詐虞未泯。崇禧以統帥之尊，苟無種種保証，詎便輕騎赴之。是必與宇霆先有接洽者。此又一事也。

張（宗昌）（褚玉璞）殘部，盤踞京奉路，崇禧大不謂然。學良於七月初旬，遣王樹翰邢士廉徐祖詒入關謀和之時，崇禧接見來使，即屢以爲言。其後更派何家駒爲代表，常川駐瀋，磋商此事。在崇禧之意，先望奉系之自能肅清內部。如其不能，則桂軍東下掃蕩之。學良既以統一爲重，銳意與中央言和，初無欲保留張褚殘部以厚實力之意。無如宇霆別有懷抱，不贊成解決張褚。張褚亦時來瀋陽，與宇霆往還，似甚親暱。（宇霆於六月出京，退駐灤縣月餘，迄七月十四日歸抵瀋陽，）故學良亦不得不敷衍之。遷延迄於累月。直至八月下旬，崇禧殆不能忍，有着着進逼之勢。學良大懼兵釁一開，和局全盤決裂。婉切商諸宇霆，並請其躬赴前方，主持一切。（學良因本人爲軍政首領，萬幾待決，須坐鎮瀋陽不便離開，）東北各元老，亦慮戰禍復作，紛向宇霆陳說利害。宇霆重違衆議，乃首肯於九月十三日西行督師。時

灤東一帶張褚殘部人數無多，解決自甚易。果不旬日，（自九月十三日訖九月廿二日，）便告結束。聞是役宗昌曾一度成擒，（據在事者言，是役宗昌個人，頗頑強反抗，時方秋暑蒸溽，御半臂，乘馬馳驟軍中，往來指揮作戰，奉軍某連長等數人，混入其陣內，俘之以歸，）學良命送瀋陽安置，初無死之之心，（宗昌部將王琦，即是役被俘者，其人至今尚存，）不過暫作監視，免其釀亂。而宇霆不謂然，竟寢學良之命，教令材官縱之使去。以致翌年之春，宗昌在魯，揭竿再起，煩中央之捷伐，未始非是役階之厲也。縱敵爲患，司馬昭之心，夫亦路人皆見矣。此又一事也。（未完）

勘誤第十四期本題文內陰面上欄第八行「每遇一事件發生」句，「事件」二字倒置作件事，應更正。

大公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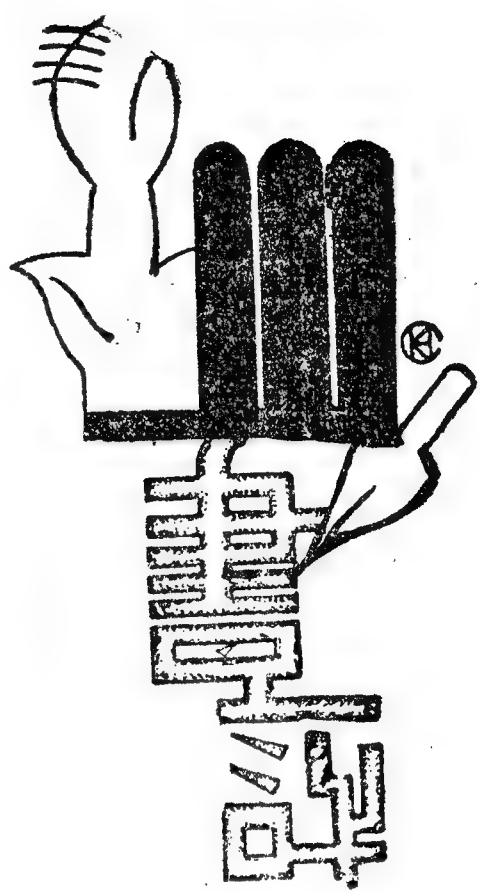
代辦部

專售 全國 各種 有價 值的 圖書 雜誌

手續簡便 辦理迅捷 選書審慎 查詢便答 售價低廉 服務週到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 一九五七二



讀清史稿偶記

陳登原

清史稿者，清遺民趙爾巽柯紹忞等之所修也。金梁校刻記云：『甲寅年，始設清史館，以趙公爾巽爲館長，先後延聘百數十人。』『丁卯秋，趙公去世，柯君兼代館長。』至戊辰端節，『全書告成。』改甲寅爲民國三年，丁卯爲民國十六年，戊辰爲民國十七年。觀其拳拳勝國，蓋深得陶潛甲子紀年之意云，亦前史未有之創例也。（前史如元修宋史，於文天祥傳，則明記至元十九年，有僧告天祥欲反。尊當代之正朔也。此史於王國維等傳，事涉革命以後，率記甲子。）而流弊，亦即存乎其中。

此史之流弊，縷指以數，其一，爲綱常名教之見，太深太露云。

王國維者，近世拘謹自守之士。其自殺也，商君錫永語予，蓋爲家道多艱，兒女瑣屑之事。而徒以自湛於水，史稿傳諸忠義。蔑棄其文章學術之隆，忍以與張巡許遠同科，此非僥人不於其倫，實亦史稿之秉筆者，眷懷故國之一微歟！

故其舉有清諸帝也，知遺逸傳序云：『清初代明平賊，順天應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謂清爲得天下之正耶？史可法言：『契丹助宋，只歲輸以金綸；同紂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報攝政王書）史稿之秉筆者，亦曾聞之乎？謂其應天順人耶？清世宗曾自言云：『向聞無知愚妄之徒，輕詆本朝衣冠。有云：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真禽獸之語。其說至爲鄙陋。』（大義覺錄卷二頁三十）又自言云：『數年以來，讒鍾琪者，不止謗書一篋。甚且謂鍾琪爲岳飛後裔，

欲報宋金之仇，』（史稿列傳八三岳傳）史稿之秉筆者，亦曾聞之乎？——至於以清之入關，爲代明平賊，則當日夏允彝言：『嗟夫寇之發難，以何時起？天下賊賊，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始於何年，則以東夷發難也。』（倅存錄卷上）史稿之秉筆者，亦曾聞之乎？他如譽康熙帝，則曰：『聖祖嘗言當曆法爭議未已，己所未學，不能定是非。乃發憤研討，卒能深造密微，窮極其闡奧。爲天下主，虛己勵學如此，嗚呼聖矣』（本紀八）案西洋曆法之定局，在崇禎之季，事已顯明。文秉烈皇下識具存，可以覆按。真理之來，初非閉關自隅所得抵拒，以此而譽康熙，不將有「噫其甚歟」之歎哉。他如譽乾隆爲「三代以後未嘗有也」，不亦嫌游揚之過致，非當世之實錄乎？

至於叙辛亥革命，亡清遺忠，尤令人有綱常大義，古色斑駁之感。如瑞澂傳云：『先是，黨人謀亂於武昌。瑞澂初聞報，憂懼失措，漫不爲備。惟懸賞告密，得黨人名冊，多列軍人名。左右知偽造，請銷毀以安衆心。瑞澂必欲案名捕之，獲三十二人，誅其三，輒以平亂聞。』（列傳二五八）如恩銘傳云：『恩銘遇刺，實在辛亥以前，蓋亂機已久兆矣。』（列傳二五六）——此則以辛亥爲作亂也。志銳等傳論：『辛亥之變，各省新軍，既先後發難，防營不能獨支。而京外旅兵久無軍備，又多被殘困，死行陣者，自寥寥可數。志銳等權輕勢孤，艱難支撐。思以一隅挽全局，及事不可爲，乃以死報。志節皎然，可敬亦可哀矣。』（列傳二五七）瑞方

等傳論：『武昌變起，各行省大吏，皆惴惴自危，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惟松壽等數人。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垂絕之綱常，庶幾恃以復振焉』（列傳二五六）——此則以殉國之忠，爲可風後世也。

夫疾風勁草之義，要未可語於今茲。而跖狗吠堯之志，或可粗援以相比。昔之修宋史，雖稱文天祥爲『自古志士』，而必述『世祖皇帝天地有容之量。』（宋史四一九文天祥傳）清修明史雖稱史可法爲『忠義奮發』，而又記『天方降割，明祚傾移』之語。（明史二七四史可法傳）蓋以舊史體例而言，瞻徇勝國者有之矣，未有曲諱新朝，至於如此之烈者也？且史稿之編者已知『清史爲舊史結束，以後將別創新史；』則固當知繼此而興者，已非一姓一家之朝，何得寄其痛詈，昌言不忌如斯！昔人有以孫公中山爲大鵬灣之海盜，而繆荃孫揚貞甫詩卷叙，其述辛亥之役，則謂：『亂起一隅多方響應。』（藝文堂文漫存卷四）史稿秉筆之士，口誅筆討之志，視此二者，倘亦有所未盡歟！

網常名教之見，太深太露，爲史稿之大疵，此其一也。其二，則執其所褒貶者而言，亦有未愜人意者。

李國英傳：『國初民志未一，依山海險阻而起者，往往自托於明裔。要之，爲民之害；擴清摧陷，封疆之責也。』（列傳廿七）所謂『自托明裔』者，指浙東山寨之師歟？指煌言定海之屯歟？在予讀南雷餘集（頁十一）兩異人傳，載徐某幽棲鴈蕩，翦茅架屋，以效桃源居人之避秦。又嘗讀呂留良東莊詩存（頁十一）題如此江山圖：『古人如此圖江山，今日江山更如此。安得復起作亭人，南宋興亡詳所以？更問元時畫圖人，所見所聞試相擬。並告國初題畫者，今君所恨何如彼？』紆回諷咏，不啻禁輟策而長歎也！遺民之血淚，志大之經營，史稿顧以『往往自托，』『爲民之害』貶之，其不亦太甚乎？

華爾赫德等傳：『華爾戈登，先後領常勝軍，立功江浙，世稱洋將，當時傳其戰略。赫德兼綜稅務，兼司郵政，頗

與聞交涉，號回客卿。之數人者，受官職，易冠服，或至願隸國籍。食其祿者忠其事，實有足多，故並著於篇。』（列傳二二三）攷李秀成供狀，記常勝軍入嘉定時，『把住城門，遇見清朝將官，不論官職大小，亂打不饒』。至於赫德爲人，則史稿明明自言：『赫德官中國，垂五十年，頗與士大夫往還。嘗教其子習制藝，欲應試，未許。總署督辦海防，道員薛福成以其陰鷲專利，常內西人而外中國。上書鴻章，力爭之；議遂寢。』然則當日洋人面目，今猶可以概見，而顧以食祿忠事，實有足多褒之，其不亦太甚乎？

邦交志俄羅斯條曰：『俄以制定關稅不應與增設領事並提，更向中國質問。並命土耳其斯坦駐軍，進入伊犁邊境，遂允之。俄人又遣兵駐庫倫，邀求開鑛優先權，拒之。會革命軍興，庫倫獨立，事益不可問矣。』（邦交志一）竊謂蒙疆之危，初由於清世懷柔政策之失當，繼由於崇厚一流辦理外交之多失。韓退之曰：『引繩而絕之，其絕也必有處。』入民國來，正引繩所絕之處；而顧以民國以後，益不可問爲貶，其不亦太甚乎？

張勳傳云：『勳豪爽好客，待士卒有恩。所部數萬人，無一斷髮者，世指爲辦子軍。臨戰，盡納妻妾家屬子女於別室，不聽其避。蓋自對負國，誓以骨肉俱殉。及事亟，外人破戶切之，始得脫云。』（列傳二六〇）考辛亥變前，勳爲江南提督。揆前史城亡與亡之義，固可死矣。及入民國，督江督院，屢膺方面；繼之以復辟，而終於遁入荷蘭使館。是其貪生殉利，進退無據。以舊史忠義之律科之，不過一李成棟耳。（李成棟者，明將；降清後，不廢明衣冠，後反清復明，卒敗死。見九龍真隱勝國粵東遺民錄遺卷四陳子壯傳。）而顧引不經之說，謂外人『破戶切之』，以掩其『誓以身殉』之妄以此而寓褒貶，斯昔人有『誰欺』『欺天』之歎也。褒貶未當，勸懲未愜，爲史稿之大疵，此其二也。其三，若執其所叙記之事實言之，亦有叙記誤謬，可以令人發噤者；亦有文義戾累，可以令人指摘者！

包立身傳：（包立身，諸暨人。家五十八都之包村。）

『咸豐十一年九月，賊陷紹興府，他賊復自金華來，諸暨亦陷。立身於是首倡義旅，從者四應。』立身見事敗，與其妹鳳英，率親軍數千人，死戰潰圍出，不得脫，中砲死。鳳英亦力竭自刎死，全家遇害，闔村死者，蓋六十餘萬人。』

（忠義傳七）考浙東洪楊之役，包村誠爲浩劫。然故老所傳，十口不殊，其與吾鄉餘姚謝敬之拒，則未能遠過。朱子語類（二三四）曰：『春秋時，相殺甚者若相罵。然長平坑死四十萬，史過言不足信，敗則有之。謂之盡坑，四十萬人，將幾多所在？』以包村一村之役，視長平白起之坑，四十萬尙不可信，六十萬人之死，其謬可知矣。

柏舟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捲也。』史稿述費某妻吳氏傳云：『賊繫之樹上，曰：吾出汝心，視汝心堅否？割胸出心，心堅如石，賊大驚，就德清人求其姓氏，曰：此婦殆有神。』（列女三）以古人形容之語，爲真實可信之記，其謬又可知矣。

瑞澂傳，述武昌之起義也，『瑞澂棄城而走，謂革職，仍令權總督事，戴罪立功。並令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往討。薩鎮冰率兵艦，程允和率水師，援之。而瑞澂已乘兵艦，由漢口，而蕪湖，而九江，且至上海矣。』（列傳二五八）今夫敗軍之將，退走如飛。先由漢而至蕪，再折回以至滬，終由滬以達滬。安有此理？其謬又可知矣。

夏家銑者，居江寧時，爲賊充書記，繼思爲官軍內應，而事頗洩。『賊誘之曰：汝有父母妻子，以爲質，可釋汝。家銑時昏憊，遽以母妻對。其妻蔡，匿其姑於他所，罵家銑曰：汝母死且十年，何處得汝母耶？遂與妻同被慘死。』（忠義七）竊謂爲內應者，必慮其將來之禍。事發危生，家銑非三尺之童，安得盡心告述？此必不堪拷掠，遂至盡吐瑣細，其事雖隱，其情甚明。作史者，徒以忠孝必當兩全，嘉其內應，掩其賣母而不知立說之謬也。

述其明明爲謬者三，至於文義不當，不爲吹毛之求，而

即可以引人指摘者，蓋亦有四例，可得而舉，此即吾所謂累云。

陸心源者，著儀顧堂題跋記，記中所記，記故書雜記之事耳。史稿藝文志（第二）已分史部爲十六，而又踵前史之舊，以第十四爲『目錄』類。舉陸書以入之，誰曰不當？題乃入之藝術之屬（藝術三）與論書畫之書，異類而同科。此則其叙記之戾之例一也。大元海運記者，胡敬輯自永樂大典。近世羅振玉，收入雪堂叢刻者也。而史稿（藝文三）妄題曰：『胡敬撰』。然而劉向七略別錄，則題曰『馬國翰輯』。（藝文三）豈厚此而薄彼，將知彼而惜此？此則其叙記之戾之例二也。升寅傳云：『嘉慶二十一年，授盛京禮部侍郎，署盛京將軍，調刑部，召入爲工部侍郎，又調刑部。六年，出爲熱河都統。』（列傳一六二）於一不甚有名之人，瑣瑣述其宦海浮沉之跡，本已冗庸可議。第自嘉慶廿一以後，未書『道光』字樣，而突有『六年』之年；此則其叙記之戾之例三也。嘉慶間，有成德行刺一案，蓋清世衰朽所自見云。東華錄記此，曰成得。除其元庸閑齋筆記，記此亦曰成得。而史稿（列傳一二七）王杰傳，則曰：『會有陳德，於禁城驚犯乘輿。』輒改人名，與官私之記不同。此則其叙記之戾之例四也。——此特吾匆匆一讀之所得耳，若細細披閱，不當更僕難數乎？叙記未當，有謬有戾，爲史稿之大疵，此其三也。其四，則曰詳略失中；易言之，即曰：不能詳其所當詳，略其所當略者。

其有本當詳而未能詳者，則如下例。紀昀傳云：『前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得罪，昀爲親家漏言。奪職戍烏魯木齊。』（列傳一〇七）案王闓運湘綺樓日記宣統元年一月十一日記云：『連日尋查紀昀遺戍之田，閱數十萬字，始於乾隆三十年戊子歲檢得。係查鈔盧見曾時，漏泄寄頓。』漏泄謂預告禍患，寄頓謂隱匿家產，史稿不錄『寄頓』的字，致使湘綺私人之記，詳於列局公修之史，此非應詳不詳之例乎？前代於田制經營，雍正間曾行井田。乾隆八年九月，『前漕運總督來

京，奏請舉行限田之法。每戶以三十頃爲限，以爲苟能如此，則貧富可均，貧民有益。」當時琮曾與陸廷玉等動色廷爭，高宗亦令試辦。（拙作中國田制叢考頁二四八）史稿於食貨田制，固未述及。（食貨一）即於顧氏本傳，（列傳九十七）亦付缺如。此非應詳不詳之乎例？

交通志一云：『鐵路創始於英吉利，各國踵而行之，同治季年，海防議起，直督李鴻章，數爲當國者陳鐵路之制，然不果行，光緒初，英人擅築上海鐵路，以達吳淞，命鴻章禁止。因偕河督沈葆楨，與英人議，卒以銀二十八萬兩購同，廢置不用』考京津時報主者英人木頭氏（Woodhead），所編英文中國年鑑（頁三百二十五四一九二五年天津發行）云：『中國之有鐵路也，蓋始於二呎六吋寬廣之吳淞鐵道。此爲外人企業之一，而正式開放於一八七六年六月三十日。然嗣此以往，即爲華人所贖回。當一八七七年十月，付畢最後一次款項之後，即拆毀此路，而運之台灣。』席滌塵吳淞鐵路云：『七月三日，正式通車，當時申報記者，有紀游云：「予於初次開行之日，登車往游。惟見鐵路兩旁，觀者雲集。欲搭座者，不可計數。客車實不敷用，火車爲華人所未經見，坐車者皆面帶喜色，旁觀者亦皆喝彩，頃刻間，車便行駛，身搖搖如懸旌矣。所過之地，鄉人皆停工呆視。有老婦扶杖而張口者，有少年倚坐而痴立者，有弱女觀望而嘻笑者，至於小孩依長老而示怯，牧子牽犢而奔避，雖不免有之，然究無一人，不面帶喜色。」後至八月三日，火車在江灣北首往來，無端輾死若兵士者一人，鄉人大恐，官方亦力爭收回。遂於十月二十四日，在南京立約。自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即一八七六年舊曆九月十五日）起，至三年十月廿一日（即舊曆九月十五日）止，再準英商鐵路公司，行駛一年。三年十月，收回拆毀。而據公司統計，在此一歲之中，行客已有十六萬餘人。』（上海研究資料頁三一七）——攷此事，實爲新中國與舊中國之所以界隔；實爲人命至重之精神文明，與迅刻千里之物質文明決鬥。史稿於其廢棄之由，略而不道，此非應詳不詳之例乎？

可詳不詳之弊，反之，則爲可略而不略也。

洪亮吉者，以詩詞古文著。近代操觚之士，非當時幹濟之才。不入文苑，而爲之立一專傳。（列傳一四三）向使九原可作，彼傳之儒林之張履祥，傳之文苑之魏源，能保其於亮吉之得有專傳，不平而帖服乎？然而亮吉之得一專傳，猶可言也。至於其錄其上仁宗皇帝書，至於十有一頁之多。考史稿於曾文正傳，只十四頁。李文忠傳，只十三頁。豈一代振作風雲之人，延長晚清五十年之國運者，僅僅如文人之一疏？此則可略不略之例一也。

有松林巴雅圖者，於八國聯軍犯京時，死於東直門之難者。（忠義傳九）其人本不足計，徒以一死瞑目，史稿遂爲傳以報之。此已可哂！至於附傳於其下者，自佐領文忻，至砲手白萬太，總計達六百六十一人。計其職官，有佐領焉，有前鋒焉，有筆帖式焉，有馬甲焉，有砲手焉，有養育兵焉，有隊官焉，有領催焉，有幼丁焉，有閑散焉。夫開列此等名單，以爲事後請卹之用，則亦未必不可。如必錄此難官爲點鬼之簿；則郡縣之史亦未必如此惡濫。況於一代大典，三百年之正史乎？昔明史（二六五）於范景文傳，附記金炫等二十人姓名。然炫輩固非馬甲砲手之流，其從容就義，又非難兵難官之比。史稿之秉筆書此，何得援此爲例乎？此可略不略之例二也。

可詳不詳，可略不略，爲史稿之大疵，此其四也。其五，則曰書法未審。蓋有自亂其例者矣，蓋有附麗不當者矣，蓋有分傳未協者矣，蓋有漏列要文者矣，蓋有行文失當者矣，蓋有譯音未一者矣！

曷曰：自亂其例也？考史稿於名人著述。如其人之不依文字以傳者，則本傳不爲述及。以有藝文志在，毋勞複記故也。此例本爲可稱，大可以避紛複。如曾國藩傳，不提其文正全集；（列傳一九二）李鴻章傳，不著其文忠疏稿，（列傳一九八）即於此也，頗見翦裁之功。獨於列傳（二一九）李元度傳，則曰：『元度擅文章，好言兵。然自將，屢償事。所著先正』

事略，天岳山館文集，並行於世。『既認元度爲得享專傳，而不以雜廁文苑矣，則何必記其著述乎？不倫不類，此非自亂其例而何？』

曷曰：附麗未當也。所謂附麗未當者，即謂事之屬於甲與乙者，將附之甲傳，抑麗之於乙傳也。史稿之記云：『先是，門人尤雲鶚，刻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與余生書，稱明季三五年號，又引方孝標滇黔紀聞。當時文網禁嚴，御史趙申喬奏劾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孝標已前卒，而苞與之同宗。又叙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掛名集中者，皆得罪。係獄兩載，九卿覆奏，名世雲鶚俱論死，聖祖矜全之，又以大學士李光地言，宥苞及其全宗。』(文苑二)讀者一讀此文，當定其爲方苞傳中語。而不知稽之稿史，則固名世傳中之語也。此非附麗未當而何？

曷曰：分傳未協也？史稿儒林傳一，著錄黃宗義顧棟高。儒林傳二，著錄顧炎武萬斯大。文苑傳一，著錄潘來，萬斯同。考浙東考經証史之學，黃氏初開其端。吳中証史考經之學，顧氏首啓其風。以此二人，分傳兩地，吾不識其何心？且也，四明萬氏與餘姚姚黃氏，薪盡火傳，源流甚一。次耕爲亭林高足，此亦人所共知之事。附斯大於顧氏之驥尾，執季野與潘氏而同科，使其一家之學離散，師生友好不相見，吾不知何爲而然也。其尤令人憤憤者，則季野而入文苑，反不如王闢運之得廁儒林。夫以考經訂史爲儒林耶，則有清三百年間，如季野者幾人？夫以不慕榮利爲儒林耶？則以白衣而客京都，如季野者幾人？望溪集(卷十三)萬季野墓表，載季野告方苞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愛玩而已。』是季野耻爲文人也。史稿載王闢運事云：『潛心著述，尤肆力於文。湖莊，列，探賈董。其駢儷則揖顏，庾，詩歌則抗阮左。記事之體，一取裁於龍門』(儒林傳三)是王氏明明爲一文人也。明明知其爲一文人，而願廁諸儒林。明明不願爲文人，而立身行己，確可廁諸儒林而

無愧者，則又辱之文苑。此非分傳未協而何？

曷曰：漏列要文也？考前史之記，如史記稱秦事，必稱「秦」字。元史述宋事，必稱「宋」字。所以然者，以別於著錄本朝年號之不冠朝代也。此理至明，無庸敘述。即史稿太祖紀，因亦明明書『明萬歷二十一年也。』(本紀一)乃於王果傳，則云：『王果不知其種族，生而黠慧，通番漢語言文字。嘉靖間，爲建州右衛都指揮使。』(列傳九)所謂嘉靖者，其爲指明世宗時之嘉靖，自不待言。但以舊稿之書法審之，則凡述及勝國事者，必冠以勝國之朝名。今但書嘉靖而不書明，此非漏列要文而何？(此例甚多，不枚舉。)

曷曰：行文失當也？考自史漢以後，傳其人者，必先述其姓名，次述其郡望，後述其家世，再後述其生平。格律已定，眉目較明。今讀史稿(列傳二)沈志祥傳：『沈志祥，遼東人。毛文龍所部，有沈世奎者，本市僧。依女爲文龍妾，橫行島上，累遷副總兵。及黃龍敗沒，明以世奎代彪爲總兵官。後三年，太宗伐朝鮮，因移師克皮島，世奎亦戰死。志祥，其從子也。時官副將，收潰兵，保石城島，欲得世奎救印，監軍者靳勿與。』既以志祥爲傳主，穿插世奎生平；而必以『其從子也』之倒插之句，維係二人之關係，此在史漢則可，在史稿則不可！曷若改爲：『沈志祥，遼東人。毛文龍所部，有沈世奎者，其從父也。世奎本市僧，……』如此，則系叙既明，行文有度，不亦此勝於彼歟？(史稿此例亦多，今亦不枚舉)。

自亂其例也，附麗未當也，分傳未協也，漏列要文也，行文失度也之外，則又有譯音無定也。藩部傳三曰：『烏喇特部在歸化城西，去京師一千五百二十里。』是部名曰烏喇特也。自此以下，記咸豐三年事曰：『綏遠城將軍成撫，奏烏拉特三公族，生齒日繁，漸形困苦。』是部爲烏拉特也。一傳之中，首尾二名。此雖小疵，然亦見譯音之無定，可以証史稿書法之未審也。

書法未審，爲史稿之大疵，此其五也。其六，則日時日

之不序也。

藝文志傳記類云：『碑傳集一百六十卷，錢儀吉撰。續碑傳集八十六卷，釋荃孫撰。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李文度撰。中興將帥別傳三十卷，朱孔彰撰。文獻徵存錄十卷。錢林撰。』(藝文三)攷林所撰文獻徵存錄，(即誤章學誠爲張學誠者)，實即李氏先正事略之先身。其人爲嘉慶初年之之人，非特早於元度，抑亦早於儀吉。以華路藍縷之作，置之曾門弟子孔彰之後，能令讀者之心服乎？

不甯惟是，藝文志之著錄清世名家之書畫著述也，首錄包世臣藝舟雙楫九卷，而厲鶚玉台書史一卷，反在其後。是於書法史之作者，不知包氏之生在晚清，厲氏之生在乾嘉也。(以上藝文二)其錄清世理學之作也，首錄戴望顏氏學記十卷，而李榕大學辨業四卷，反在其後。是不知望會『寄食於大盜曾氏之門』(用章炳麟語)，而榕爲習齋薪盡火傳之嫡弟，與顏氏合稱『顏李』也。(以上藝文三)他如船山史論之學，本一代之絕藝。先錄其讀通鑑論三十卷，中間隔以納蘭常安之明史評，段玉祇之明史十二論，(史稿藝文二作明印十二論。案此書今存昭代叢書第八十六冊，「印」字誤)。而後錄船山宋論十五卷。一人之作，同體之文，無端腰斬，能令讀者之心服乎？

其最可笑者，則莫如士謝圖汗部傳云：『崇德二年，袁布偕硬壘上書通好。二年，遣使貢駿馬，及俄羅斯烏槍。』(藩部傳四)則崇德有兩『二年』也。當時排比，率爾次附，及其定稿，不及刊刪，亦可謂極草率之能事，荒天下之大唐：豈書以史稿自名，必欲留此等能免而竟不免之鐵錯，以求其名符其實也耶？

陳登原曰：予自民國二十二年秋，首讀清史稿。至二十五年，又重讀一過。約其疵累之處：其一，爲綱常之見太深太露。其二，爲褒貶出失，未愜人心。其三，爲敘記之言，多有戾謬。其四，爲當詳不詳，當略不略。其五，爲書事記人，未能適格。其六，爲時日不序，先後失第——非敢好

謗前輩也，蓋略抒其所見如此云。

而又有令人極感不快者，則更有一事。

史稿首冊目錄，有分卷，有總卷。如曰：『地理志二十四內蒙古』此分卷之數碼也。同時又題曰：『清史稿八十四』；此總卷之數碼也。如曰：『列傳三十五許定國』，此分卷之數碼也。同時又題曰：『清史稿二百五十四』，此總卷之數碼也。——此蓋明記於首冊總目者。

顧查諸內蒙古志之本文，則卷前僅題『地理志二十四』。全卷十三葉，版心亦不題『清史稿八十四』字樣。又查諸許定國傳本文，則卷前僅題『列傳三十五』，版心亦不題『清史稿二百五十四』字樣。——既記總卷於總目，而不記總卷之數碼於每卷之前，以及版心之上，此真令讀者極感不便。故明明已由總目，查得顏文傳爲史稿四百八十六；而發篋檢書，仍須細閱板心，以覓『儒林』二字。夫作書所以便利後學，今史稿之目錄如此，不能不令人大感不快也。

昔人謂史記總卷，共有百三十。其間爲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紀，表，列傳，世家等等，當初各自爲書，其卷第本不相屬。今存南監本史記猶存此式。著清史者，或得援此自解。然書契之制，原在式便用宏。若是之類，焉用模擬古人，而貽讀者以檢閱之勞乎？

或曰：『此書先印正文，後編總目。正文之增抽無定，則每卷以前，其總目之數字，亦自無定。故傳文之前，僅能記分卷之數，而不能記總卷之數。此其隱，金梁校刻記，固已微示其端也。』謹應之曰：誠如是夫，然則史稿之爲稿，更得其名實相符之一証矣。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餘姚陳登原記，時客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點 卯

現在歐洲的嬰兒也要受軍事訓練了。 The Manchester Union



和平的命運

歐洲戰神正向和平之鴿描準，預備射擊。
News of the World, London

國際諷畫

備戰時期
瘋狂心理



瘋人講話

(一)
常識先生對世人說，「
用我的政策不須代價，即可
叫你免除納稅。」
世：「辦不到。」

(二)
常：「……清償一切
債務抵押。」
世：「瘋子，讓我
來耍他一耍。」

(三)
常：「……建築新居和運動場！
在休假中還能享雙工的酬報。」
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先生。」



(四)
常：「……經濟困
難一掃而空，你們
的子女教育：「哈！
良的教世之極。」
有趣之極。」

(五)
常：「……渴了便
喝些酒，高與一
妨吸支雪茄，這
不的太可。我辦
銀鼠衣。到麼辦
全可。怎麼辦？」

(六)
常：「只恨我的政
舊日堅持新世，
而堅持你個瘋
喂，這瘋人來了。」

(尾聲)
世：「他瘋了，就向是瘋人。」
瘋：「他瘋了，就向是瘋人。」
世：「他瘋了，就向是瘋人。」
瘋：「他瘋了，就向是瘋人。」



圓桌會議

墨相發問道，「你們有什麼反對的意見嗎？」原見巴黎共黨機關「人道報」，刺法西斯大會之掩耳盜鈴也。



英義地中海協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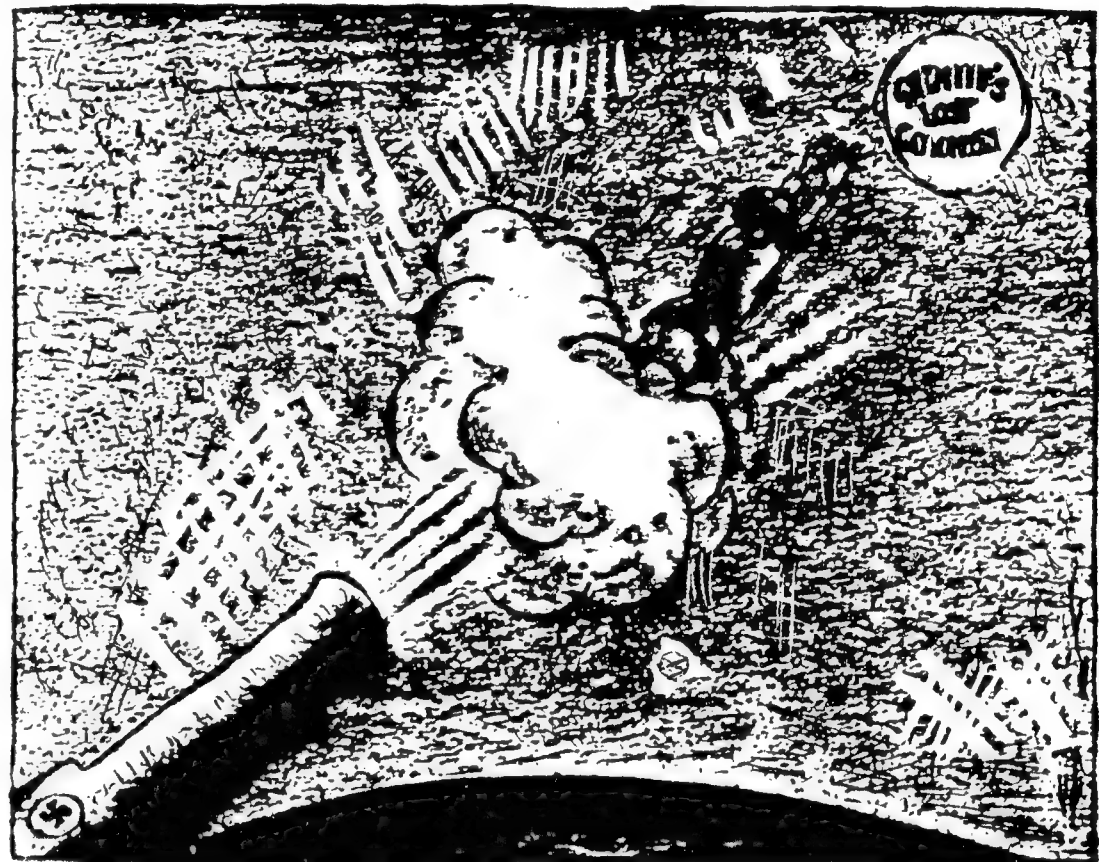
原見羅馬 Il Travaso delle Idee



奇異法庭

蘇俄黨獄中，各犯均自認有罪，內中真相，含有充分的神秘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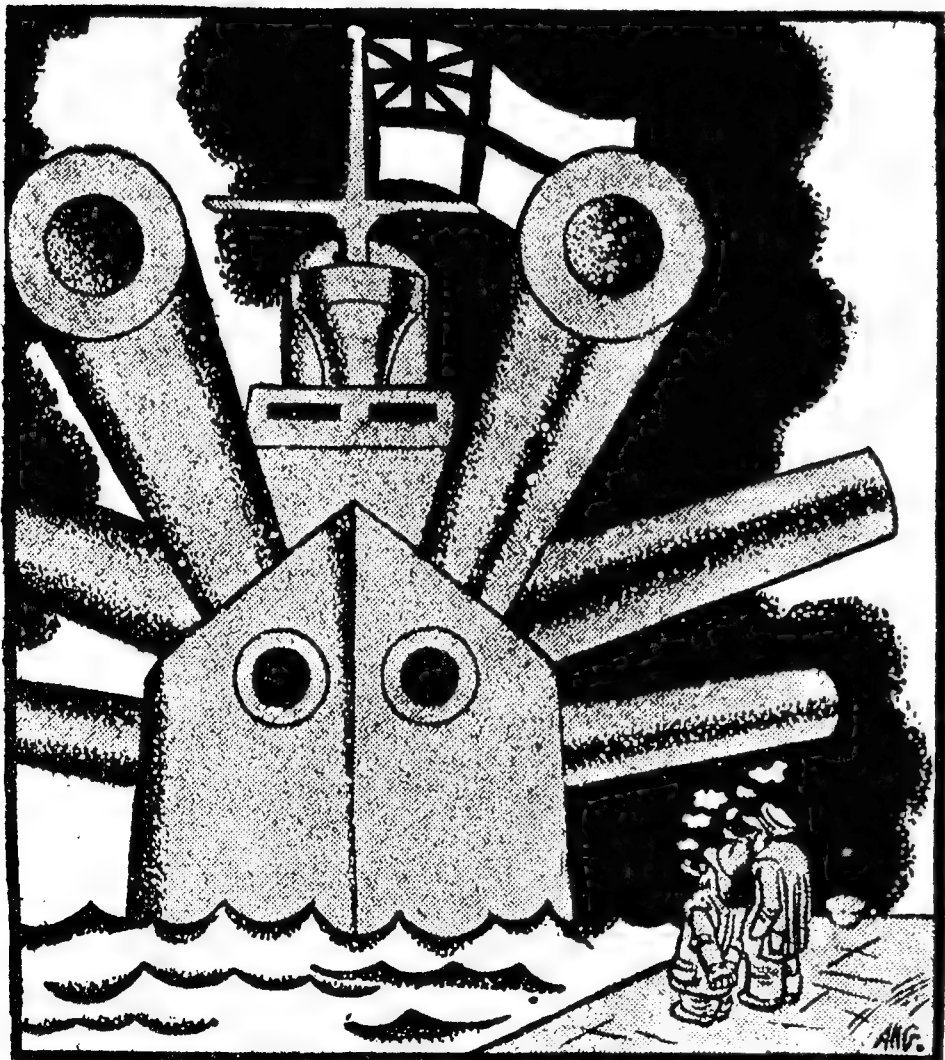
見紐約「現代史料」雜誌。



到月球去

英報對解決德國殖民地要求的一種建議。

The Western Mail and South Wales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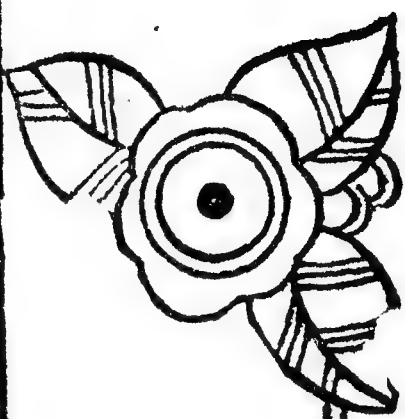
牛油做的？

義大利米蘭市 Guerin Meschine 報對英國築艦的觀察，意在詰責英外長艾頓的演詞。



母愛

英吉利女士對於她的親愛的殖民地子女，是一個也不願意放棄的。圖見 Glasgow Record



外

論

介

紹

日本「中國通」的對華觀

「東洋」四月號

神戶正雄

日本有名的「中國研究家」神戶正雄氏，於去年十一月來華，遊歷湘粵桂各省，本年二月歸去，曾在東洋協會演講其遊華觀感，後復發表其講稿全文於四月份之「東洋」雜誌，茲撮要介紹其結論大意，以資國人的參考。

因為中國很大，所以觀察中國者，有如一羣盲人批評巨象一般。看過南京的，只覺南京很發達，很偉大，住華北的，只覺華北可由日本自由支配，到過兩廣的，只覺兩廣不能受日本利用，走過華中的，又覺英國勢力的強大，空間的關係，很容易發生觀察上之錯誤。我們要在時間上比較其進步程度，以判斷現在的中國。據我此次赴華遊歷所感，第一，無論由政治的統一，經濟的整頓，社會的進步說來，中國都在向進步的進程上走。其原因為科學的採用，其實的表現則為交通機關的發達。第二，

是中國教育的進步，本來中國是重文輕武的國家，所以雖經數十年的混亂，而教育方面，仍在相當的進行，又因交通的發達，促進了新聞雜誌的利用，由此可知中國教育之已逐漸普及。第三，是政府與財界之廣範的結合，尤以自李滋羅斯赴華援助其幣制改革以來，在幣制統一之下，政府與財界的團結非常鞏固，因此促成軍隊之強化，中央之準備，國民的連鎖。

不過中國內部，尚有六大隱憂。第一是中國的統一形式上的，人心的不平，尚未完全消除。第二是財政的基礎，並不十分堅實，人民與政府的結合愈鞏固，其危險率愈大。第三軍隊的整頓尚未完備，中央軍雖已現代化，而地方軍隊的服裝與武器，則至為爛雜。第四是現在中國改革之根本義為借外援，一朝有事則外援不可靠。第五是中國沒有



國際新語

托洛斯基的末路

(子英)

自一九二八年以來，托洛斯基被歐洲各國推來推去，這位慣被逐放的危險人物，是無人願意收留的。但在二十年前，他却是在莫斯科被熱烈擁戴的一位鮑爾雪維克革命首領。

托洛斯基和斯達林在個性以及政策上，都處於極端反對的方向。列寧在世時，有能力和手段駕馭這兩匹馬，同為蘇聯効命。列寧逝世後，他們爭做領袖的衝突，隨之而起；結果斯達林獲勝。

一九二八年一月，托被斯達林放逐到蘇俄南部的阿爾瑪阿塔地方。他在那地方仍被認為有危險性，因之，在一九二九年遂被永遠驅出蘇聯國境

天災的防禦，中國財政經濟的基礎是農業，故農業之豐凶爲中國的死活問題，中國的國土廣大，常有支配豐凶的天災，乃對這天災的防禦準備完全沒有，這是中國經濟沒有根基的原因。第六中國要想確立其產業方針，尙需相當的時日。中國現在尙是半殖民地的經濟組織，

日本對俄認識的錯誤

日本「外交時報」四月一日版

近年日俄關係惡化的原因，固然不能不說是滿洲事變和日德協定；但根本原因，還要歸咎於對俄認識的不足和研究的缺陷。

記者自帝政末期，經歐洲大戰，以至革命的俄羅斯，前後七回的旅行，約有十年的歲月在俄國度過。以個人的見聞及體驗，追懷往事，覺得日本朝野對於革命後俄羅斯的觀測，有過四度的認識錯誤：第一是對於三月革命緊接後的俄國，以爲她那次的革命，是僅以立憲民主或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程度便可結束。第二對於布爾希維克政權，以爲它是不能長久的。第三以爲新經濟政策實施後，是赤俄白化。第四以爲五年計劃必然失敗。

一九一七年來，即三月革命勃發之時，記者在革命發生地彼得格勒，目擊當時的情形，覺得它等於一匹泛濫的悍馬，一度跑起來，便不知停止。米留可夫（立憲民主黨首）谷齊可夫（十月黨

並且從來是地方的經濟，不是有機的組織，所以中國如統制經濟的產業不確立，則對外無辦法。所以日本的對華方針，一方面要認識前述中國三種優點，不可一味的強硬，一方也要知道後述的六大缺點，加以相當的援助，而在一朝有事之秋，再憑諸實力可也。（子修）

布施勝治

首領）不用說都沒有駕馭這匹悍馬的力量，克倫斯基也不行；結果非弄成列寧或特羅茨基的天下不可，於是十月革命發生。

布爾希維克，因十月革命掌握俄國政權的時候，一般多冷笑列寧等的過激思想太「烏托邦」了，且有罵他們爲威廉二世的爪牙或是猶太人的陰謀的。然而實際上，第一他們有實幹的精神，第二他們是個有嚴肅紀律強力無比的政黨，第三他們的理想固近於「烏托邦」，但他們的運動戰略，則是十二分的實際主義的。蘇維埃政權，決不是個可以簡單倒壞的東西。徒以當時的日本朝野識者，或者因被謝米諾夫一派白系俄人的有色眼鏡所蒙蔽，竟把蘇維埃的政權看做不能持久。西伯利亞的出兵，便在這種錯覺裏實行。

新經濟政策，列寧自己曾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是退却」，但是「向資本主義退却」不過是列寧所說的「戰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間他寄居在土耳其的普倫基普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他住在巴黎，並組織「第四國際」以抗斯達林的「第三國際」。後來巴黎也變作不能安身之處，他遂漂泊到挪威。本年初，蘇俄的大黨獄發生，托洛斯基被認爲有重大嫌疑，因之，挪威政府也不得不逐客令。結果，是他的美國朋友和信徒代向墨西哥交涉，墨政府始允許他一個棲身之所。

他在墨西哥，是寄住在位有名畫師的家中。他每天早晨七點起來，工作到九點進早餐，然後繼續工作到午後一點半用午餐後，休息一小時。三點又起始工作，七點晚餐；在九點半就寢之前，仍然努力工作。他聘用着三位書記替他抄寫文件，一爲俄人，一爲法人，一爲美國人。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反駁說他與蘇聯黨獄有關的消息。白天有墨西哥警察三十人防守他的住所，夜間更增加到五十人，以保護他的安全。

托洛斯基原來的姓名叫列夫·台維道維支·卜郎斯泰，一九一七年他是紐約某俄文報的一位不知名的記者。他早年在俄國，曾因從事革命，兩次被捕，被放逐到西比利亞，但均設法逃脫。爲了使用僞護照，所以他

略的退却」而已。像小工業和一般商業等，固然都向資本主義退却了，而鐵路銀行大工業等，所謂「支配的高地」，依然仍留在勞農政權之手。記者於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七年遊俄時，實地觀察新經濟政策實施的情形，覺得他們的白化真個相當深刻，勢將果然向資本主義投降了。商業興旺起來，甚麼都可自由購買，物資也相當豐富。然而你當是他們真正放棄共產主義嗎？自己反叛自己的信念嗎？決不是的。他們正和紅蘿蔔相反，外皮雖然是白的，內部却仍是紅的。到了一九二八年，斯達林果下了停止新經濟政策的號令，以實施五年計劃，大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建設，向左轉。

以上是日本對俄誤算最主要的三大事實，都成了很久的過去。成了歷史上的材料。而尚有於現在的對俄政策予以直接影響的，便是第四誤算，便是對於五年計劃的認識錯誤。

一九二九年春，正是蘇俄着手實行五年計劃之時，我從西歐赴俄，由柏林起，與當時駐英大使館參事官內定調任駐俄大使的佐分利貞夫氏同行，在車中我們很談了些俄國五年計劃事，佐分利氏到莫斯科的第五日，便告訴我，說他遍訪外交團的結果，列國大公使，都認為五年計劃係由經濟學者，統計大家，專門家等，根據精細的材料所作成。即使不能全部成功，然七八成的成功，是無可疑的。他因此很慨嘆日本朝野對俄

認識的不足。

我後來回日本住了三年，於一九三二年再遊五年計劃實行中的俄國，旅居約一年，那時正當第一次五年計劃最末之年與第二五年計劃第一年之頃。而且是該計劃遂行上最重大的時期。那時的蘇俄是怎樣的情形呢？第一因為第一五年計劃太急進了，勉強了，把全力僅用在重工業方面的結果，物資缺乏達於極點，國民生活益形窮迫，烏克蘭各地方起了大災荒，其慘狀簡直和革命初年「戰時共產時代」相髣髴。於是很多人，以為這便是五年計劃失敗的結果。日本有數的俄國問題權威者，專門家，尙且根據這個看法，寫了許多「蘇維埃經濟的破綻」，「五年計劃的踉蹌」這類的文章。這類錯覺，可說就是現在日本對俄政策陷於僵局之起點。

一九三二、三年頭，蘇聯全體的物資大缺乏，生活窘迫，烏克蘭一隅的飢饉，我却認為「五年計劃成功的秘訣就在這裏」。一九三三年秋，我將離開莫斯科的時候，有一天有位駐在該地的武官問我：「你這一年間，住在俄國，所最佩服的，是甚麼呢？」我隨聲答道：「像烏克蘭那樣的飢饉發生，而克里穆林裏的人們，仍泰然不改五年計劃的大方針，便是我在這一年裏第一件佩服的事」。後來的事情，便是個証據。他們到了第二五年計劃實行的時期，重工業的基礎已築成了，矛盾的情形逐漸減少

就假借了在獄中的名字——托洛斯基。帝俄倒後，在紐約的朋友籌集了一點旅費，送他回國，參加列寧等的革命運動。憑了他的演說才能，不久便高據了紅軍領袖的地位，並曾任蘇聯政府的第一位外長。

托洛斯基和斯達林二人之積不相能，除了由于思想政策的互異以外，還有早年發生衝突的兩件故事，頗值得一提。

托洛斯基做紅軍總司令時，某日正召開重要軍事會議，并令衛兵阻止任何人入會議室。斯達林奉了列寧的命令去見他，衛兵向前攔阻，斯達林却推開了衛兵，直闖進去。翌晨托洛斯基檢閱軍隊之際，當眾宣稱該衛兵不遵命令，應即處死刑。稍停之後，他繼謂因該衛兵以往有過勇敢的功績，彼以紅軍總司令的權力，赦其無罪。斯達林觸此霉頭，歸去報告給列寧。列寧卻沒有說托洛斯基的不是。

現今的斯達林格勒城，是當年斯達林由白俄手中救護得來的。當時他用的方法却太強烈了，曾把托洛斯基所委的態度微溫的軍官，撤職及槍決了幾個。托洛斯基曾去電報質問，斯達林却在來電紙上，批了「不必置理」幾字。這張電報，而今還存在蘇聯紅軍的檔案中。

，同時在輕工業方面，加以相當的努力，國家經濟的跛行，遂逐步治好。於是國民生活頓見明朗化而安定起來了。因為國力的增進，國民生活安定，於是國防力的充實和國際勢力的增大，自然也是必然的趨勢。

到了最近，日本當局者一方面因為俄國的增兵遠東，遂感覺有急速擴張軍備的必要，同時又注意到對俄關係梗塞的原因在對俄認識的不足，關於刷新調查機關事，遂大費躊躇。然而由我看來，日本朝野對俄認識的缺陷，並不專在調查機關的不完備，始終成為日本對俄認識上最大障礙的，還是在從來錯誤的對俄偏見。

偏見是甚麼？更是嫌惡共產主義，懷恨布爾希維克。凡是俄國發生的事情，都以嫌惡的感情批判它。無論何事，都是照着壞的情形加以報道。殊不知，國際關係，決不是光憑着感情所能解決，而是隨着冷酷的利害打算與實力均衡而定的。日本至今日止，二十年間的對俄政策，很多是受着感情的支配，拘束在「討厭赤色國」這個主觀的心理下的。這種事情，遂妨害了兩國民相互間的接近，使相互理解成為不可能，結果便是把對蘇維埃政治的理解弄錯。因為認識的不足，對俄感情便惡化。原因生結果，結果又成原因，日俄關係，遂無何等特別理由，常是惡化的了。

日本自俄國革命的最初以來，對於

「赤色國」，一向取着勿聞勿問的方針。但在歐洲列強的政治家，却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對於「赤色國」，「變色的國」，更以悉心研究得其真相為急務。他們一方面雖出兵西伯利亞，出兵北俄；另一方面，仍暗中派人窺視蘇俄的國情，到了明白出兵無意義的時候便毅然把兵撤退了。記者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之交，企圖由西部國境入莫斯科，在愛沙尼亞待機的時候，由那方面赴俄的外國人，都集在該地，其最多的，便是英德義美四國的人。他們都掛着新聞記者的頭銜，裏邊却有不少的假裝者。有一天，一位英國的新聞記者，突以共產黨員的嫌疑被愛沙尼亞官憲逮捕，其實這人却是隨着勞德喬治氏的密令的，於是第二天英國領事瓦爾氏，便出面請求釋放。當時的情形，即以此事，可概見了。還有一位義大利的記者叫做亞瑪篤黎的，實際也是隨着墨索里尼的命令，向列寧政府試行交涉的。又革命初年，在列國中最先公然派使節赴莫斯科的，便是當時的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氏，那次的使節，即是後來第一任美國駐俄大使布列特氏。歐美列強對列寧政府，或斷交，或出兵，同時對於「社會主義的祖國」的真相，則汲汲的設法了解認識。惟獨日本的政治家，守着深閉固拒的方針，動也不動。

在日本對俄守着不聞不問的方針的時候，列寧的俄國，不久便成了斯達林

法國共黨首領——托

瑞芝 (伯藩)

當法總理里昂伯倫去夏組織人民陣線內閣的時候，幾乎每人都相信托瑞芝Maurice Thorez將要入閣的，但是這位共黨首領却仍然當該黨秘書長，絕對拒絕任何任命。

現在托氏在法國政治上，當了個極特殊的角色。他掌握了現內閣及整個人民陣線政府的命運。他的朋友認為他是法國的史達林，並預言他將領導未來的「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他的敵人預言他將有壞的結果。

事實是這樣，他的朋友或敵人都不能確切地認識他。托氏的政治活動多被人談及，而他的私生活却是知道的人很少。甚至法國的共黨黨員也很少知道他們首領的生平。

托氏是一個礦工的兒子，他的祖父也是礦工。三十六年前他在奈勒高德降生，那是一個小的鄉村，空中彌漫着黑烟。托氏很以他的祖先出身微賤為榮。但是他本人當礦工，却不很久。一九一四年德國佔據他的本鄉的時候，年輕的托氏就去克魯芝。這樣，他結束了礦工的生涯。那時他只有十四歲。戰後，他仍打算回到礦上去

的俄國。建設的俄國，取代了破壞的俄國。五年計劃實行，經濟力隨之逐漸增大起來。到了這時，還把布爾希維克叫作「過激派」，「他們只知道破壞，不知建設」這類的偏見，依然支配着日本讀者間的對俄觀，於是成了對於「五年計劃着手後的俄國」，「建設的蘇維埃」「正確認識正確理解上一個大障害。至兩三年前為止，在日本凡是蘇維埃聯邦之事，無論甚麼，都是由惡的情形報道，撫拾着失敗的半面，如飢饉，內亂破壞等黑暗面，而下全局的批判，幾乎成了當時的通則。其有偶然正視蘇聯的事態，把它的政治建設方面一併報道的，便不免要受同情共產主義的嫌疑，這種實例，亦不在少數。一直到了去年，因為大田大使，秦武官，川谷商務官等由莫斯科歸來，始破除舊例，把蘇維埃聯邦的實情，或於講演，或於文章，堂堂發表所見，於是纔判明前此被歪曲的對俄觀的錯誤。於是對俄認識糾正的急務，最近在當局者間，也提倡起來了。我們惟有盼望這種錯誤速獲糾正。

(紫墩)

日本大預算成立

大阪朝日新聞三月三十一日社論

下年度本預算案及追加預算案，經貴族院本會議可決。於是，包含軍事費暫緩實行額四千六百萬圓在內的二十八億一千四百萬圓的總預算，及五千八百萬圓的追加預算；依照原案，無修正的成立了。這比之突破三十億圓的前內閣案，總預算方面，固然有二億二千萬圓的減額，但若加上含有地方交付金的追加三千萬圓的追加預算五千八百萬圓，則總預算的減額，實質上便縮小了。不過對於前年度實行預算的膨脹，前內閣案為七億圓，此次則減至五億圓，結城藏相的預算減削方針，還算是得到了某程度的實現。

但是，預算削減的目的，並不在它的體裁方面，而應該在它的內容。不僅是要因此而使當面物價昂騰的危險迴避

幾分，國民的財政負擔也減輕一些；更要因此使將來膨脹財政的遂行上，預先把它的障礙縮至最小限度，纔行。若依此點而論，則此次預算的內容，便藏有許多疑點：第一，此次預算歲入的減少，係由於增稅規模的縮小使然，於是公債財源，結果便得不到減額。比之前內閣案九億五千萬圓，今次的發行額，若加上追加預算，實達九億六千萬圓之鉅。却凌駕前內閣案之上。預算減額能夠平抑物價者，應於龐大預算縮小的同時，並且使赤字公債等，發行額亦獲縮小，纔行。不縮小赤字公債的預算總額的減額，便要把減額的意義失去一半。像這回的情形，僅僅在增稅暫緩實行的項下，以七千萬圓程度的間接稅和關稅的多少減額，阻止物價的昂騰，功用只此

，但是未被容納，大概是因為了他的共產主義的活動。爲了生活，他便從事於建築工作。

一九三三年，他開始爲共黨活動，一直升擢到幹部的地位。他當了共黨巴德卡萊分會秘書後，又爲法國共黨中央委員。在摩洛哥戰事中，他反抗法國的帝國主義。那時他並不出名，大家公認的共黨領袖是道利歐。一九三二年，托氏當選了衆議員。

在起初，議會裏沒有人注意到這位傻笨，淺色頭髮，總愛喜笑的議員。他不時登台演講，講詞是他早就很細心寫好的。

按照共黨的規則，托氏穿得很簡單，不過他並不骯髒。他的衣服是廉價的，但總是很新。他不重視衣履；他的領帶並不華麗，但却是很精巧地打好。如果你在街上遇到托氏，你會拿他當做工廠裏的工頭。

從一九三二年以後，他的政治活動，進步得極快。他被選爲共黨的秘書長，訪問過莫斯科，他和史達林及狄米特羅夫合照了像片，並且從克瑞姆林對該黨帶回了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法國議會成立前，作了一次含有很重政治色彩的演說。他追隨了莫斯科前例，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目的。他說，爲了抵抗納粹主義，人民陣線不得不組織起來，爲了「和平，麵包和自由」而奮鬥。

而已。他方面，在歲出的減少，多屬文治費關係方面，其爲物價騰貴主要原因的軍事費，不過僅有百分之三的暫緩實行。所以歲出削減的效果，也是不能夠依着紙面所定而期待其實現的。

結城藏相的方針，最初曾宣明說是，以預算減額爲高物價平抑對策的根本。但成立的預算，在基本的問題方面，却不能不說它有着很多遺憾之點。尤其是藏相在另一方面所企劃的重工業生產力擴充的方策，與其當初所計畫的適相反對，却助成物價的昂騰。由此論之，

五強軍備競賽

Big Five of Europe Speed the Arms Race
The New York Times, Mar. 14, 1937

Hanson W. Baldwin

今日歐洲列強所發表的龐大軍備數字，我們愈加詳細研究，便愈可發現它們的不實不盡之處。我們對英法德俄義的軍備，乍一看似乎很容易判定它們實力的次第，但不知一國的軍力却包含着若干因素，尤其是在今日機械化戰爭的時代；並且這些因素和歐洲的政治經濟情勢，揉雜在一起，所以縱使我們能得着一切必需的統計數字，想要據此去正確的判定五強軍力的次第，也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況且有許多統計數字，不僅被保持着最大的秘密，就是那發表的，也儘多誇張與虛偽。還有一種數字，意義含糊，非把它們的內容調查明確，

此次成立的預算，於今後日本經濟界所生的結果，實有大戒心的必要。貴族院當可決的時候，所附的附帶決議，謂：在本預算實施的時候，希望「於經濟界不予以急激的變動，於國民生活不使發生不安」，這是當然的。不過是，已經把預算通過，又想對它的影響加以抑制，是不是可能呢？實不能不使人懷疑了。此外，結城財政裏面的問題，還有生產力擴充策，日本銀行機構改正等，需要陸續檢討的很是不在少數。我們在這裏，也願意把它提明一下。（楚天）

是毫無意義可言的。

和英法軍事專家談話的結果，從許多關於陸海空軍的數字統計裏，我們對於德國擴軍運動迄今的進步，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印象，就是那些數額的陳述，免不了誇張，而且德國某種的軍備，在質上也是很可失望的。法國憑藉馬奇諾防線，確切地感到她的軍事地位，很爲滿意，至少在本年以內，她並不懼怕德國的侵略。英國的海空軍建築程序，推行迅速，她的安全感較諸去年，已大爲增進，在今後若干年中，她這種程序將繼續進行。但是歐洲軍事的軸心現時仍然在德國，其次是義大利和地中海區

域，那區域的重要性，在逐漸地增加。

英國現在仍掌握着歐洲海上的霸權。根據她的築艦程序，到一九四二年，她將有主力艦二十四五艘，在若干年內，她仍然可以維持海上的霸權。但是歐洲的海面是很窄的，在目前空軍發達的時代，海軍的威力，當然比不上納爾遜的時代。同時在空軍方面，英國也很快地成爲西歐（若不包括大陸在內）的最強國家，但不作澈底的努力，她還是不能確保那冠軍的地位的。現在英國有新式的第一線飛機一六一〇架，她所製造的飛機，式樣最佳，而後備機也有百分之百的準備，所以她的空軍力將與海軍力同受重視。陸軍是英國的弱點，但歐洲如一旦發生大戰，英法大概仍將合作，所以她的陸軍的弱點，不難彌補。

陸軍是法國引以爲榮的，不過法國所採的是防衛政策，她並且缺少充分的新式坦克車和機械的設備。她的砲兵，在全世界可以首屈一指，軍官訓練的程度，也較任何國爲高，她的軍隊在精神和組織上都很好，戰機也製造完善，她的從瑞士一直到海濱的國防線或已建築完成，或正在計劃之中，而她的人力，至少在目前，是足夠應付任何危機的。法國的海軍在歐洲居於第二位，不管德義的建築計畫如何，法國是有意要保持這第二位的。至於法國的空軍，表面上雖然十分龐大，但是在她的三千架第一線飛機當中，僅有一千架是新式（有人

說還不到千架)。在里昂伯倫的政府下，飛機製造廠已收歸國營，並且需要改組，所以生產的能力，暫時已低到不足談的程度。法國和英國一樣，還有一個缺點，就是陸海空軍的號令，不能統一。

法國的缺點，正是德國的所長。在一個統制主義的國家裏，不統一不合作的情形是不會有的。德國的陸海空軍都很強，而且還日有進步。她的海軍雖小，但能直起疾追。德國陸軍的機械化部分和坦克車隊特別精強，但是德國的領袖對於它們的質量，還認為不滿足。德國空軍的第一線實力大概較英稍遜，但是後備員究有若干，却無從測度。關於軍用品大規模生產的問題，德國已加以完全解決，但是英國對此，却還感到了許多困難。

蘇俄在波蘭的背後。據希忒拉講，德國的目的側重在對俄。蘇俄的海軍力(除去遠東有若干潛艇外)是不足道的

英德殖民地衝突

Reich Colonial Claims Leave British Unmoved

The New York Times Mar. 21, 1927

最近在日內瓦舉行的國聯原料會議席上，英國代表李滋羅斯曾宣布對於任何殖民地領土的轉讓問題，英國皆不能加以考慮。近來德國要求收復戰後所損失的殖民地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而英國方面反對的空氣，也一天濃厚一天。英國下議院屢次要求政府明白拒絕德國收復舊殖民地；各自治領對此也持同樣堅決的態度。

原料會議的產生，本由於一九三五年九月間英國前外相賀爾在國聯大會的演說所引起。賀爾演辭中聲明英國對於若干資源缺乏國家欲謀自由獲得英屬殖民地的原料供給問題，願加以討論。當

。但是她的陸軍却約有一百三十五萬，在世界居第一位，而蘇俄的飛機坦克車和各種資源之多，也非歐洲任何國家所能及。她的弱點是在運輸一方面，而她的生產機能的效率，恐怕也不及其他列強。

義大利現在注意的方向，是地中海，她準備在那方面和在非洲，發展她的前途。她是地中海的一個重要海權國，她的空軍地位，尤為重要，她的陸軍，在東非新勝之後，也有不可一世之概。在政治上，義大利多少有點左右歐局的力量。

以上五大強，對於他們的陸海空軍軍力，全沒有認作滿意，他們全要撥巨款去擴充軍備。在這競賽當中，誰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現在還沒有人敢於斷言，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料定的，就是從遠大處着眼，他們全要蒙受到損失。

(歷樵)

August 著

時他說這話的目的，是想借此來緩和德國要求事實上收回舊殖民地領土權的態度。實則英國對於原料開放問題，確可加討論，但對於殖民地領土權的轉讓，却絕難容許。英國各閣員屢次的演說，及前述李滋羅斯的聲明，即其明徵。

最近因德義兩法西斯國家的接近，構成了所謂「柏林羅馬軸心」；「結果更加強了英人反對德國收回舊殖民地的決心。目前因為英法兩國的密切合作，故能控制非洲大局；英國在大西洋的海上霸權，及繞道南非洲交通東方的水道，皆甚安全，南非聯邦的國防，亦甚鞏固。但是假如德國一旦收回了她在非洲的

舊殖民地，則情形即將大變。所謂「柏林羅馬軸心」，不啻為虎添翼，其勢力且深入非洲西南部，這對於英帝國的生存，是一個致命的打擊，英國自然不能加以放任。

英國態度既如此強硬，德人乃轉而求取法國的支持。德國不絕地派遣有力代表赴法，向進國政界及工商界宣傳德國收回舊殖民地後對法如何有利。德國代表對法人聲明願以收回殖民地作為建築德法永久和平關係的基礎。法國政府當局對此，雖仍不為所動；可是私人間却頗多贊助德國此項主張的。德國的計劃，是想先運動法國贊同以殖民地問題為一般和平談判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然後強迫英國也參加討論。英政府以前雖曾宣布殖民地問題為國際間的「集體」問題，而非英國所能單獨解決；但是在英國人的心目中，所謂「集體」一辭的解釋，其中心却在於英屬各自治領。德國的殖民地要求對英國尚有一間接的影響，就是促進英國對於歐洲大陸(尤其是中歐)國際局勢的注意。因為英國既然需要法國支持她在非歐的勢力，則對於中歐問題，英國自然也不能不盡力為法國後援。

要而言之，目前英國的反對德國殖民地要求，可從四方面剖釋：(一)英國下議院的反對，可代表一般國民的意見；(二)各自治領的反對；(三)就軍事形勢上觀察，德國收回殖民地將威脅英帝國海外交通的安全；(四)德國聯義仇俄態度的猖獗。

可是英國民族是最富「調和性」的，只要希忒拉真能放下屠刀宣佈德國有澈底裁減軍備的決心，那末，英國人也未始不能稍作讓步。可是英國的龐大整軍計劃正在進行中，假如希忒拉的態度改變得太慢，那就要來不及了。(丹楓)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華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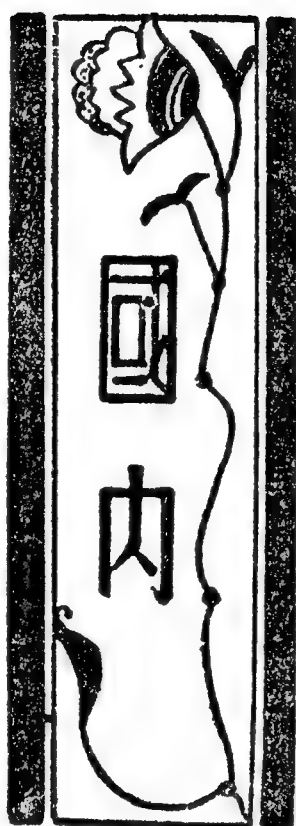


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起至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止

本週國內政情，川局已大安。劉湘晤賀國光後，對於中央地方合作問題，原則上已圓滿解決。和平統一，更獲一基本支持矣。川省旱災，情形嚴重，此與陝甘善後，均亟待救濟。皖省府已經行政院決議改組，任命劉峙前，魏鑑，楊錦仲，楊廉，劉貽燕，金毓紱，戴戟，陳治青，邵華爲委員，并以劉峙清兼主席，魏鑑兼廳長，楊錦仲兼財廳長，楊廉兼教廳長，劉貽燕兼建廳長，金毓紱兼秘書長。劉氏東北耆宿，在東北軍中之地位人望皆甚高。此次東北軍自陝甘調駐皖省，中央任劉氏主皖，是則劉氏於治理地方之外，須兼顧東北團體之維持及安頓，其任務誠爲不輕。至於中日外交，日使川越已定下月初返國述職，行前曾迭訪我當局，有所商談。據傳川越歸國後，或將不再來華，繼任人選，有兒玉說，雖確否殊未可知，亦可見日方之注意中日經濟關係矣。

日本競選運動，因投票期漸近，日趨白熱化。各黨候選人均已推定；反政府氣憤甚高。日閣近決定改組內閣調查局，設立企劃廳，總裁一職，將由藏相結城兼任。此亦足徵日本右傾勢力之謀聯絡財閥也。西班牙戰事，已歷九月，而勝負未分；兵連禍結，徒苦國民耳，誠可哀也。關於國際監察西班牙邊境計畫，已於十九日夜半開始實行。



日使川越定期返國

自前週日大使川越訪問王外長後，我駐日大使許世英亦曾會見川越，關於中日交涉，均曾作初步試探。川越並已定於五月初返國報告一切。據中央社十七日東京電稱：「聞日外務省已允准日駐華大使川越之請，於最近之將來返國，向當局報告關於去年對華外交折衝情形中國政府對日態度及中國現狀。川越大約待新任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信六郎於本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抵任後，於五月二日左右由滬啓程返

國。此間對川越歸國，頗多揣測。有謂川越將向外務省報告日海陸軍駐華官憲之強硬意見，又有謂川越將向外務省建議在滬設立一機關，其性質與現有之滿洲事務局相同，此種機關或可稱爲『對華工作參謀本部』，俾統一日本在華活動之指導機關。其他方面，則謂川越因鑒於日本軍民方面均嫌其軟弱，表示不滿，且在最近議會開會時，甚至對渠抨擊甚力，殊非川越意料所及；故川越此次歸國，除報告中國現狀，並向當局提出其本人關於對華政策之意見外，其主要動機乃在讓賢」云。

川越建議對華政策

據中央社十八日東京電稱：「朝日新聞今晨載南京專電，內述日駐華大使川越茂準備於返國後，向日政府所提關於對華外交政策之建議六點：

即（一）述明中國國民政府，自西南問題澄清及西安事件解

決之結果，現正趁此有利之發展，向全國統一之途邁進。(一)國民政府在對日政策上，誠摯希望華北政治之解決，此種地方事件之解決，雖難確保完全打開中日外交之僵局，但鑒於現時之環境，日本雖堅持「取實方針」，但必需在相當範圍內尋求其解決。(三)中英經濟合作進行之程度極速，可為英國對遠東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之表示，故應特別予以注意。(四)日本不應對國民政府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漠不關心。(五)日本在華經濟活動之陣線，有加以調整及充實之必要。各省在華所設之機關，宜使之綜合化，並組織一種「經濟使館」，為統制機關。(六)關於中國所將提出撤廢各國領事裁判權之要求，日本應以同情之態度與之交涉」云云。又川越曾於十五日午刻在南京接見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如下：川越謂「兒玉氏將使華，僅見報上傳說，本人尚未悉實情，惟近來本國有主張在外使節，宜由經濟界領袖選任，倘此說實現，則兒玉氏即為一適任者。若謂中日經濟提攜，乃日本為推行國防計劃，獲取原料之運動，則余極端否認此說。蓋經濟提攜，在使兩國國民經濟交受利益，國民生活均得安定。至於應先祛除政治障害，再談經濟提攜之說，雖亦有理，但有時經濟提攜亦可為解決政治問題之前提。君謂最近私運銅元問題與過去私運白銀問題，性質相同，可由日本駐華領事按照先例，設法取締，余亦認為此係地方性質之問題，若貴國關係方面與駐在該地日本之外務機關洽商，或仍可得其助力。至於華北走私，則有特殊情形，不能一概而論。至於冀東問題，理論上乃貴國之國內問題，余個人希望兩國全般關係至密切恢復時期，日本方面必能予以相當之援助」云。

東報又作 反動宣傳

近來我駐日大使許世英之打銷辭意，川越大使之預定歸國述職，均表示中日外交之空氣，已入新階段，漸由相互注視而變為結晶化矣。日本報紙邇來紛紛發表關於我國之極端挑釁消息，而以讀賣新聞為

尤甚。該報於本月十五日載一消息，詳述我國如何對日準備作戰，並刊載地圖，表示我國之三大防線，及陸空軍根據地，指我國意欲對日本宣戰云。該報復於次日刊載關於我國政府進行操縱滿洲，蒙古及朝鮮國民獨立反日運動之廣泛計劃。十七日該報又載一消息，內容極長，敘述我國對日態度如何過度強硬。此種消息，連日均以最大號字載於封面版第一項內。日日新聞十七日亦以頭號大字於同一地位內載一消息，詳述我國政府如何利用孔祥熙此次赴英參加英王加冕禮，及張羣出洋考察之時機，激動歐美各國，阻礙日本，使日本陷入嚴重不利之地位云。上述消息來源，均標明係來自上海特別訪員。再者「夕刊帝國」十五、十六兩日竟發行長篇號外，內容全在敘述中國如何利用日外相佐藤之外交方針，藐視日本。該報一方面主張對華討伐政策，另一方面打倒佐藤外交政策。此種消息，多如潮湧，足令人懷疑某方近來是否有意激動此種有系統之對華挑釁運動，俾得至少對抗主張重行檢討日本對華觀念之意見。又日日新聞十八日繼續以最顯著之地位載一消息，謂我國將促請英美等國組織太平洋集體安全保障制度，題為「反對吾人之大陸政策，斷然不能容許」。此種制度之設置，終將威脅日本國家生存權之行使，故日本應自始至終，堅持予以排擊之決心等語。上述消息，使人感覺無的放矢，或國際間之挑釁，殊可遺憾云。

川越分訪 各方辭行

川越因回國有期，連日特分訪各方辭行，並乘機交換意見。川越於十七日午前十時半偕翻譯官清水訪汪精衛於其私邸，由高宗武任翻譯。首由川越述歸國辭行之意，然後對於中日問題互相交換意見，謂彼此均應有新的認識，中國對於日本之生存與發展，亦當具其正當之認識等語。會見至十一時告畢。川越復於當日午後三時半訪晤吳鼎昌，亦發表同樣意見。川越已定二十二日晨離京赴滬小住，於五月二日搭輪歸國。十九日下午四時，川越偕清水赴外部訪王外長辭行。歸後據清水云：「王外長

詢問日議會改選情形甚詳，並問及朝日新聞所傳川越大使歸國後將向日當局建議六點之說，川越大使告以此係該報駐南京記者推測之辭」云云。又當川越訪王部長時，王部長當即述其希望，託其轉達佐藤外相。茲錄其詞如左：「本人熱望調整中日國交，並對於佐藤外相之外交演詞，至為敬佩。但願在事實上努力，促其具體化。中國方面亦須在互惠平等之立場上，設法盡力，以圖打開。務望將此意轉達於佐藤外相為盼」云。

川局安定災情嚴重

四川政情，前因中央地方之間，偶有誤會，致謠言紛傳，一時形勢頗呈緊張。幸其後劉湘代表盧作孚鄧漢祥偕川行營代理主任賀國光一度飛京接洽，復經實業部長吳鼎昌入川與劉湘面談，結果誤會冰釋，川局前途，已轉樂觀。賀國光氏自月前在京商定解決川事六項根本方案，於本月五日返抵重慶後，又於十四日由渝飛抵成都。下機後，即由鄧漢祥陪同至多子巷訪劉湘，暢談一小時半。劉表示軍政部何部長所訂解決川事六項辦法，自當遵辦，對詳細實施手續仍須與賀續談，俾早日實現。賀氏十六日晨在行營辦事處向往訪之蓉各報記者發表書面談話云：「本人向來以為彼此相見愈久，相互認識愈清，則一切工作愈敏活而有效率。近數月未到成都，故特來與劉主席各軍將領各機關首長暨地方人士晤談，期收工作敏活之效。至各位相詢劉主席已接受中央所提示六項辦法之實施如何，質直言之，所謂六項辦法，是很公允的，很平常的；想劉主席也很樂於做到的。劉主席前昨親口對我說過，既表示接受，決定實行，那末你們各位看事實表現好了。總之，中央與地方之關連，一如人身之軀幹與手足，吾人惟希望將此關連益加緊密起來，使國家日即健康，四川亦日即光明，共同在最高領袖統一指揮之下，才能真正達到復興禦侮之目的」云。又據軍政部長何應欽氏在滬談：報載

「關於川中謠言，自鄧漢祥，盧作孚兩氏來京之後，已告平息，本人提出之六項辦法，其內容均係關於川軍之國軍化者。將來川軍完全國軍化之後，則一切謠言，均可以事實擊破矣」云。賀國光氏與劉湘迭次會晤，結果圓滿，特於十七日電呈蔣委員長，報告情形。同日並由綏署以命令調駐重慶附近某某部隊移防永川一帶云。

川災嚴重 盼振孔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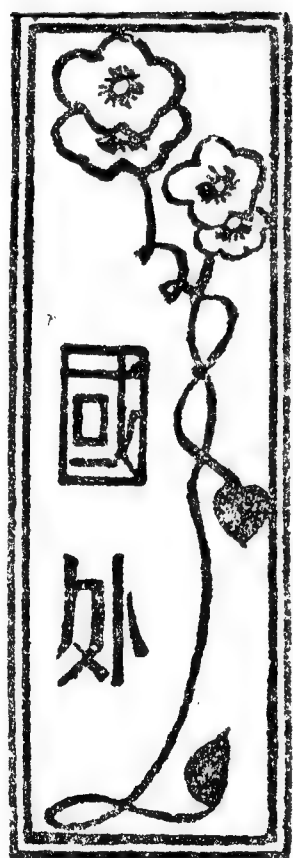
川省旱災，日益嚴重。前財政部所撥振濟川災之公債百萬元，業已售脫，計獲現款七十一萬四千元，匯川備用。惟劉湘以川省旱災嚴重，行政院批發之百萬振債，尙感不敷；十七日特電呈蔣院長暨行政院，請再發行川省振災公債千五百萬，年息六厘，分九年償還，其基金年需二百四五十萬，建議以下列方法籌撥之：（一）二十四年整理川金融庫券，已于二十五年二月掉為乙種統一公債，此中因延期還本付息，按二十五二十六兩年度所列預算，可餘三百萬，即在此餘數中提出一部份，作為基金。（二）川省鹽稅每年實收二千四百餘萬，本年一月一日起，對奉巫入場，每擔加稅五角，又應徵收七十七萬，除預算所列各項開支經費，與四種專款共二千零七十萬外，約盈四百餘萬，或以此盈餘之一部，提作基金。又中央振務委員會委員長朱慶瀾，以財部所撥振濟川災公債一百萬元，現已由聚興誠銀行商妥抵押現款七十一萬四千元，故於十九日乘中航公司滬渝線機，入川放振，據朱氏在滬談稱：「本人自向財政部領到振濟川災公債一百萬元後，當與聚興誠銀行經理任師尙商洽辦理兌現，因該款急需應用，故已由該行設法兌現，計七十一萬四千元，業由該行匯至重慶總行，故本人先到重慶，向該行領款，然後轉赴成都，會晤川省當局，商洽一切。預定計劃，先聯絡川省當局及各地士紳，組織大規模救濟會，以便派員親赴各災區實地查放。該項振款，除由部撥公債一百萬元外，並另由川省府撥一百萬。本人與在滬之川財政廳長劉航琛氏商洽結果，劉氏主張將中國農民銀行三

百萬農業貸款全數辦理農貸，至省府振款，已由劉氏電川省銀行公會向各銀行借墊七十一萬四千元，合成一百四十二萬八千元，作為辦理急振振款。朱氏偕財部特派四川賑災專員曹仲植，賑委會秘書饒鳳璜，聚興誠滬行經理任望南等，已於十九日午後二時五十分乘機抵渝，即轉赴成都晤劉湘。又劉湘亦于十九日下午二時在省府召集軍政各機關首長暨紳耆名流新聞界教育界開會，商救災問題。劉致詞後，由鄧漢祥報告災况：（一）災區一百三十四縣，災民三五，〇八七・三四〇人。（二）重災縣份為忠縣等十縣，次重災為榮縣長壽等三十五縣，輕災為華陽富順等八十九縣。（三）省府振濟辦法，急振十四萬餘元，工振預計約六百萬元，平糶約三百萬元，農貸百萬元，免糧五百萬元，中央振款公債百萬元，省府十八日又電請發行振災公債千五百萬元，另規定公務員捐薪助振等辦法。鄧致詞畢，繼提供救災意見者甚多，嗣經決定：（一）組織臨時救災機關，推定名流十一人為籌委，負責籌備。（二）由出席人員電懇中央批准省府發行振災公債之請求云。又近來川中各地火警迭出，計渝市磁器口十四日大火一次，十七日晚儲奇門一次，延燒千餘家，損失四五十萬，十八日晨玉帶街一次，延燒三百餘家，損失二十萬。又萬縣計十三日晚一次，損失三百萬，十四日晚一次，損失五十萬，十七日晚又一次，燒二百餘家。其餘瀘縣，丹稜，龍泉波驛等縣，亦有火警云。

甘省情况尚待整頓

陝甘大局和平解決後，東北軍已陸續東調竣事，入陝中央軍亦即將復員。惟新任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迄未赴任，甘省青黃不接，政務停頓，有愈演愈複雜勢。目前省府命令到達區域，僅蘭州，榆中，定西，靖遠三四縣。事變前所潛伏之軍費政治諸問題，現均不解自解。加以省境幅員遼闊，交通梗阻，便於各地駐軍形成政治財政上割裂姿態。例如

河西，不僅十七縣政脫離省府，即專員公署，省立學校亦自成系統，一般人士認為新省府成立後，迎面第一問題，為採何種方式，在短期內恢復省政舊觀。現甘肅省政府秘書長周從政患肝陽冲腦症，十五日晨搭歐亞飛機飛陝轉平就醫。留省省委僅教廳長田炯錦，委員喇世俊，張維三人。十五日晨開談話會，決議：（一）周秘書長出省就醫，省府事務遵照于主席十三日電，由田廳長代行。（二）重要事務，由委員談話會決定之。（三）各廳處人員，均應照舊服務，不得離職。（四）關於交代事項，由原主管人員負責辦理。（五）電呈中央，請飭新主席即速蒞蘭接事。又關於陝北救災問題，各方正在籌辦中。據西安電訊，現陝當局除籌款二十萬辦理平糶外，農民銀行農貸款三十萬即可撥付，由省府省賑會聯合組織農貸辦事處，指導農民，組互助社，先由吳堡，橫山，綏德三縣試辦，每縣分配十萬元。省府另擬籌一百五十萬元，作陝北農貸之用，已由孫蔚如謁顧祝同商洽辦理。中央另擬撥陝北工賑款三十萬，即可批准。又陝南日前風災，禾苗枯乾，已向省政府報告。陝省各縣地方不靖，人民痛苦異常，當局已謀肅清匪患辦法云。此外，中央前以甘青兩省，災禍頻仍，農村破產，經行政院派員調查結果，決撥公債三十萬元，現款十萬元，辦理甘肅急賑。並令由賑務委員會撥款十萬元，辦理青海急賑，以資救濟。中央特派杜延年等為甘肅省監放賑款專員兼青海查放專員，赴西北施賑云。



日閣決議設企劃廳

日本林內閣為謀統制國策增強力量起見，決定改組內閣調查局，設立企畫廳。據十九日東京電傳：作為林內閣重要

政策之一項而決定設立之內閣企劃廳要項，已由十九日之定例閣議決定。故政府將令大橋，川越兩長官，擬擬此項要項，調製官制案，提出於本星期內之閣議決後，即採取諮詢樞院之手續，至遲至五月上旬當可將該廳之總裁次長以下之人選銓衡就緒，以圖實現。今日閣議所決定之企劃廳要項如下：

(一) 爲充分發揮現在之內閣調查局之機能，以舉國策統合機關之實起見，特改組內閣調查局，設置企劃廳。(二) 企劃廳屬於內閣總理大臣之管理，司掌左列事項：(甲) 奉總理大臣之命，起草重要政策及其統合調整之提案，附加理由而上申之。(乙) 審查由各大臣提出於閣議之重要政策，添加意見，上申內閣。(丙) 調查重要政策及其統合調整。(丁) 關於政綱政策之預算之調查及統制，添加意見，上申內閣。(三) 企劃廳設置總裁(親任)・次長(勅任)・調查官(勅任或委任約二十名)・書記官(一名)・事務官(十五名左右)・屬員(五十名左右)等職員。(四) 總裁由各大臣中擇一兼任之。(五) 爲保持與各省間之聯絡起見，除上項職員之外，得由各省職員中遴派調查官。(六) 自民間遴選學識經驗豐富者中任命爲參與。(七) 認有必要時，得自民間之學識經驗豐富者中，臨時任命委員，命其審議特定之事項。(八) 爲緊密與其他綜合部局之關係起見，得將其部局之勅任官作爲常任委員，又關於增設中央經濟會議要項，亦經議決如下：(一) 設置中央經濟會議，令其審議國內外地間之綜合的根本經濟政策之樹立，及根基於根本政策之實施基本案之決定。(二) 議長及副議長，由總理大臣及企劃廳總裁担任，議員則由民間之學識經驗豐富者中任命之。(三) 有必要時，得由幹事任命議員爲臨時委員。(四) 企劃廳次長爲幹事長。至未來內閣企劃廳總裁人選，現以藏相結城氏之兼任說最爲有力，殆已經確定。

日選舉戰趨白熱化

日本選舉戰，自十九日起入第四週。全國言論及文筆戰已達白熱點。十九日爲推出候選人之最後一日，又因辭候選者之供託金，如過此日，即被沒收，故報名候選之法定期限雖爲二十三日，然各黨候選人事實上於十九日全部決定。其總數共達八百二十四人。計

民政黨二六七，政友會二六八，昭和會三五，社會大眾黨六五，國民同盟二〇，東方會一九，立憲養正會一六，政治革新協議會七，日本無黨黨四，皇國農民同盟二，皇道會二，皇國自治會二，愛國無黨黨一，在鄉軍人同志會一，大日本年黨一，革新同盟一，國民協會一，勤勞日本黨一，滋賀勤勞民衆同盟一，島取無黨黨評議會一，京都民政會一，中立一〇八，共計八二四人，又政友民政兩黨聯合戰線表示反對政府態度，擬於特別會議劈頭提出不信任政府案，因此日本政界空氣極形緊張云。關於解散議會事，首相林銑十郎復於十五日政府公報附刊中敘述其重要性，並力主此後之選舉人，應推舉確切了解目前環境，而能將議會根本改組，以應付任何變化之人爲議員。林氏稱上屆議會之所以解散，並非由於政府與政黨間意見之分歧，而係因兩者對於日本當前之困難無同等之了解與覺悟。林氏繼續謂，目前世界各國，國家情緒增長極速，日本四周狀況不容抱樂觀之態度。如蘇俄以龐大軍備爲根據之遠東政策，如共產黨觀念上陰謀之侵略，在在均致人之危懼；更如英美等國之軍備擴張，日本政府亦勢難視若無睹。林氏繼對於前此各大政黨之以搗亂爲策略，以阻撓爲能事，並提出選舉法修正案，以庇護犯不規則選舉之人，大肆攻擊。故謂此後之選舉，應重視國家議會之使命，而使能勝任此使命之人出任艱鉅云。

實行監察西國邊境

關於國際干涉西班牙內戰問題，本週形勢，大見好轉。據西班牙內亂干涉辦法調整委員會所屬小組委員會十五日午開會後，發表正式公報稱：小組委員會茲已商得同意，關於干涉西班牙內亂之陸地及海上監察計劃，應自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即星期一午夜十二時(格林威治鐘點)起，全部實施。此外，小組委員會並經商定指派一技術顧問股員會，負責草擬一種計劃，藉使非西班牙籍，或去年七月十八日(即內戰開始之日)爲止尚未隸屬西班牙國籍而現在西班牙直接或間接參與內戰之人士，一律退出西班牙。並研究一種辦法，以使此項計劃可獲有效之監察云。按該會議決定指派上述股員會，係由調整委員會主席即英國外務次官樸萊茅斯勳爵再三籲請，而義國駐英大使格蘭第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表示贊成之結果。格蘭第宣稱，義國準備討論撤退志願兵之問題，但以他國代表亦抱同樣態度爲條件。邁斯基對於三月二十四日蘇聯政府之提議，(即要求組織調查團，

前往西班牙調查義國志願兵繼續登陸之問題，亦不堅主立即提付討論。故義蘇衝突，得趨緩和。而西班牙海陸監察計劃，遂得于十九日夜半開始實行。計參加者二十七國，是為世界各國防止戰事擴大之第一次試驗。此種監察計劃經過八個月之討論始告成立，每年經費約達美金四百萬元，聘用監察員八百二十人，需用軍艦五十艘，此後任何國軍火及志願兵概將禁止入西班牙。其第二步計劃將為各國撤退西班牙境內志願兵云。

西國內戰 已歷九月

西班牙內戰發生，至本月十八日適屆九個月。各陣線仍有劇戰，飛機尤形活動。馬德里附近國民軍近曾失利，但現已厚集其兵力，以砲隊向加拉班恰爾北面猛轟政府軍陣地。阿拉貢陣線有天空戰爭，參加者有國民軍飛機十五架，與政府軍驅逐機三十架。據國民軍方面稱，政府軍所有之寇迪斯式飛機七架已被擊落，政府飛機曾投彈轟擊，圖運糧食前往沃維都之國民軍護送艦。沃維都陣線國民軍進攻政府軍陣地，勢頗猛烈。據國民軍方面消息，政府雖頑強反抗，但卒拋棄第一與第二道壕線向後退守。國民軍持手榴彈向前攻擊，而政府方面阿斯土亞斯礦工之從戎者則以其習用炸棍藥棍還擊之。聞政府軍在桑太葵特拉曾圖進攻，但為國民軍迎頭擊潰。又據國民軍消息，國民軍在呼埃斯加通至勒拉之陣線，佔據重要地點數處，是役政府軍陣亡二百五十七人，大都為法人。伐倫西亞東北蒂魯爾陣線，政府軍飛機甚為活動，作大規模新攻勢之準備。國民軍在該處佔有伸入海中成半島形之地，故政府軍擬截斷蒂魯爾與薩拉哥薩間之公路與鐵路交通，政府飛機在此方面飛至敵陣上空，已一百五十次，以炸彈與機關槍轟擊敵陣。政府軍已克復距鐵路十餘里之三鎮，並進展距鐵路更近之塞洛高陀高地，惟國民軍消息則謂該高地仍在國民軍掌握中。政府軍進攻失敗云。據巴黎中立人士統計，西班牙自發生內戰以來，物質損失已達美金一・七四〇・〇〇〇元。假使戰事即告終止，農工業立即恢復原狀，亦非十年不足以復興，何況農工業決無即行復原之望，亦云慘矣。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起
至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止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三

- △林主席乘艦過漢轉轅
- △賀國光抵成都晤劉湘
- △英下院否決彈劾政府對西政策案
- △沙赫德在北京演說表示德國願參加世界經濟合作

四月十五日 星期四

- △林主席到南昌
- △蘇聯駐日大使訪日本外相商調整國交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五

- △林主席離贛東返
- △粵省新任主席吳鐵城視事

四月十七日 星期六

- △英海相賀爾演說籲請限制造艦
- △林主席抵京
- △川越訪汪主席吳實長
- △西國民軍猛轟馬德里城

四月十八日 星期日

- △國府建都南京十週年紀念，集會慶祝，由林主席講「十年來之民生建設」
- △蔣委員長抵杭休養
- △西國內戰已滿九月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一

- △川越訪王外長辭行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二

- △行政院決議改組皖省府
- △蔣委員長由杭抵滬
- △日本三相會議討論對華政策
- △德人熱烈慶祝希式拉誕辰
- △刺汪案宣判，主犯三人處死刑
- △朱慶瀾飛川施振
- △希式拉接見英前閣員藍斯白雷，表示德國願參加世界經濟及政治合作

論

評

選

輯

國家治亂緊要關頭

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久爲國人一致之呼聲。中央洞悉輿情，亦早有是項準備。雖國民大會之召集，一再展延，然而去年除少數省分因特殊關係未辦選舉外，全國代表，初選大致辦竣，可見茲會之開，勢在必行。惜乎初選辦理不善，物議沸騰，予民衆以惡劣之印象，而圈定人選與當然代表兩項尤復貽人口實。國民因顧忌多端，未便公肆譏評，惟以冷淡態度，表示沉默的抗議。識者觀於憲法問題之重要，鑑於人民態度之淡漠，夙於大會前途與憲政威信，極抱隱憂，深慮國家撥亂反治之機會，或又將草草放過。幸上月三中全会開會，黨國諸領袖內察人心，外審國勢，認爲國民大會之組織與選舉兩法，胥有修正之必要。乃一面決定大會展期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一面授權中常會將該兩法得加修正。國人於此，了然於中央重視輿論，廓然大公之至意，對於中常會如何修改兩法，乃不期然而萬分屬望。近聞該案已在中常會審議之中，國家治亂之機，殆將決於最近期內，欲不謂爲緊要關頭不可得也。

考國人所爲不滿於兩法者，普遍心理，在病其缺乏公開宏闊之精神，故今茲修正兩法，對症下藥，謂宜儘量從公開著眼，設法補救。特此際有應注意者：人類佔有慾本更強於創造慾，任何國家之政府，莫不欲長保政權，任何黨派之分子，莫不欲永居優勢，此乃人性人情所當然，不能獨責某一政黨或某一政府。惟是國家民族之利益，高於一切，而中國國難當前，更非動員全國懷有政治意識之各方人才，團結合作，不足有濟，是以在今日環境之下，當權之政黨，負責之領袖，概應高堂遠跡，恢寬器度，與海內英才，提攜並進，分担國事，而不宜拘泥固閉，一若示人以不廣。猶憶民國十三年討伐賄選成功，北方建立臨時執政府，中山先生扶病北上，志在協助段芝泉，完成統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先之以各實業團體，各法團，各大學，反對曹吳之各軍及政黨之代表組織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等。執政府爲便於運用起

見，則強行召開指派代表之善後會議，中山力爭不得，最後讓步，祇須在該會容納人民團體代表，亦可承認，乃執政府迄不接受，緣是齟齬，竟成隙末。自今思之，中山先生之主張何其偉大開闊，執政府之見解何其褊小而拙劣，遂令坐失全國統一之機會，寧不可惜？今日情勢，當然非當年之比，國民大會更與國民會議不同，願吾人仍切望中山先生偉大恢宏之政見，務能充分實現于此時，是則應如何修改兩法，容納各方人才，齊一救國意志，凡屬中山先生之信徒，應必知所抉擇。抑以現在國內政情言之，國民政府基礎鞏固，國民黨政權亦極堅實，政治本是『力』的表現，黨政既皆有『力』，何慮少數政見不同者之參加協作？況現代政治，性質複雜，關涉廣泛，置諸局外，事非所習，則誤會滋多，成見固執，一旦引之入局，使得洞明底蘊，不但可以消滅無謂之攻擊，必將更博廣大的贊助，按政治技術著想，開放之利亦遠過於深閉固拒。此吾人所爲力主開放者，匪僅爲國家計，且又未始非爲現在之黨政局面設想。甚望國民黨諸領袖權衡得失，毅然決然，主持開放政策，尅服一般佔有慾的積習，從修改國民大會兩法，重現中山先生恢宏偉大之真精神，則黨國前途，實利賴之。

雖然，原則定矣，辦法如何？任何政府，莫不自顧威信，且亦有其需要。中國現有之統一局面，已是經過鉅大犧牲得來，國人應當竭力維持護惜，不宜強以所難。依目下情勢判斷，過去國民大會之組織與選舉兩法，誠多缺點，然若竟主張完全推翻，另起爐灶，在事實殊難辦到，是故宜就已成之局，量予變通。謂宜取消圈定辦法，而參加一部分聘任人物，但求羅致廣遍，各方機會均等，則形式上雖非出自選舉，實際上或者真可代表民衆，如此於國民心理與黨政地位，兩均顧到，其法似較簡捷易行。甚願中常會諸公對此問題深思熟慮，統籌並顧，速定變通辦法，公示國人，一洗政治上陰鬱沈悶之氣。同時希望國內熱心人士，不問以前立場如何，概當重視事實，愛護大局，但有可以自效之時機，勿吝與現勢力合作，蓋非此不能結束舊局，丕創新機，在形式上要

不必拘執空論也。

總之，國家紛擾多年，不堪再亂，宜趁此海宇喁喁望治之時，樹一勞永逸之法治規模，則開放國民大會，召致各方人才，公同參與制憲，實為中國政治進入一種新時代之起點。吾人衷心祈禱黨國諸領袖宏其襟度，堅其定見，以開放政權為鞏固政權之賢明手段，領導國家入於新階段。以國民黨人平日之服從主義擁護領袖，值此國家治亂緊要關頭，度必能體念諸領袖謀國之忠，愛黨之誠，而相與一致贊助，共觀厥成，是尤吾人所願馨香致祝者也。

(錄四月十七日津滬大公報)

今後之中日外交

吾人論中日外交，首須認清中國之外交國策，蓋自來中國對外，恒居於被動地位，漫無主宰，俯仰隨人，事急則倉皇屈讓，但求苟免，勢緩則悠悠懈怠，不自振作，過去外交失敗，主因在此。五年國難，備歷艱危，經驗所召，頗能自訟，是以對日外交，在最近兩年間，已顯有明確的定軌可循。去年綏遠挺戰，即為國策之一種反映，如綏省當局所謂『不怕事不惹事』六字，實最淺顯的說明。

夫中國當前要務，本在於積極的建國救國，故凡可以培養民力保育國力者皆應竭誠以求，因是對內對外同樣需要和平，雖一面決心排除侵犯我統一獨立自由之任何障礙，一面却絕對不拒絕任何方面之伸手求和，持此光明誠實之態度，以與玷壇周旋，自將隨國力民力之增進而逐漸取得外交上主動地位。中日外交，形勢如此，在中國自立自衛的立場之下，當然希望與日本和平相安。本此觀點，則對於日本近來朝野各方所倡之對華和平論，自應表示歡迎，更願祈禱其從速實現。惟就具體事實言之：中日關係之調整，有需要外交折衝者，有尚須各自努力者。如日本所謂外交一元化，實際決難徹底，不但外交官實業家軍人等態度不一，往往同在一種地位之人，其主張與行動，在方法程度上，亦不必相同，用是吾人以爲日本調整對華外交，亟應先將內交辦好；否則如佐藤外相前在議會演說對華政策，開明而合理，各國翕然稱之，乃在國內竟遭有力者反對，迫使一再補充解釋，轉令世界惶惑，以爲佐藤外相未辦外交而內交先失敗，甚非日本之利也。此其一。日本近年在中國之行動，本有許多超出外交範圍，如庇護走私，策動中國匪亂，卵翼冀東非法組織等等，皆應不待中國交涉先由自身一變態度，則事態轉變，問題

消解，易如反掌。此其二。中國對日外交政府國策既已略定，而一般國民尚未完全認清現實，國論尚未充分統一，重以積年惡感，疑懼兼深，對日不信任的心理，幾成中國民衆之潛在意識，此非假以時日，曉以事實，徐徐轉移其意見與情感不為功。此際一方面需要日方之自動改善對華政策，以明其至少在方法態度上確已不同嚮昔；一方面需要中國各界努力研究日本，深刻地了解日本，同時明瞭本國現在之地位與環境，庶幾對於政府苦心，心領神會，澈底認識，而後奉行國策，上下合拍，運用之際，自可適合機宜。此其三。以上三點，實為中日外交進行之準備工作，此而不能辦到，則欲速不達，任何談判，依然難有成績。抑吾人尤有進者，國際友仇，基於利害，外交成敗，繫於國力，中日兩國在利害上原有許多不可分離之關係，而多年反目，則實國力太相懸殊所致。吾人深信，非中國國力增進，確立一不可侵侮的地位，則中日國交殊難有真正好轉可言。於此竊願奉告國人：自勵自奮，利用內外和平之時機，盡力加緊建設，期於厚植國力民力，提高國際地位，須知本身實力加添一分，則外交上主動的成分亦必增進一步。益願奉告日本識者：更量同情中國之建國運動，勿忌勿懼，蓋惟有中國自立自強，乃為遠東和平之安全瓣，亦即中日親交之真保障，其於日本，利多於害，蓋可斷言。

總之，中國對日國策既定，彼果伸手求握，我方不應拒棄，彼若仍來侵凌，自必舉國抵禦，方寸已決，視三年前應付自較裕如。抑此際為世界和平遠東大局及國家利益著想，毋寧應當誘致日本於和平之途，是故吾人以爲日本果能如前外長張羣氏所謂『外交一元善化』，更能自動的解消對華外交障礙，一變狎睨面目，則中日間一切問題，皆可推誠商洽，公道處理，打開僵局，確立和平，寧非兩國國民之厚幸？上月彼邦實業考察團兒玉謙次藤山愛一郎諸君來游京滬，備聞中國上下一致之論旨，認清我國努力建設之熱誠，歸告本國，多致掄揚，其於日本國民之對華認識，裨補甚大，而因彼等地位之重要，向政府有所建議，更非常人主張可比。昨據同盟社東京電：林首相將於明日閣議散後邀請兒玉至官邸對諸閣員報告視察之經過，並懇談今後對華政策之根本方針，月底更將召回川越大使，著手研究『以經濟提攜為中心之對華政策』，由此可見日本對華在方法上確將有新動向。雖日本當局之內交成績非外人所敢預言，而問題複雜，縱交涉亦難見速效，要之兒玉諸氏斡旋和平和勇敢誠摯，其精神有足

多者。吾人誠意期待其努力之成功，並願中國方面注意，於日本新動向確有表現之時，設法善應，勿令失望，但能漸進的解消對立狀態，緩和國民感情，其於中國之自立自強，終屬有利，此點更望國人幸勿忽視也。

(錄四月十五日津滬大公報)

四川與廣東

四川爲西部要區，廣東乃南疆重鎮，中國各省，除東三省外，經濟力能自給，地理形勝優越者，以此兩省爲最，是以國民黨憑藉百粵以完成革命，而四川則過去二十年大小軍閥資爲互相砍殺之根據，內戰之數，多至四百餘次焉。自去年兩廣問題解決，廣東省政名實收隸中樞。近者吳鐵城氏繼黃慕松主粵，將於今日就職，以吳氏翊贊統一，夙著忠勤，預料今後之廣東與中央，關係必更可加倍密切。四川自前年剿匪軍興，賴中央之後援，擊退悍匪，規復地方，並藉政府之力，一舉而收回省鈔，奠定社會經濟基礎，政治上乃漸脫封建割據之舊型。近雖曾有無稽之謠，一經解釋，陰霾寢銷，日來重慶行營代主任賀國光，由京到蓉，正與劉主席商洽調整川局之詳細辦法，預料今後之四川與中央，聯繫更可加強程度。川粵兩省形勢如此，實爲國家統一進步之明徵，吾人欣慰之餘，願更以一言普告國人，兼爲兩省關係當局勗：

第一，就國家全局言：強化統一，乃國難形勢所要求，實民衆心理所期待。年來國內迭經事變，卒能轉危爲安未肇分裂者，固由政府努力，亦由人心傾嚮。且也，交通進步，影響政治，金融改革，統制加強，昔之可以憑藉富腴以坐大者，自今以往，其事已不可能。惟其然也，中央政府不必顧慮封建勢力之復活，而當本公誠嚴肅之精神，宣明政策，責地方以事功，指示辦法，課疆吏以成績，臧否稽之輿情，陟罰視其工作，不必拘牽於一切人事瑣屑之私，惟務出以正大，必可增進中樞威信，潛消反側心理，發揮統治效率。地方當局亦不必栖栖皇皇，惴惴於中央倚畀之或衰，而當本忠誠

勤慎之吏德，盡瘁於職守，布德於人民，須知治績即是權位之保障，人民乃真公道的法司，苟能得民，何愁失位？凡此敷陳，概出泛論，以川粵當軸之明智忠貞，自又不必勞國人之總總過慮，毋待論也。

第二，過去中央地方，工作迄未劃分，財力較富之區，甚至以籌維國防者規劃省防，成則鋪張經濟建樹，結果徒重負擔，人財兩費。如陳濟棠主粵六年，修談建設，兵工事業，營建多端，工業計劃，雜然並舉，核諸財力，決非所勝。現在軍備性質之事業，已漸移付中央，而許多經濟企業則或已在半途，或正在發軔，將欲百計齊興，勢將一事不就；謂宜通盤檢討，與中央主管機關切實協商，何者宜完全劃歸中央主持，何者可改爲國省合辦，何者應讓諸商民投資，何者當逕予停辦，吳主席就任伊始，應即首先調整，從速決定，分別進行，務使在中央經濟建設整個的計劃之下，廣東克盡其一部分之職責。川省雖號爲天府之國，祇以屢經變亂，重罹天災，庫匱民窮，建設匪易。惟現在省局已定，大勢無憂，而中央重視四川，認爲國防後府，此際自應利用時機，商承中樞，號召金融資本，努力農工建設，在中央可以藉經濟合作，加緊統一聯鎖，鞏固政治關係，在地方可藉中央後援，增益省府信用，吸收東南資本，企業繁興，環境一變，寧非地方之幸？機不可失，稍縱即逝，此又願四川當軸及時進行者也。

第三，從前中央對於地方，或以金錢名位，羈縻軍人，或以權略術策，控制局面，語其歸宿，或徒供養軍閥，轉貽後患，或竟長亂釀亂，害及吾民，現既時移勢易，亟應易轍改弦。果以事功成績，定疆吏之考成，則地方長官惟當恪慎恪勤，求所以自見之道，舉凡貪官污吏之剷除，土豪劣紳之糾舉，苛捐惡稅之禁絕，冗員浪費之整頓，胥應秉誠心，用實力，以期造出優良成績，上無負於政府，下有造於人民。其在四川，當前急務，尤在救災，而省府於此，以前似未盡迅速有效之能事。近雖盛傳工賑農貸之說，終嫌口惠而實不

至。現在中央已於奇窮萬窘之中，撥出公債百萬，派員馳往辦理急賑，省政府於此自應急起直追，會同趕辦，至少籌撥現款，一如中央發放之數，以濟眉急，而紓隱患。試觀豫省庫藏匱竭，不亞於川，乃河南省政府猶籌現金四十萬元，與中央合併賑濟，以彼例此，不能不令人責望於川省當局，且將以此為川省政府治績之第一測驗也。至於廣東最急之事，殆在整飭吏治，刷新縣政，蓋粵省久在軍治之下，下級政治，腐敗有年，吳主席就職之後，謂宜多方考察，銳意整理，務使親民之官，貪墨絕跡，然後民困可蘇，而其他改革，乃可措手，以吳氏之精幹多才，度必有以慰國人之望也。

以上所陳，雖以川粵為目標，實則統一潮流不可違抗，經濟建設須有計劃，民衆痛苦必須解除，則又可以推之全國而皆然，更望各省當局並賜注意也。

(錄四月十六日津滬大公報)

為四川災民請命

四川災情奇重，吾人曾一再喚醒各方之注意，並曾略陳救災之根本方案。據最近消息，災情益加嚴重，災况極慘。設不速謀緊急救濟之方，則四川數千萬同胞，大部將淪於死域，西陲半壁，民變堪虞。心所謂危，不禁涕泣為國人道之。

近年來，國內各地有災，多方請賑，社會人士慣見習聞，不以為異。所謂「川災」，似亦不過如各地普通之災情耳。而不知四川災情，蓋已達超乎尋常之程度。蓋四川夙稱天府，富擬江南。今則輕重災區達一百二十餘縣，即全省十分之九已成災區。各省受災區域，果有如是之廣乎？四川約七千萬之同胞，現有三千餘萬已成饑寒線下之羣衆，上海市人口為三百萬，今即有十個上海市之同胞，在啼饑號寒死亡相繼中。全國果有如此可驚之大事乎？成都至重慶之公路兩旁，為四川最富厚之區域，本年二月份統計，沿線饑餓倒斃之不幸同胞，達三千餘人！三月份半月之中，單成都至內江段五百里沿線，餓殍遺骸亦三百具以上！設使此一月三千餘，即平均一日一百餘之餓死同胞，陳列於南京上海天津北平漢口廣州各大都會之間，將呈若何陰森慘淡之現象乎？且吾人抑曾聞以食樹皮草根白土甚至死人屍體為生之同胞，多至數千百萬之衆乎？此吾人不得不望國人重大視之也。

捐資救災，為人類同情心理之自發行爲，而在同一民族

同一國家之中，則尚有同舟共濟互相扶持之義務。全國不乏急公好義之士，當不忍坐視此數千萬同胞，輾轉哀號，沉淪於溝壑之中而不加援手也。抑川災之成，遠之與過去破壞不已之內戰有關，近之亦與年來赤禍蔓延發生因果之聯繫。要之大多數之四川民衆不應負責，而今則數千萬無辜之民衆實際受其惡果。「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易地而處，誰能不為此曹垂斃之民，洒一掬同情之淚乎？不特此也，四川人民，聰穎而勤苦，四川地方，肥沃而饒富，近歲言復興民族者，莫不屬望於蜀省，殆將特為今後對外圖存之心臟地，造成未來國防之核府。今也建設未就，而社會基礎眼看墮毀，將何國防核心之可言？然則即捨慈善而不論，國人試為國家民族整個前途著想，又寧可坐視川災而不救乎？或謂方今社會經濟，到處蕭條，庚癸之呼，入耳漠然，縱令救恤有心，其如拯濟無力？不知此種慈善行為，原期衆擎易舉，但盡一己之力，自求方寸之安，初不必懸格過高。且昨今兩年，國內經濟，略呈好轉，而上海天津各大都市更不少席豐履厚之家，祇須在平日稍節奢侈之享用，或移支其可以儉約之金錢，即可全活若干最低生活的災民性命，是又何樂而不為乎？或又謂捐款不難而辦賑實難，災區遠隔，實惠如何可以到達災民？此則毋庸過慮，蓋辦賑專家國人目為萬家生佛之朱子橋將軍行將親赴川省，主持此事，吾人敢信凡慈善家所捐，縱為一錢之微，亦必能送到災區，直接用於災民身上，此則吾人敢以數十年服務社會與歷次經收賑款之信用，重為川災賑務向公衆保證也。上海四川同鄉即日將有公開募捐之舉動，北方各處，甚望亦有同樣進行，凡有需於本報之應援者，同人固義不敢辭也。

惟是川災慘重萬狀，迫切待救，民間募賑，深慮緩不濟急，目前仍望中央地方緊急施救，特別努力，四川旅滬同鄉前有撥發公債千萬之請，茲已奉撥百萬，足救眉急，應即趕日設法抵押現金，匯川辦賑。一面更望政府添撥鉅數，以利進行；同時四川省政府亦應比照中央數目，迅速籌撥現款若干萬，趕辦急賑，以期迅赴事機。抑辦賑救人，饒有政治意義，蓋不特中央藉此可以見惠於民衆，大有收攬人心增進地方向心力之效益，即地方當局敬恭桑梓，已飢已溺，亦大可增進官民情感，有裨於今後一切庶政之推行。此又吾人願於為民請命之餘，重言聲明，喚起中央尤其地方當局之注意者也。

(錄四月十四日津滬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雪中登鍾山

拔可

人事由來妨寂寞。只有獨遊最奇絕。出城不畏打頭風。
看到鍾山雨成雪。鍾山屈曲蟠天根。孝陵松檜青無痕。
惟餘翁仲如人立。却為梅花守一墩。

丙子歲暮懷人八首之一

曹纘衡民政

庸庵

八斗才名匪襲取。祇緣揚馬是鄉里。綺歲策名春官裏。
藏身人海宅三徙。緣和移居皖公敷政持大體。更到漏
天作霖雨。清似南明河。見底遠聞美政輒心許。矧有佳
詩凌鮑庾。懷人天末中。夜起安得花近樓。同倚。

樓晚

衆異

梯袍暖老不成寒。凍雨飄空歲又闌。拚與世疎辭漸寡。
斷無人憶嚏應難。破眠車響時穿枕。報暝街燈正上竿。
不為陰晴輕拭眼。晚來何用數憑欄。

次韻和衆異

釋堪

錦幄迴燈罍嫩寒。爐薰無力裊更闌。何因引擢神山遠。
豈意求珠象罔難。病眼隨花行作土。癡心咒筍蕘成竿。
天涯望斷青鸞信。寂歷風郎十二欄。

交通旅館訪西園不遇館為散原文故居

仲恂

年時酒末婆婆地。幻作人間傀儡棚。版屋模糊行鼠跡。
葦塘隱互亂蛙聲。廢興閱雙枯樹得失私憐一老兵。
鍛石殘曦懸眼顚。吾衰自有古今情。

丙子九日游香山靜宜園後一月纘衡社長以此

日登甲秀樓詩見示依韵奉酬 溯伊

清時歲歲翠華臨。春水秋山取次吟。楓葉紅餘猶帝醉。
松枝秃盡已霜深。尊前落雁鄉關思。井底沉沙野史心。
剩有梵宮題實勝。卻看西塞陣雲陰。

香宋來詩有弟畜兄事等語喜極戲作寄之

石遺

老年忽有弟何樂得如之宗派聯江漢禹貢三江南貢
汀州福建斯文切骨肌所嗟人異鴈成不共飽蹲鴟一笑
成瑜也子瑜亮相望吳蜀時

仙峯瀑石遺所題名

堯生

此水雷坪出迢迢絕澗濱山靈供夜雨瀑布挂天紳關
路嗟僧勇扶人感樹仁摩崖令公喜書亦似王珉

秋感

梅泉

塵土東華夢亦香翠微不改舊山光南人至竟歸南好
未許并州作故鄉

絕代銷魂絕句詩漁洋生早我來遲栖鴉流水紅橋路
別後秋光屬阿誰

徐甲終憐骨未灰沉沉隧殿鎖秋苔蓋棺莫漫論功罪
佇聽盲翁負鼓來首二句或作留與人間唱可哀幽宮寂寞鎖秋苔

水驛風燈記客程孤蓬聽雨最分明油衣駕瓦同蕭瑟
併作秋窗一夜聲

冷澹秋心熨不溫伶俜舊事幾留痕初寒分與虛帷月

來照雲屏選夢人

堤上雜詩

病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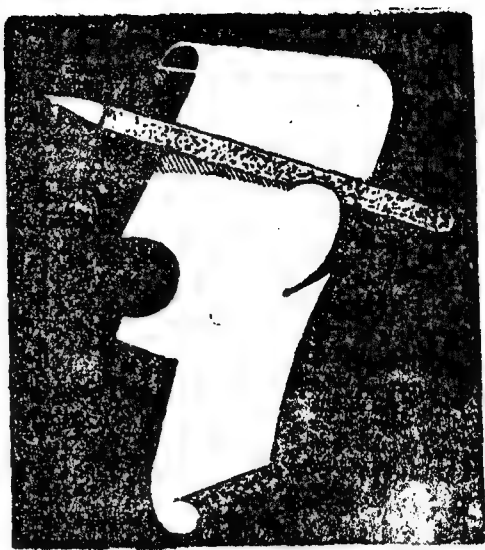
書堂一水遙循堤日幾里芳訊籠大堤客懷盟止水
春風被堤草頓返去年綠云何行路人元鬢不可贖
蜿蜒自蜿蜒曲折復曲折過客九迴腸相對兩癡絕
馳道油壁車景光為誰好冒中少年事未信春人老
隄柳日以青陌花日以紅車旁千錦繡車中一禿翁
朝黨與淮西何與友忍事寄語橋邊人龍鍾莫相戲

鷓鴣天

和元遺山薄命妾辭三首

榆生

冷雨淒風暗畫樓驚飛海燕落南洲山頭黛共雙眉蹙
陌上蓬驚雨鬢秋情更苦淚恒流年年賺得為花愁
海棠容有輕陰護儘自飄零也罷休
贏得傷心畫不成更於何處懺多生深宵自數更長短
大道愁看客拒迎鶯歷歷水盈盈輕顰倩笑若為情
個人無奈先朝露忍聽殘蟬曳尾聲
暗數君恩本自深畫堂閒鎖畫陰陰宮砂點臂痕猶溼
紈扇迎秋恨怎禁驚霧重悵更沈祗餘魂夢苦追尋
分明留得前情在一紙書來抵萬金



凌霄隨筆

瞿鴻禨張百熙，生同里閭，訂交最早，同治九年庚午同領鄉薦，相繼成進士，入詞林，（瞿辛未，張甲戌。）其後同官尙書，瞿且直樞廷，晉揆席，均以名臣見稱。近獲見其往來手札，特逐錄數通，以餉讀者。己亥（光緒二十五年）張致瞿書云：

子玖老前輩同年大人節下：別三稔矣，積想成痼，如何可言！百熙不肖，以闇於知人，幾獲大戾，爲師友辱，然區區愚忱，迫於救時，切於報國，至不顧利害而汲汲爲之，其不顛覆以至今日者，蓋亦天幸而已。方咨送某某時，嘗聲明酌中采取等語，（意謂考試之事，究屬以言取人，且時務一途，本宜節取。）雖亦覺其危言讜論，不無偏激，而通曉時事，似有過人之才，不謂包藏禍心，陷于悖逆，至於如是，是則愚蒙無識所未及深察隱微者矣。往者論列時流，將以某名並舉，經我老前輩指示，乃遂去之，以近於不孝而黜之於剡章，豈有覺其不忠而反

登諸薦牘？平居讀史，嘗竊議胡文定理學大儒，何以輕信人言，謬舉秦檜，（殆亦迫於救時之過耳。）乃自蹈其失，而可加甚焉，從此不敢輕議古人，妄評當代。鄙意於某某初非有黨同之見，特以自信太過，其弊一至於此，此則非惟寡識，亦坐不學之過矣。仰荷東朝天覆之恩，不從吏議，且未久即蒙開復，不知何以爲報。每一念及，輒汗涔涔下。老前輩夙加偉視，而百熙乃躬冒不韙若此，其何以對知己，但有引咎自責而已。屢欲函訊起居，匆匆未果，即乘輶之喜，卿貳之榮，亦闕然未有以賀也。非無典籤，但可以酬恒泛，如公篤誼，反致闊疏。去秋已來，則以獲咎抱瑟，臨池輒輟，恃老前輩有以諒之耳。時局日益阽危，德人之於膠州，俄人之於旅大，英人之於九龍，法人之於廣灣，瓜華之見端，（仲華相國會以此面奏東朝，故敢及此。）西人所謂勢力圈也。勢力之圈所在，他國不得沮害。（按「圈」原筆誤爲「權」。）如英人公向譯署言，長江一帶，不得割與他國，蓋認爲其權力之所到也。切膚之痛至此，或猶以爲不

過割我海疆邊境而已，豈非夢夢哉？詩曰：我生不辰，逢天亶怒。又曰：載胥及溺，其何能淑？兩宮憂勞宵旰，爲人臣者顧莫展一籌，詩人可作，應亦不料世難之至於斯極也。呂氏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自以爲安矣，至於突決火焚，顏色不變；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又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今外夷之禍之烈，豈惟一招一生而已，而猶以爲禍不及己，自同燕雀，豈不痛哉？一人一身之出處，一家一室之福禍，殆不足言，特爲老前輩放言世變如此，知必爲之同聲一歎也。此間試事極難措手。次遠前輩語熙曰：三年辛苦，竟無補益。初以爲其言之謙也，今乃知其信然，且不惟無補而已，至聲名性命功名皆可不保，甚矣其難也！頃試惠州，舟次書此，以達拳拳，。敬叩春祺。年晚張百熙頓首。己亥除夕前二日。

附詩暨跋云：

要使天驕識鳳麟，（東坡送子由使契丹詩句。）讀公詩句氣無倫。豈期變法紛朝政，差免書名到黨人。修怨古聞章相國，推恩今見宋宣仁。（百熙以主事康有爲講求時務，所識通雅之士多稱道其才者，因以其名咨送特科，當聲明蠲除忌諱，酌中采取等語。既念與主事素不相識，其心術純正與否不可知，復據實陳明，並將該員業蒙欽派差使，可否免其考試，請旨辦理。又片陳，中國

自強，在政不在教。在講求政事之實際，不在比附教派之主名，請明降諭旨，嚴禁用孔子紀元及七日休沐等名目，以維持名教而免爲從西之導等語。均仰邀留覽。及康難作，而被罪者衆，百熙獨叨特恩鑄職留任，以視東坡之遭遇宣仁，有過之無不及也。）過書舉燭明何在，削牘真慙舊侍臣。

題東坡居士居儋錄詩三首之一，錄奉教削，小注皆事實，藉以明使才之誤。榮相語鹿滋軒前輩，謂某樞府誤記。（謂係仲老，必不然也。）剛相謂：『不有片陳之件亦如張香濤不理會矣。』（面語熙者）熙謂：『咨送與奏保，同一謬妄，處分實屬應得。』剛云：『東朝初頗生氣，謂張某裏邊人，何亦如此！』樞庭當奏：『張某此片，不是保他，因曾咨送考試，恐其心術不可靠，故爾聲明如此。』東朝意亦釋然，此所以不久即開復也。附片明言咨送考試，何以言保送保才？此摺係八月初十日到京，何以延至二十五日始行交議？公記會東樞之摺否，可以悟矣。然東朝天覆之恩，聞者無不感激，況身受者乎？惟有媿汗而已！百熙附識。

戊戌政變，張以曾薦康有爲獲咎，觀此，可知世傳以使才論薦之爲誤會，即薦應經濟特科之試，亦咨送而非奏保也。張氏幸免嚴譴，猶有餘怖，故以「包藏禍心，陷於悖逆」謂康，而以未覺其

不忠誤登薦牘自謂，且別引一以近於不孝既知遂不論薦之人，與康對舉，明非有心，其時情態如此，蓋處境使然耳。書之後幅，暢論時局阡危之狀，憂國之懷若揭，玩其詞意，固仍以德宗之變法圖強爲是也。時張以內閣學士督學廣東，瞿以禮部侍郎督學江蘇。次遠爲惲彥彬（辛未傳臚）字，爲張廣東學政之前任。仲老謂廖壽恒（字仲山）。張之洞曾贊行新政，政變並未追究，故剛毅以爲言。己亥剛毅奉命往廣東籌餉，與張相晤而面語之。又庚子致瞿書云：

芷玖老前輩同年大人節下：前奉手教，備叙愛注，冗於塵俗，裁答稽遲，歉甚歉甚。比得電傳，恭悉寵命欽承，梁除都憲，抒素懷於啓沃，用宏濟乎艱難，隆棟之膺，計在指顧，不惟同曹稱慶，抑湘中人士所引領以祝之者也。百熙承乏嶺南，慙無報稱，渥荷聖慈，忝晉客臺，高厚難酬，益滋悚懼。先是因睽離桑梓，多歷年所，擬此次報滿時，乞假一月，歸省先塋，自聯兵北犯，來興西狩，天下多故，大局阡危，暫假一節，未便陳請。現在試事告畢，考優亦已舉辦，俟新任抵粵，即行交卸，馳赴行都。尊處離西安較近，受代必當較早，天寒歲暮，迢遞關河，驛程辛瘁，不堪預計，但冀大局速定，

長途無梗，斯爲大幸耳。肅復，恭叩大喜，敬請台安。年晚生張百熙頓首。九月二十一日。

此書由廣州發，十月初四日到江陰學署。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二，謂張瞿相約交卸後會於漢口，聯轡入秦，瞿氏爽約先抵西安云云。前經根據事實，辨其非確，（見本報第十二卷第三十三期。）今復見此書，亦足旁證相約同赴西安之說之難信，蓋此書到時，瞿正準備交卸啓程，書中惟言「尊處離西安較近，受代必當較早」云云，毫無相約「聯轡入秦」之語氣也。又辛丑瞿致張書：

潛齋長兄同年大人閣下：別後不勝懷想，定復同之。冬卿大喜，爲之慶抃。然外部一席，實宜讓于稷契，不才兩次薦公自代，卒未如願，實亦弟之不幸也。舉劾大疏，聲震天下。慈聖謂：『如此認真，甚屬難得。』深爲褒許。修工辦法，極爲核實，積獎自可一清。諸事都順手否？兩得來電，使節一件，略相不以爲然，或即從緩。此間一切照常，籌款則尙無端倪，何以爲計？俄得消息如何，便中示及是荷。手布，敬請台安，并賀除喜，不一。弟止齋頓首。七月盡。

瞿由禮部侍郎遞升左都御史工部尙書，復轉外務部尙書，所遺之缺，歷由張氏遞補。外務部爲新

設之部，班在舊有各部之上，責任較重，瞿膺斯命，薦張自代而未獲允。所謂舉劾大疏，指張任總憲舉劾言官而言。所謂修工，指承修蹕路工程而言，張以此差先由行在入都，共事者爲陳夔龍等。陳氏於「夢蕉亭雜記」卷二叙自承修此項工程經過云：

……適奉旨定期十月還宮。維時京城殘破不堪，急須修理，全權大臣先期電奏，請派大員承修蹕路工程。行在樞府擬定長沙張尙書百熙長白桂侍郎春，奏請派充。慈聖笑謂：「此次工程，須由在京大員中揀派，情形熟悉，較爲得力。我意中已有兩人，一兵部侍郎景澄，一順天府尹陳夔龍，不如一並派充，四人合辦。樞臣承旨後，即刻電京遵照。桂侍郎前在莊王府任差，有庇拳嫌疑，不果前來，張尙書一時不能趕到，先由余與景侍郎召匠選料，趕速開工。初次入東華門，蓬蒿滿地，瀾望無際，午門天安門太廟社稷壇等處，爲砲彈傷燬，中砲處所，密如蜂窠，想見上年攻取之烈，不寒而慄，拔荆斬棘，煞費經營，此外如天壇先農壇地壇日月壇暨乘輿回時經過廟宇，大平均被焚燬，急須修理，工程浩大，估計實需工款約百萬兩，而堂子全部擇地移建，與正陽門城樓之鉅工，尚不在內。景侍郎狃於從前習慣，凡工程估定價目後，堂司各員例取二成節省經費，擬照前例，借工帑餘潤以償拳亂損失。余不以爲然，謂：「此次拳禍之烈，爲二百年所未有，九廟震動，民力艱難，此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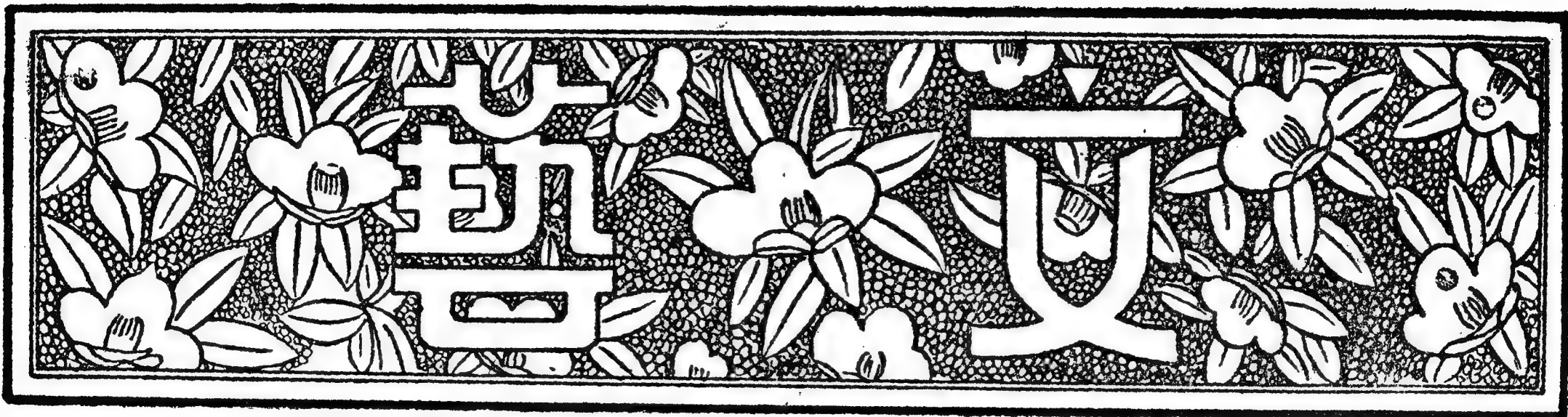
工程不得以常例論，應核實一律到工，即所派員司，一律自備夫馬，潔身任事，將來大工告竣，准給優保，以酬其勞。」侍郎意不懌，謂余有意與彼作梗，適張尙書到京，頗以余所論爲是，侍郎無如何，始允會同入奏立案。余等分期率同員司，督理工作，歷經三月，工程大致完竣，當即電知行在。……赴漕督任。踰年壬寅，按張尙書等函，知堂子業已興建訖。余復於漕督任內捐廉一萬兩，倡修正陽門城樓，各省均提公款助修，計一年餘始行工竣。承修蹕路工程之案，乃告一結束。特備書以誌來者。

所述情事，可備考，因綴錄之。

金城銀行

總行 上海 蘇州 新浦
分行 天津 長沙 南通
南京 大連 開封
北平 常熟 石家莊
青島 西安 哈爾濱
漢口 新鄉 武昌
鄭州 許昌

資本實收七百萬元 公積三百六十七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追龍

上官夢

都市的中心問題

是一把火，那還是一根針？

眼睛有點燒得睜不開，但腦袋還得挺着。

土瀝青的焦味，攪着汽車噴出的白烟，叫你腦袋發昏。百貨公司底式櫃的玻璃都黏着很濃重的水分。

汽車鳴的飛過，土瀝青的馬路似乎陷進了一些，軟綿綿的。

支着鋼骨骼的建築物，也疲倦得歪着腦袋喘息。

拐過了雙門底，猴子一般靈捷的小鬼，蹲在企梯上，焦得像根黑炭團；鐵鏈子似的傢伙給瞧不出是胳膊，

是電線桿子。

是給發現的奇蹟。

有些腦袋會給這問題弄得發麻。

時代又帶給人們一些貢獻是重新鍍金的一個金漆馬子。

給人們一瞥的「恢復六月一日以前的軍事常態，防止兵額的擴充」的布標纔掩上了「歡迎×總司令回粵」的，現在又蒙多了一層了。

十字街頭，穿着鋼鐵坎肩的傢伙，沒一息不是張大了鐵嘴巴叫囂。

交通的四路總指揮（二）的汗，管他是鹹鹹酸酸的淌到嘴脣兒，胳膊還是機械的東揮西指。

似乎在洋畫片裏瞧過這樣一個沒有腦袋的披甲鐵傢伙，那活像這鬼頭。

話盒子蹲在屋簷前，吊尖嗓的哼着那舊調，似乎再引不起那一隻耳朵的興趣了。

即映「紅粉金戈」，×生活戒烟藥水，花柳白濁的特效新藥……

警察吊着禮貌的汗，沉着噪腔，勸導着左上右落。

總之，一切都顯得……

館店，小館子的老闆皺了眉頭：

「糟了，這一次。」

不論誰，這總成了中心的論調。

「噲，這一次總見得是實行吧？」

在放着香噴噴的奶油蛋糕的 Blue Bird 式櫃前，女的臉顯得一點兒沉鬱，手肘跟長着哥羅

寇路拔式的疎長眉毛的水淥淥的眼珠向着男的搬過來。

「？」

輕輕啞啞嘴，烟屁股早又落到小癩三的手上了。男的在褲袋裏一甩一甩，又摸出了第二枝紙烟吊在嘴邊。

投機的售製證章店，又擴大的宣傳着：

「×生活證章，每枚售半毫。」

一根火柴

秋陽不會使這得到光明。

倒是水電廠跟士敏土廠的烟煤，漫着多多少少的眼睛。

「噯，哪是一線曙光吶！」

不知誰在昏暗的煤屑飄蕩中擦了一根火柴，火花剎那的一現，就噓的叫響起來。

火花消逝了後，黑暗更比前厲害了。水氣，是罕見的在秋天裏。大地，又從酣睡中翻過來，

港船是漸漸靠岸了。

跟晚潮一樣飄來飄去的，逃避內戰的資本家，官僚，醜惡的小資產階級……又掛着笑紋的重

踏進這古國的領土。

「一切都顯得光明了！」

那根火柴的火花，還隱約的現在一些人的黃點上。

在擠着多樣生活的堆積中，還有着圓腦袋，裝飾威廉第二式的鬍子閃動。

新聞記者，運用那銳利的眼光，在一些堆積中攪。

攝影機挾在屁股下，會惹起夜梟的暗探們的注意，孫鳳鳴雖然是過去了，但這幾個字還不會給人漏派呀！

散文

平凡的我 碧茵

我像一個傻子，把感情關了門。我原來是沉默的，不善於交際，不善於在貴人們的沙龍裏應酬，過去，曾有人把交際家的帽子給我帶上，那是因為我常常和一些也和我一樣瘋傻的朋友們，到有山水有田，都市人不屑於到的野外，划船，唱歌，打架，甚至於淋着大雨在村子裏跑。所謂城市裏的衣架，因為天氣環境的關係，戴上了斗笠，穿上了草鞋和蓑衣，不怪引得鄉下人比看飛機還要奇異地圍着看，因為飛機在現在鄉下人也看慣了。我知道我們在他們的眼中，也如他們在城市人的眼中，一樣是醜得可笑的。

從有了家以來，像洗了手的綠林英雄，有人來問，必定搖着頭說：「那生涯麼？久已不幹了！」環境是這樣，生活是這樣，我得規規矩矩地做一個善良人！我要謹慎着自己的哭和笑，大人不比孩子，一舉一動都得有個意義來解釋的。自然，這環境又給了我另一般朋友，他們比從先的朋友似乎更看得起我些，用女人認為頂高貴的名稱稱呼我，在宴會裏在賀年片上，也把我放在另一個人的肩下，都以為我高興這種好意，以為我的滿足就在這些上面了，我只好把苦笑悄悄

關員，查關差，警察，憲兵……暗探。

藤鞭子在靠肩膊吃飯的朋友們的腦袋跳動，忽力忽力響得怪有節奏。

沉黑的微笑，在威廉第二式的鬍子下浮蕩，意思是：

「這些傢伙還不十分差，努力處還不在保鏢的德國種狼狗下哪！」

跟狗一樣，單純少了根尾巴的傢伙屁眼也拉開了。

在角落裏拚命擠，跳竿壓在背上，雪雪的挨着痛，連兩條腿也幾乎沒地方安置，但那還得

要在生活圈內擠……

河哪，淚光在河流上閃耀，那還是生活啊！

大飯店下，門檻邊的兩盆青葵，雖然給太陽射晒得有點憔悴了，但還彎了背，不像Ba Boy

一樣的有禮貌麼？

地毯是另換上嶄新的。

茶房，是沒歇息的運用着那嘴巴和胳膊。

升降機永遠是跳蕩着。

打冰淇淋的師傅唧唧的搖着雪桶，雖然冷氣包着這冰房，但焦燥的心永遠催人流汗。

「噲，是××公司嗎？再送三十打鮮奶來，……忙呀！」

「噢，忘記了，這兒是××酒店哪！」

「……西橙，檸檬也得再來二百打……菩提，萍菓上好也要一些！」

管事的弄得腦袋發脹了，五一〇跟三五八。號房又短命的拚命的催着：

「鮮奶還不送上來？」

黃昏小令

霓紅燈反照得珠江的晚流也血紅了。

鑲着二百火胆的「裕泰銀牌」四個大字，更異乎尋常的勾引着人們。

血紅的晚流，衝着一輩子從南到北，又從北到南。

縣縣的河堤，這紅光是一樣的幕着。

「人數湊足了，還不開擺？」

焦燥的眼光。盯在船娘那焦黑臉，給霓紅光反射得像塗了很厚的一層椰油。

「老表，人也擠不下了，水流急哪！」

「多一個不要緊，有急事啊！」

像狂濤的北冰洋推進中，有時紅流會射撥到人身上，但一輩子是不覺得的。

嚥進肚子裏。

然而，我仍舊很平安地活了下來，這時代，不是由我們計較個人苦樂的時候了。生命的歷史，也正如一本書，有春天，有秋天，陰晦的，明朗的，靜如止水，狂飈突起的，五光十色像小孩子眼中的萬花筒。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很珍貴着牠：在靈感上，是記憶，在形式上，是日記，以及幾篇發牢騷的稿子。無論在山之巔海之涯，我珍惜這微舊的痕跡，有如死去母親遺下來的鳳頭釵，雖然牠已為現實所棄，但不含糊地牠曾經裝點過一個時代的光榮，對於流浪人，牠安慰過無數失眠的深夜，無數沒人聽見過的太息。

我不能強詞掩飾我的脆弱，我的心，真是薄弱得像一片在秋天顫抖着的樹葉子，我會為一點旁人絕不會在意的的小事情磨折得整天沒有辦法，我也以為這些小小的哀樂我生活得更豐富些，但這種豐富，對於社會對於自己全是無用，我自己也像清潔人憎惡着身上的蟲子憎惡着牠！我知道要使自己硬朗起來，一定要先把這種時刻使我不能寧靜，時刻拖着我在下墜的性格上的軟弱鉗掉！

在這裏工作兩年了，這兩年，我自覺混亂的心情澄清了好多，這兒有的是書，有的是不要代價不用經過考試就可以得到的學問，在這巨大的智

霧在船艙裏，腦袋弄昏了，又伸出頭子來，那霓紅光是份外的惹人啊！

「一跳四，再來四個寶，……挑！」

不知誰是這樣咕囔着。

在霓紅光掩護下，深藍的帘子又多貼上這麼一張白紙：

「禁期在即，晚開通宵，五更收皮，易日交易！」

賣西瓜的，擺生菓攤的，冰淇淋的都是一羣蜜蜂似的圍着這賭館。

「奇怪，又是三攤！」

夜遊神似的，沒靈魂的僵尸在紅光下騷動。一陣臉色蒼白的吐了出來，又吸了一些焦紅臉的進去。

幾千百隻眼珠，貪婪的死盯在蓆子上的白石卵石。

荷官那肥厚的嘴唇，用力的吸了一口烟捲！

「買齊，離手！」

烏溜溜的眼珠四下一溜，希望總從他手中流出。

「四，四，四！」

「又是一個一啊，慫先瞧！」

「入門買二三！」

賭徒們後面會三言兩語的冷放過來，擰過頭去，你會疑心走錯了荒墳，是多麼不尷不尬的野鬼追在後面啊！

夜貓子

下弦月雖還高高的吊着大地上是渲染着深灰色的一片了。

星，閃耀的纏着霓紅光浮在江流上了，賣春的花艇，雖然也一樣跟大都會睡着，但在清夜中，發出一兩聲淫浪，更顯得這午夜孤零。

穿插在梧桐間中，那穿灰軍服的，流露得一些兒驚慌了。

志達，志達的殘缺的燕尾靴非常清晰的踢着浮沙。

「先生，感謝一些發財錢哪！」

嘶啞的烟腔，會給你吊上十五個吊桶。

一額冷汗，灰衣袖橫着腦袋一揩。右手微微摸了錢袋一下，那傢伙還擠得緊緊。噓了口冷氣。

識之海中，我只驚異人生的偉大，只慚汗自己的渺小！自自然然地使我把女人的任務忘掉了，我把照鏡子和找裁縫的時間都移在這上面，我希望在這裏找到一條不同我從前想像的那種路，希望過去在環境和性情兩種原因下面造成的荒疎在這兒彌補起來。

這兒，除了這些寶貴的東西以外，還有城市人不大享受得到的好空氣，站在小樓上，看得見牆外的湖，有霧的早晨，牠像沉沉地睡去了，任網魚的人吆喝，也叫不開牠美麗的朦朧。這，我把牠稱為「湖底夢」。園子裏的草，每天我來到的時候，總是閃着一片晶瑩的露珠兒，我不把這叫做牠的淚，牠們決不會和人一樣，在秋天和冬天總要來幾次無緣無故的悲哀，這是牠們好看的小眼睛！還有那垂着黑子兒的牽牛，在籬笆上搖擺擺擺，告訴人不久就有春天，就有黑翅膀的鳳蝶兒跳舞給牠看了。

我把一切都遺忘了，在這兒我另外開了個小小的天氣，我等待着我的疲憊，我的創傷的恢復，一些夢，一些感情上的悲喜全沖淡到欲無的境地。有時候，牆外厚水的吶喊，修路的工人們的歌唱，使我充滿了力量，我意識到原來我也曾經在這熱鬧的世界中活刺刺生活過來，不久，我還是要投進這巨流中去的，我沉默，我淡漠，這是我奮鬥前的一刻兒休息！

再拐了個彎，連花艇的燈光也溜走了。
沒多會，連一線的下弦月也跟着大地喘息了。

「這傢伙也不是好惹的啊！」

不知是錢袋擠得緊了，還是哪原因，灰軍衣的心臟跳盪得很劇烈。
志達，志達的沙土有些追着那灰軍衣的腳跟了。

掉過頭來，黝黑的一團已經蜷伏在後面。

「朋友，咱們到處是找飯噉哪！」

嘶啞的逐漸變成了那個。

「嗨，倒霉！」

灰衣的怔住了，腳跟定下來。雖在黑暗中，那漆黑的一片，還鑲着夜貓子一樣的一對發光的眼睛：

「噲，朋友，還不會忘記最後的一手的存寶呀！」

陰險的清笑，像刺了那灰軍衣的心頭。

「噢，老哥！咱也退了伍幾個月啊。……」

抖擻着，再不能令這牙齦蠕動了。

「好，好相待是不得的！」

黑沉沉的一片，壓在頂門蓋下。

「噫，老哥！……」

「誰也沒得吃，顧得了……麼？對不住也這麼一次！不幹這營生，教老子喝西北風嗎？」
法律外的航線。

夜貓子一樣的眼珠子逐漸在黑暗中消逝了。

下弦月又衝出了雲圍，梧桐的疏影橫攤在冰冷的沙堤上。

一個安份的廢人

東如茶居那幾個字幾乎經煤烟侵蝕盡了，店裏却還充塞着濃重的水份。

油腥，汗臭，土氣拌成了三合的氣息，令人打噴嚏，流淚。

像塗了一層很厚烏烟的壁上，還有些靠着打瞌睡。

僅信們的水煲也噙着多多少少的汗水了。

「開籠大飽，鷄球八寶大……」

像隨着天風，我無聲無息地走遠了，沒有一點表示，沒有一句話，我存心要擺脫一切感情的羈絆！然而我只有驚異，這幾天，竟有許多朋友的消息飛來，我不是要人，報紙上找不到我的行踪，我也不是明星校花之類，在馬路上就有人揣測我的名字，你們，爲什麼知道我在這裏，爲什麼要使我知道你們知道我在這裏？

朋友，恕我了，我實在並不歡迎你們的關切，你們除了逼着我掘開過去的坟墓，把玩殘骸以外，還能帶給我什麼哩？這幾天，是多天難得的好太陽的天氣，我該像詩人在春天，需要愛，需要慰藉，接着你們的信，我該笑得眼眯眯地，我的心，該像這些太陽下的小草一樣展開來了。可是，我爲我自己悲哀，同時更要請你們原諒我的麻木，我竟不能如我自己所想，這不明明白白表示我的熱情已經完了嗎？熱情是孩子的化身，熱情完了，也就是孩子時代已經過去了，有誰能夠永遠把握住孩子的時代！

開始，你們的像陌生又像熟悉的名字一接觸我的眼睛，我確也心跳了一會兒，我才知道我還活在你們中間，我還不真是個把世界拋掉不管的陳死人。

你們告訴我你們記着我，告訴我你們生活得很不安很寂寞，你們這是什麼意思？是要我來安慰你要我說我

「鳴，鳴……」

賣飽的胖子撮起了咀巴；

「多着呢，爭老子的鷄巴麼？」

「喂，你這傢伙別多弄一個！」

百多隻多樣形的手全籠罩着蒸籠，賣飽的胖子被擠出一身臭汗。

搶飽子的故事，還有些有意無意間弄到兩三個在一隻碟子上。

老胖嗓子也吊沙了，黑壓壓的還是團過來。

「噲，胖大哥，這兒別忘記！」

捧着兩個嶙峋膝踝子的王南生從夢中喊過來。

「還有卵！」

蒸籠頂在老胖的腦蓋上，擰了一下屁股：

「下一籠，有交易！」

「噓，老王，多早哪？」

王南生打了個呵欠，橫着肘子揩了眼睛一下，灰黑牙齦露出來：

「老張哪，又吊烟龜？」

王南生在馮吉成臉上瞟了一下。

屁股纔貼到凳面上，又拉開了，蹲着倒還舒服，老馮一手拿着茶杯在盆子上涮，嘆了口氣：

「唉，這也命該如此！」

茶盅那缺口給老馮那燒焦了的手指壓得連茶葉也噴出來。

一怔，王南生那送到嘴邊的茶杯也擱下來。長眉毛掩蔽下那沉鬱的眼睛思疑地停放在馮吉成

那黃脹臉上。

「丟了，昨天晚上呀！說不定今天也解了局。」

再不說，老王也知道是出了岔子。

「媽的屁！僅僅這一晚就挨不過。今年春天，城隍廟的生神仙相命的不是說過麼？老張這秋

天怕惹官非，那真算得是靈驗了，不過，這也是生活呀！」

馮吉成那灰黑的疎牙齒間，噴出了星沫在枱上。

「操你奶奶！老子不幹這營生，喝西風嗎？得手了，快活一頓兒，丟了，還不外是坐牢！」

老張那夜貓子的眼睛，又飄過來。王南生想自己雖然窮，但得安份。

也和你們一樣寂寞嗎？不錯的，我寂寞，而且一百分地平凡，又寂寞，又平凡，這日子可真不好過，但是我不敢說出來，我們這種寂寞和平凡，實在太說不出一個道理了！我做的事太少，我還沒有理由來埋怨這個生！

我很惆悵，假如我還有當日那份愁氣，只要每天接着幾封朋友的信，晚上，彈琴的時候，有人讚美我的手指和歌聲，我就高高興興把這個詳細地寫進日記簿裏，我定可以由你們這幾封信中獲得大的新鮮和趣味，對於我目下的平凡，至少是一種有力量的刺激；朋友，原諒我，我也悲哀，我有什麼辦法挽回我自己的心情呢？

往事是個夢，又是蟲兒的遺蛻，那醜惡的皮囊，使我慚愧，我的痴騷，我的不值錢的哭笑，回想起來，常常一個人把臉羞紅了。如果說天真的喪失是可悲，我寧願一生中多遇幾次可悲的機會，過量的天真，也容易使人糊塗。

我感激你們的關心，我更希望你們把對我的關心和友誼擴大些，可以做朋友的，並不僅僅是三五個所謂意氣相投的人，別看不起那些生活上知識上比我差得很遠的，他們一樣有自救的企望光明的渴求，要想改造現實，單靠我們是不中用的：濃重的小資階級的氣息，不健全的貪婪的靈魂！

萬一你們定要找到從前的那個我，你讀讀從前我寫給你們的信吧！我相信那份纖弱的字那感傷的調子還夠給你們回憶上的滿足，同時你們也不要忘記在滿足後流兩滴眼淚，因為那個她已經在大時代的風浪中被毀滅了！

禁

太陽死町在大地上，鑲着「裕泰銀牌」的幾個年紅管大字不知在什麼時候給攔走了。還沒變動的是靠攤館門檻邊擺生杭攤的小個子，已經疲憊的斜歪着屁股打瞌睡。殘陽是嘲笑似的把他的背影拉得長長。

變了，那是異樣寂寞的河堤啊！

遠遠烟霧籠罩的枯桐，更其憂鬱的斜倚秋風中。

擺渡的雖然還靠着渡頭，可是船娘也不知攢到啥地方去了，三兩個趕渡的死盯着岸上過往的，咕嚕得出火：

「老不死的，總湊不足人數哪！」

「還是電船便當，多也開，少也開！」

憤恨而焦燥的眼光，有時在平鋪的珠江上一瞟，流水也萬分慙愧的垂着頭走了。

雅片那一股幽香，似乎在王南生皮膚下注射了枝興奮針，在纏着給那虛掩的攤館的憤恨一瞥，就是咧開了一列灰黑的牙齦：

「喂，周老闆！」

帘子纔一掀開，雅片的氣息就排山倒海的湧過來。

卡噠，卡噠的，王南生一連是幾個噴嚏。

架着古舊白銅眼鏡的周老闆沒掉過臉來，嘴巴似乎輕輕一努，又拿過盤秤秤烟。

「啊，王老烟，攤館也真的閉上門啊！」

琴童兒一壁揩斗，一壁跟老王湊趣。

「唉，總是世界難撈也吧！」

王南生苦着臉兒，打了個呵欠，淚水是點點滴滴的淌出。一屁股歪在板凳上，身子疲憊得像一團棉花。

「這兒還空着哪，」

這像一把刀，挖着老王的心頭，苦笑了一下：

「你也來挖苦我！」

琴童才咧開口，老闆那忿怒的眼光在臉上一瞟。琴童沈下了臉，趑趄的走開。一連又是幾個噴嚏，身子彎曲得一團，猛烈的抽搐似的臉兒蒼白得怪可憐。

「咽，老王，這兒人多走動，還是到外面走走吧！」

老闆那粗獷的台山腔，南生是永不會抹去的。

晚上。

在龍頭上，又多了一條字條：

文藝新聞

歐洲文藝短訊

嚴大椿

自蘇聯發起舉行普希金百週年祭後，法國不甘落後，組織了一個「普希金委員會」。由 Porcher 和 Serge Lifar 兩人主持，定於本月在國家圖書館開一個展覽會，將普氏底未刊印的信，他和他父母的照像，他底印章和他著作的稿本等陳列其中。

巴黎市府還決定在首都的街道中擇一條題上普希金的名字，以作永遠的紀念。此舉實為普氏及蘇聯底大光榮，因在巴黎，以外國作家題路名實在難得。莎士比亞路至今未見，而託爾斯泰和 Cervantes 不過題的是兩條小路而已。

Marc Connelly 底綠色的牧場 (The Green Pastures) 是一本不可思議的戲劇。自一九三〇年起在美國連演了六年之久，頗得觀眾的感奮。該劇的影片隨着排演之後早已攝成。P. Doncour 曾批評說：『這劇本不還是表現南美黑人底招魂的事，實在還是正義與愛情間的論爭底世界悲劇。』這本著作最近由 Bernardine de Menthan 夫人譯成法文，附着影片上取來的七十張照片，由 Deslee de Brouwer 出版。

「如非賜顧，請勿久坐。至愛親朋，敬祈曲諒！」

給燒焦了的傢伙

燒焦了的瀝青路，嗚嗚的響了。

人，像紅海的潮水一樣，向着兩邊擠開；
鑼鑼，鑼鑼

九月的風，救護車像配着十二副翼掠過。

警察雖然揮汗的擎着棍子趕人，可是好奇的眼永遠盯在道旁的一個乾焦傢伙身上。

「中風呀，臉是泛青泛白的！」

「豆油浸紙條啊……油莫給他嗅……」

「霍亂抽筋吶，說不定還是感暑啊！」

灌藥油。灌姜湯，摸胸膛的開在一團。

「暖呀。那心胸。」

白號衣的女護士，罩上跟哈巴狗的口笠一樣的防毒口罩，掩着鼻子擠過來。高跟鞋給擠得非
常狼狽。

光平了腦袋的醫生，把聞症筒拉開了：

「三十六姑，預備兩西西的注射器。」

「先生，那是中風吧？」

不知誰先開口，倒是那光平了腦袋的醫生，却是聽不倒似的掉過頭：

「兩西西的樟腦液，拿亞母尼亞來！」

一陣紛擾的過去。那燒焦了的傢伙似乎翻了翻眼蓋。

碧落飄着「厲行新生活運動，實行禁絕賭博」的布標。

「你叫啥名字？」

「……王……王南……」

那焦乾了的，又仍舊昏過去。

唧，唧，唧！

東邊又拐出了一行列洋樂隊，奏着行進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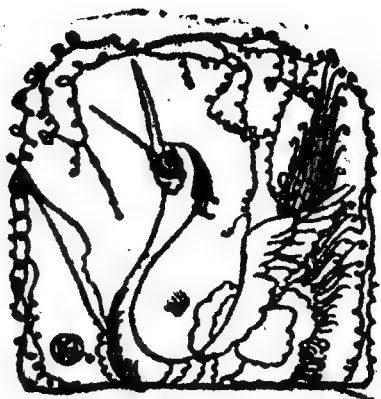
繼續的是紙紮的儀仗：

「慶祝禁賭成功，海虎鞭健腎丸大減價二十天。」

(一) 交通警察。

于廣州。

在現代西班牙最聞名而多產的戲劇作家倍那文德，幾星期前，他的友人們以爲他已在七月十八日事變以來的某次可怕的紛擾中死亡了。他們的理由是：他對於政治曾發過議論，並且同主張和平的報紙通氣，所以極易得到處死的待遇。實在，他並沒有被害。事情是這樣的：這位天才的寫實主義的戲劇作家，在臨動亂之前一刻已離開首都。戰爭正爆發時，他到了巴塞洛那。但在他預備回到老家之前，不得不投進哥倫旅館（Hotel Colon），親歷戰爭的序幕。那時叛軍的營地離哥倫旅館不遠，他們的炮火正向旅館轟擊着，倍那文德同了那羣驚惶失措的旅客藏在地窖裏避難。外邊是兩方的軍隊在衝來衝去，祇聞鎗聲和喊殺之聲。旅館內的電梯裏和電話室裏不知殺害了多少人。不久，見已平靜，這位曾於一九二二年得諾貝爾獎金作家，走出了避難所，被叛軍帶去。他是已有六十六歲的老人，身材細小，常帶着諷刺的微笑。在他冗長的生涯中，已窺知了榮譽的空虛和金錢的暫時性（Eucacite）因爲他從小對各個階層和各個環境裏的人物發生極大的興趣。所以熟悉那些人的性質。他被叛軍捕去，當庭聲明與政府當局無關，他不過是一個風俗的批評家，是一切不公正一切自私自利的敵手。



在都市裡

(三十九)

張去來

第二十四章

晚上十二點鐘上下，唐啓昆走出了丁公館。

『我真想不到解決得這麼快，』他輕鬆地想。

起先他坐在丁秘書長對面很不自在，結里結巴說不出話。他感到腦頂上重甸甸的有東西壓着，臉上一會兒冰冷，一會兒又可發起熱來。可是文侃很客氣，於是當兩家親戚的面——把這件事談妥了。十爹跟丁家的五舅老太爺也都在場：他們都認爲這辦法很對。所有的田當然全都賣掉。大少奶奶還住在娘家等分家，將來就帶着祝壽子另外住開。那些骨董字畫呢——由他唐啓昆開個清單請他們來查。

唐啓昆勝利地告訴自己：

『我沒有吃虧。家反正是要分的。祇有那些骨董字畫——我要想點個辦法。還有是債務。』可是有一件事叫他不舒服：他想到了丁壽松。

『真該死——！這個臭混蛋——是他說出來的！』

當時他就老實告訴了他們——丁壽松說了丁家一些什麼不堪的話。可是這一手總還報復得不够。他恨不得一回家就幾拳揍死那個傢伙同時又忽然覺得有點傷心。末了他打了寒噤。到家門口下車的時候，他竟莫明其妙地有點害怕了。

『丁壽松，丁壽松！』

『他還沒有家來，』老陳門上了大門。

二少爺咬着牙叫：

『把他的東西扔出去！——叫他滾！』

老陳並沒有照辦。他兩手抱着膝頭，靜靜地等到丁壽松回來。他眼珠釘着丁壽松，老半天才指指對方的臉，又翹起大拇指指指裏面：

『他請你滾。』

『什麼！什麼！』——那個睜圓了右眼，臉子衝着老陳越湊越近。

。他們還相信他的誠實，把他關了起來。雖有人送牛乳及飯食給他，他在二十四小時內一點不飲不食。翌日，重新提出來審問，他的辯論似已與法官接近，他們在自由主義上激烈地辯論了一番，始告釋放。倍那文德立刻雇車離開這個鎗炮不絕于耳的城市，到范倫斯去，在那裏他有一個女朋友，她是常常演他著作的女優。他便寄居在那裏，過着樸素的生活。

自去年十一月底紀德出版他的蘇聯歸來一書後，蘇聯的報紙大加非難。Lion Feuchtwanger 在本年一月六日的真理報上說道：『紀德是一個有着高雅趣味的怪會嘲弄的巴黎人，他的注意點就被那種趣味的小短處引壞了。……』

最近N.R.F.出版一本Marcel Aymé和Germaine Beaumont等人的小說合集，書名九加一（Neuf et Une），包括十篇小說，那是幾位Renoudot獎金審查員寫的。

集印薄爾濱（H.Bordeaux）全集的Plon書店，於本年一月續出了全集的第二卷，書名是幾個巨魁的肖像，內述霞飛（Joffre），反夏勒（Fayolle），美斯探（Maistre）和色賴（Le General Serret en Alsace）的事跡。

怎麼，老陳這是什麼意思！——一個門房跟他開這個玩笑！他把下唇窩了起來，抓緊着骨頭稜稜的拳頭。他要給對方一點顏色看看！

『哼！』他說。楞了會兒就往二少爺書房走去。

二少爺正出了房門要去看太太，在廳子上截住了他：

『哪個！』

『我……二少爺。』

書房裏的燈光斜射出來，打磚地上又反映了點亮光到他們身上。他們面目可有點模糊，彼此祇瞧得見眼睛在閃爍着。

唐啓昆忽然畏縮起來。他平日簡直把對面這個人小看了，再也想不到他竟有一手厲害的，竟能够破壞他，在暗地裏叫他上當。他一到這個人這麼可怕，他這就什麼威都發不出了。面對面盯了五六秒鐘，二少爺用沉痛的聲音說：

『你太對我不起，你太對我不起！哼，這未免太無情了，太可怕了！……』

『怎麼呢，我……』

『好好好，你走罷你走罷。你現在就走。不必住在我家裏。』

那個的身子矮了一截，漸漸彎了起來，好像竹篾子在火上烤着似的。他哭喪着腔調：

『二少爺……二少爺……』

二少爺一抽身就退了一步，大叫道：

『來人！來人！……桂九，桂九！……韓福！……』

廳上的電燈一下子亮了。許多人奔了出來。連太太跟五二子也一拐一拐地趕到了門口，她們用種看把戰的派頭往這邊看着。五二子還有點忍不住要笑的樣子，好像她早就知道會演出一套什麼來。

直到那個丁壽松帶着包袱給趕出，唐啓昆才消了氣。

那位客人從春天一直到現在初秋，把夾袍夾襖什麼的全打在包袱裏，那塊灰黃的布單就裹不住，散了下來。他正要檢起來重新打包，二少爺可一把搶了他的——往外面路上一摔。接着使勁一推，叫老陳關了大門上了鎖。他把鑰匙裝到了自己口袋裏。

『再也不許他上門！哪個要是放他進來——就是通賊！辦！』

『什麼事？什麼事？』太太跟他走到她房裏去。『他倒着實肯替你出力哩——你發他這個脾氣……』

五二子在後面裝了個鬼臉，好像在向對面的誰打眼色——『爹爹少了個帮手！』忽然發見爹爹瞟了她一眼，她趕緊沉着臉，吸了一下鼻了。

看來今晚上爹爹一定有話談。她雖然給大人們逼着上了床，可是還睜着眼睛，一面小心地呼吸着——不叫放出點聲音。

鐘擺老是不快不慢地在那里搖，顯然很冷靜的樣子。外面有時候咕咕咕的，仔細一聽——可又沒有響聲。不知道到底是老媽子們在那裏搗鬼，還是蟲子叫。於是五二子腦袋從枕上抬起一會兒又放下去，接着又側着耳朵注意一下。她很想要知道那鬼頭鬼腦的聲音是怎麼回事，可是她捨不得丟了隔壁的密談。

爹爹的嘴裏好像啣着什麼似的，聽去總有含糊。他跟太太在那里計議那樁大事：他們要把家裏的骨董字畫運出去——藏到一個妥當地方。

『這個樣子我們才不吃虧，』他壓着嗓子。『我這個——都是為你打算：我呢我自己不在乎這個。』

太太把聲音略為提高點兒：

『當然哦。不管爲哪個，這些個總不能分給她：這是我們唐家祖上傳下來的。可憐我辛辛苦苦收好，搬好，花了那些個心血——什麼事要分一半給那麼寡婦？她孝順啊？……』

不過做兒子的可想得老到些。他認爲一點都不給——可也招別人閒話。他主張揀幾十件不相干的來上賬，照這一筆賬對分。這里他毅然決然站了起來：

『這樣子塞住他們的嘴，免得麻煩。不然的話——我倒不要緊。你年紀這麼大了爲什麼叫你來嘔這個閒氣呢。……我是——我一定要替你想得周全點個。藏也要藏個靠得住的地方。』

那個盯着他的臉。沉默了十來秒鐘，她這才試探着問：

『你想藏到哪塊？』

二少爺在那里想着，低着腦袋瞧着自己的脚，時不時飛一眼過去偷瞟母親。他嘴脣動幾動，搔了搔頭皮。末了還是——

（未完）

時人雜誌



龔學遂

龔學遂，號伯循，江西金谿人。幼年從同邑名孝廉謝策宣先生遊。民元赴日留學，民十三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工科，得工學士。返國後，歷任南潯鐵路總務工務機務會計處長及局長，鐵道部荐任技士，農礦部專門委員，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二十年調充江西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與江西公路處處長，又兼江西剿匪區政務處主任委員。二十三年兼南昌市政委員會主任委員。二十四年奉派赴歐美考察政治經濟文化建設，閱時七月，歷國十六，將沿途見聞，著有十六國訪問記一冊，現已出版問世。現仍任建設廳長兼主任委員。

編輯後記

本期材料特別充實。王芸生先生的「五寄北方青年」一文，討論國家問題的展望，對於國民大會，尤致其深切的期待。關心國事者，不能不細地讀這一篇文章。

「蘇聯國防之綜合觀」一文作者曹樹銘先生是一位蘇聯研究專家，曾在蘇聯旅居三年，有蘇聯法律譯著數種，在倫敦法學書局印行。作者最近曾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講此題，本文係經作者修正後，交本報發表。

西歐新公約是目前歐洲外交界注視的一大問題，徐作霖先生一文對此問題的經過與展望，研討頗為精當。

第二屆全國美展會在首都舉行以來，引起了社會對於藝術的重大注意。張沅吉先生此文，上篇專論畫展，側重發揚現代的中國藝術一點，所見甚為恰當。下篇係論音樂的奏演，將在本報下期發表。

「諸子原易論」的作者，對國學有很深刻的研究，篇中徵引宏博，識見亦頗有獨到之處。

評清史稿一文，對於該書紕繆之處，一一加以摘發，所論各點，當可激治史學者之首肯。

編者

司各脱乳白鰵魚肝油

一如終始

粹純質品

年〇二九一

年〇一九一

年〇〇九一

年六三九一

年〇三九一

中國總經理
上海四川路三十九號
各藥房均有

時聞巨擘，唯序前進，凡百事物，此起彼落，難免為時代淘汰，例如如上圖之兒童服裝，自一九〇〇年迄今，迭經變更，其不流行之舊時裝束，每為社會人士所厭棄，此為時代淘汰事物之明証。惟司各脱乳白鰵魚肝油，素稱滋補聖品，發汗以來，已歷數十載，品質純粹，始終如一，故非惟為時代淘汰，抑且隨時為時代所歡迎，社會人士更深切之信仰，於此足徵本品之高尚，非徒事誇耀之視計品所可比擬也。

華章

國產呢絨

廉低格價 貴高質品

售出有均號商裁呢大各國全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支店

司公織紡絨毛華章

號二十三路川四海上

本刊文字版權所有非經允許不得翻印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 第十六期)
民國廿六年四月廿六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 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西交民巷大公報辦事處
漢口 漢口路五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開封 南大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馬路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馬路大公報分館
南都 大馬路大公報分館
長沙 大馬路大公報分館
重慶 大馬路大公報分館
茂城 大馬路大公報分館
機房 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	日本	香港	澳門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	分	一角五	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五	八	角	一角五	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五	厘	七	一元五角	三角五
全年	五十五	五元七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五	元七角五分	五	元七角五分

寄款以通用鈔幣為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為限、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三、稿件本報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 四、稿件末務請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量酬謝。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真、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姓名、貴姓、攝影後、亦可奉還。
-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本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款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商務印書館影印

元明善本叢書十種

孤本佳槧 影印存真

特訂廉價 發售預約

預約簡則

樣本備索

本館自前歲開始印行叢書集成，就無量數之叢書，選其中實用與罕見者百部，取精去冗，依類排比，復按萬有文庫之式排印或縮印，以期普及，且便取攜。發行以來，荷國內外人士與圖書館之贊助，得以不脛而走。惟兩年以來，迭承海內藏書家垂詢，以是集所選叢書中有多種為元明佳槧，且極罕見，平時斥巨資求之而不可得者，如能於集成本廉價普及之外，更選如千種悉依原式景印，保存真相，當為好古者所樂聞。敝館對此建議，深表同情。茲選定濟生拔萃、今獻彙言、歷代小史、百陵學山、古今逸史、子彙、兩京遺編、夷門廣牘、紀錄彙編、鹽邑志林十種，用手製連史紙景印，書式為四開本，字體與原書大小殆無二致。仍就可能範圍，從廉發售。在昔重金難致之孤本佳槧，今後盡人得以百分一二之代價，置之几案。在未備叢書集成者，固可由是擷其精華；在已備叢書集成者，更可藉此窺原書之面目，而益增其瀏覽之興趣。至於圖書館之已備有叢書集成者，今更得此景印真本，一以應公共閱覽，一以供永久保存，尤為二美兼備。茲將預約簡則列下：

【冊數書式】叢書十種，共約一萬八千葉，分訂三百冊，手工製連史紙影印，四開版式。書名及其冊數如左：

濟生拔萃	元杜思敬輯	十九卷	十冊
今獻彙言	明高鳴鳳輯	三十九卷	十冊
歷代小史	明李枋輯	一百六卷	卅二冊
百陵學山	明隆慶王文祿輯	一百十二卷	十四冊
古今逸史	明吳琯校刊	一百八十二卷	卅六冊
子彙	明萬曆周子義等輯	三十四卷	十二冊
兩京遺編	明萬曆胡維新輯	六十一卷	廿二冊
夷門廣牘	明萬曆周履靖輯	一百五十八卷	四十八冊
紀錄彙編	明萬曆沈節甫輯	一百三十三卷	七十六冊
鹽邑志林	明天啓樊維城輯	四十一卷	四十冊

【預約期限】四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出書期】已出子彙一種，以後每月續出一種。

【定價預約價】全書定價國幣一百六十元，預約價一次交款者一百十五元；分次交款者共付一百廿五元，

預定時先付四十五元，以後每月續付十元，至付足一百廿五元止。

【郵運包裝費】國內及日本五元五角，香港澳門二十元九角，郵會各國四十九元五角。

【零售特價】全書十種，分別於每種出書後另售特價四個月。十種定價合計二百卅五元，特價分別照定價七折計算。